

• 闻一多学术文钞 •

# 周易与庄子研究



巴蜀书社

中国 · 成都



闻一多学术文钞

---

诗经研究

周易与庄子研究

神话研究

唐诗人研究

楚辞校补

# 《闻一多学术文钞》

学术策划：段志洪

编    校：李定凯

## 前 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历史环境的激荡，中西文化之碰撞，使传统学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涌现出一批大师级的学者。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为我们留下足以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直到今天，大师们的开拓性成果，依然是多门学科研究的起点。近年来，一些有眼光的出版社，重印了多种名著，使年青一代学者有机会研读到大师们的著作，受益是多方面的。一贯以文化积累为己任的巴蜀书社，在重印学术大师的著作选题上，将闻一多先生的学术著作放在首位，促成了《闻一多学术文钞》的问世。

闻一多（1899——1946）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民主斗士，更是著名的学者。他在《周易》、《诗经》、《楚辞》、《庄子》及唐诗、神话、古文字等诸多研究领域中，作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先生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言中，评价闻先生的研究工作时说：“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就闻先生的学术成就而言，这种评价绝非溢美之辞，是对闻

先生治学最为准确的概括。

闻先生的著述，生前结集出版的很少，大多散见于多种报刊之中。先生去世后，在朱自清先生主持下，编辑了《闻一多全集》，于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闻一多全集》。除此之外，先生尚有大量未刊遗作手稿，由家属捐赠北京图书馆收藏。

由于闻一多先生的著述数量巨大，涉及领域颇为广泛，让那些无力购置《全集》而又想阅读和收藏某一类成果的读者处于两难之境。巴蜀书社考虑到这些因素，提出了反映闻一多先生学术精华，以类相从，篇幅不大，方便购阅的编选思路。因有此明晰的编选宗旨，编者在首辑中，择其精要，不求全貌，以能反映闻先生独特的治学门径和方法为准，辑成《周易》、《诗经》、《楚辞》、神话、唐诗人五个研究领域，各为一册。余者容后续编，次第推出。

所选各册内容，均以开明本为底本，参校原刊文字及其他版本，凡作者行文有见疑衍误之处，一仍其旧，作者用字及符号等习惯原则上亦不作改动，以存原貌。又，近代学者著作，在引用书证时，有或略或减，或略去出处之习惯，闻先生著作中亦有此种现象，限于本书体例和宗旨，未做专门校补，望读者明察。

愿这辑小书能使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果流布到普通读者手中。

李定凯

2002年9月19日

## 目 录

周易义证类纂 .....	( 1 )
一 有关经济事类 .....	( 1 )
甲 器用 .....	( 1 )
乙 服饰 .....	( 7 )
丙 车驾 .....	( 7 )
丁 田猎 .....	( 13 )
戊 牧畜 .....	( 17 )
己 农业 (雨量附) .....	( 20 )
庚 行旅 .....	( 23 )
二 有关社会事类 .....	( 27 )
甲 婚姻 .....	( 27 )
乙 家庭 .....	( 27 )
丙 宗族 .....	( 28 )

丁 封建	( 29 )
戊 聘问	( 30 )
己 争讼	( 31 )
庚 刑法	( 33 )
辛 征伐 (方国附)	( 39 )
壬 迁邑	( 43 )
三 有关心灵事类	( 44 )
甲 妖祥	( 44 )
乙 占候	( 48 )
丙 祭祀	( 54 )
丁 乐舞	( 57 )
戊 道德观念	( 61 )
四 余录	( 63 )
庄子	( 72 )
庄子内篇校释	( 90 )
内一 逍遥游篇	( 90 )
内二 齐物论篇	( 98 )
内三 养生主篇	( 108 )
内四 人间世篇	( 110 )
内五 德充符篇	( 120 )
内六 大宗师篇	( 125 )
内七 应帝王篇	( 132 )
道教的精神	( 137 )

# 周易义证类纂

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删汰芜杂，仅得九十。即依社会史料性质，分类录出，幸并世通人匡其不逮云。

民国三十年四月，昆明。

## 一 有关经济事类

### 甲 器用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泰九二）

案包读为匏，《姤》九五“以杞包瓜”，《释文》引《子夏传》及《正义》并作匏，是其比。包荒即匏瓜，声之转。《庄子·齐物论篇》曰：“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葆光者资（譬）粮（量）万物者也。”（从《淮南子·本经篇》补，《淮南》葆作瑶。）葆光者，北斗之别名（《淮南》作瑶光，高《注》曰：“瑶光谓北斗杓第七星也。”案本七星之公名，后乃为斗柄端第七



星之私名。)古斗以匏为之,故北斗一名匏瓜,声转则为葆光耳。(瑶从缶陪声,缶古读归重唇,故葆光一作瑶光。)《九怀·思忠》曰:“登华盖兮乘阳,聊逍遥兮播光。”华盖、播光皆星名,播光即北斗,亦匏瓜之转(王《注》上句曰:“上攀北斗,蹶房星也。”《注》下句曰:“且徐游戏,布文采也。”案华盖在紫宫上,播光北斗在紫宫下。王似谓华盖即北斗,又解播光为布文采,均非)。匏瓜转为包荒,犹转为葆光,播光矣。古者以匏济渡。《诗·匏有苦叶》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鲁语》下曰:“叔向……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供)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说文》匏瓠互训,故又或言瓠。《庄子·逍遥游篇》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络)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字亦作壶。《淮南子·说林篇》曰:“尝抱壶而渡水者,抱而蒙火,可谓不知类矣。”《鶡冠子·学问篇》曰:“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刘子·堕时篇》作瓠。)崔豹《古今注·音乐篇》曰:“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包荒,用冯河”,即以瓠瓜渡河。“不遐遗”者,不遐,不至也。(《诗·抑》“不遐有愆”,《下武》“不遐有佐”。)遗读为隕,坠也,言以匏瓜济渡,则无坠溺之忧也。

以杞包瓜(姤九五)

案《子夏传》包作匏,句首无以字(《正义》曰:“《子夏传》曰作‘杞匏瓜’。”案曰字衍,谓《子夏传》作杞匏瓜也),《正义》亦作匏,义长。杞系声近(《尔雅·释鸟》“密肌系英”,《释虫》作“密肌继英”,《诗·何彼秣矣序》“不系

其夫”，《释文》曰：“系本作继”，而《释木》曰：“杞，枸櫞”，《说文》亦曰：“櫞，枸杞。”此杞系声近之证），疑杞当读为系。《论语·阳货篇》曰：“予其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匏瓜言系之证。系匏瓜，盖谓络缀之以为樽。《庄子·逍遥游篇》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瓠即匏瓜。司马《注》曰：“虑犹结缀也”，成《疏》曰“虑者绳络之也”。

### 鼎耳革其行塞（鼎九三）

案革读为輶，《檀弓》下“若疾革”，《释文》曰：“革本作亟”，《集韵》輶或作革，是其比。《说文》曰：“輶，急也”，《方言》十曰：“譱，极，吃也……或谓之𨔵”，輶与极通，紧急与涩难义近。《说文》曰：“𨔵，不滑也。”革亟又并与棘通（《诗·文王有声》“匪棘其欲”，《礼器》引作革；《论语·阳货篇》棘子成①，《汉书·古今人表》作革；《庄子·逍遥游篇》“汤之问棘也是已”，《列子·汤问篇》作革。《尔雅·释詁》“亟，速也”，《释文》曰：“本或作棘”；又“亟，疾也”，《释文》曰：“经典亦作棘”）。《庄子·逍遥游篇》简文帝《注》曰：“棘，狭小也”，狭字与紧急𨔵难，义亦相成。行读为桁，贯鼎耳横木也。《既夕记》“皆木桁”《注》曰：“桁，所以殿苞苴笥瓮甒也。”《乐府古辞·东门行》曰：“还视桁上无悬衣。”《文选·景福殿赋》“桁，梧覆叠”《注》曰：“桁梁上所施也。”玄应《一切经音义》一引《通俗文》曰：“穿木加足曰械，大械曰桁。”凡横木皆可谓之桁，故贯鼎耳之横木亦谓之行。声转为鼎，《说文》曰“鼎，以木横

贯鼎耳而举之，从鼎，一声”（古莢切），经传皆作局。又转为铉，《说文》曰：“铉，举鼎具也”，虞氏所谓“贯鼎两耳”者是也。鼎耳不滑利，其桁阻塞不能退出，食虽当前，无由染指，故下文曰：“雉膏不食”。一说行，道也，谓中空受铉处，“其行塞”，谓不能纳铉，亦通。

### 利出否（鼎初六）

案否疑读为陪，陪从音声，否音古为一字，故否可通陪。《礼》有陪鼎。《聘礼》曰：“陪鼎脚臙臙”；《左传·昭五年》“飧有陪鼎”，杜《注》曰：“陪加也。”案《诗·荡》“以无陪无卿”《传》：“无陪贰也。”《疏》曰：“陪贰谓副贰。”陪鼎者，为正鼎之副贰者也。“鼎颠趾，利出陪”，谓正鼎折毁，则当出陪鼎以代之。下文曰：“得妾以其子”者，妾为妻之副贰，妾之于妻，犹陪鼎之于正鼎，故出陪鼎为得妾之象。妻无出，得妾而有子，可以代妻，犹正鼎无足而有陪鼎，则出陪以代正也。

###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

案王夫之曰：“爵所以献酬者。”读为觥爵之爵，得之。然爵而言好，殊嫌不类。《诗·巷伯》“骄人好好”，《尔雅·释训》作旭旭，《匏有苦叶》《释文》引《说文》旭读若好。《庄子·天地篇》“琐琐然不自得”，《释文》曰：“琐琐本又作旭旭”，而琐从玉声，是好玉古音近。此好字疑读为玉，“好爵”即玉爵也。靡当为摩，隶省作麾，字一作搯，转入微部，又变作挥。《尔雅·释诂》曰：“挥，盪，歇，涸，竭也。”案盪与淥同，歇与漱同，挥盪漱涸皆水竭之名。“我有

玉爵，吾与尔挥之”，犹言我与尔饮而尽此玉爵之酒。《曲礼上》曰：“饮玉爵者弗挥。”盖重爵弗挥所以防其损伤者，礼之常；快情而轻爵，遂不惜挥之者，礼之变。《释文》引何承天曰：“振去余酒曰挥。”饮而尽者，辄振爵以弃其余沈，快情之至也。

### 涣奔其机（涣九二）



案《太玄》准涣以文，曰：“文质斑斑，万物粲然”，是读涣为焕。《论语·泰伯篇》曰：“焕乎其有文章。”奔读为贲，《诗》“鹉之奔奔”，《左传·襄二十七年》、《礼记·表记》，《吕氏春秋·壹行篇》并引作贲，是其比。贲卦《释文》引傅氏曰：“贲，文章貌。”涣贲次叠韵连语，故二字同义。“涣贲其机”，犹言文饰其几也。《周礼·司几筵》曰：“吉事变几，丧事仍几”，郑众《注》曰：“变几，变更其质，谓有饰也……仍，因也，因其质，谓无饰也。”案先郑以变几为有饰之几，实读变为贲，知之者，后郑注贲卦曰：“贲，变也，文饰之貌，”是变贲音近义通之证。《易》曰：“涣贲其机，”盖即《周官》所谓变几。《释文》曰：“机音几。”宗庙设几，礼有明文，惠栋必欲易机为机，云“《说文》机为簋之重文，涣宗庙中，故设簋”，其失也迂。

###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井九三）

案《汉书·王褒传》注引张晏曰：“渫，汙也，”是井渫犹初六“井泥”。心读为沁。《韩昌黎集》八《同宿联句》“义泉虽至近，盗索不敢沁”，旧《注》曰：“北人以物探水曰沁。”字一作深，《尔雅·释言》曰：“深，测也，”《商子·

禁使篇》曰：“深渊者知千仞之深，”上深训测，谓测渊者也。侧读为测。此言井水汙渫，为我沁测之，尚可以汲。旧说训渫为不停污，又读心侧如字，大缪。

### 失得（晋六五）

案孟、马、郑、荀、虞、王肃失并作矢，是也。晋，金文《格伯毳》作，《晋邦豳·麇羌钟》作，卜辞同，并从二倒矢。《大射仪》“缀诸箭”《注》曰：“古文箭为晋。”《周礼·职方氏》“其利金锡竹箭”《注》曰：“故书箭为晋。”《吴越春秋》五《勾践归国外传》“晋竹十度”段玉裁云即箭竹。晋箭一声之转，《方言》九曰：“自关而东谓之矢，关西曰箭。”此爻读晋为箭，故曰：“矢得”也。

### 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蒙六三）

案“金夫”、“不有躬”，语皆无义，疑夫当为矢，（《周礼·乐师》“燕射帅射夫以弓矢舞”，故书射夫为射矢，此矢夫互讹之例，）躬当为弓，并字之误也。金矢即铜矢，谓铜镞之矢，《孟子·离娄下篇》“抽矢扣轮去其金”，即去其镞也。《噬嗑》九四曰：“得金矢。”蒙下坎互震，上艮互离，《蒙》六三即《噬嗑》九四，故皆云金矢。“不有弓”即无有弓。有矢无弓，无能射，故占曰：“无攸利。”《说卦传》曰：“坎于木为坚多心。”谓棘也，《九家逸象》坎为丛棘，义同。古矢以棘为之，坎为棘，即为矢。《说卦》坎又为弓，（今本“为弓轮”当作“为弓，为轮”）《九家》坎为弧，弧亦弓也。此易象为最著明者，惜今本爻辞讹舛，遂致文不成立，而象亦无所取证焉。

## 乙 服饰

## 素履（履初九）夬履（九五）

案《吕氏春秋·离俗篇》曰：“梦有壮子，白縞之冠，丹纁（元误纁，从毕沅改）之袍。东布之衣，新素履，墨剑室，”素履即丝履。夬读为葛。《诗·葛屨》、《大东》并曰：“纠纠葛屨，可以履霜，”《说文》曰：“屨，履也，”夬履即葛屨。《周礼·屨人》曰：“掌王后之服屨：赤舄，黑舄，赤舄，黄舄，青舄，素履，葛屨。”《易》以素履葛屨列举，犹《周官》以素履葛屨连称。丝贵葛贱，故曰：“素履往无咎，”“葛履贞厉。”素以质言，不以色言，旧解胥失之。

## 丙 车驾

## 革言三就（革九三）

案言读为靳。古音言与斤近，故言声与斤声字每通用，或竟为同字。《论语·乡党篇》“与上大夫言，訥訥如也”，皇《疏》曰：“卿贵，不敢和乐接之，宜以谨正相对，故訥訥如也。”《汉书·石奋传》“僮仆訥訥如也”，《注》曰：“訥訥读与訥訥同，谨敬之貌也。”《楚辞·九辩》曰：“猛犬狺狺而迎吠兮，”《说文》曰：“狺，犬吠声也。”《玉篇》、《广韵》并狺、狺同。《大师虞豆》曰：“用旂多福，用句永命”，旂即旂字（旂又见《晋鼎》，为人名）。《集韵》𪔐与靳同。言之

通靳，犹閭之通靳，猓一作猓，旂一作旂，靳一作靳矣。《说文》曰：“靳，当膺也。”案一曰当胸。《齐语》《注》曰：“纓，当胸，削革为之”；《周礼·巾车》“锡樊纓”郑众《注》曰：“纓谓当胸，《士丧礼下篇》曰：‘马纓三就’（案《既夕记》文），礼家说曰：‘纓，当胸，以削革为之，三就，三匝三重也。’”是纓、靳，当膺、当胸，异名同实。《易》曰：“革靳三就，”正犹《礼》言：“马纓三就。”靳削革为之，故谓之“革靳”。金文作𢇛靳，即鞞靳。《吴彝》、《录伯戎簋》并言“鞞函朱𢇛靳”，即鞞鞞朱鞞靳，《牧簋》、《虢盃》并言“朱𢇛函靳”，则谓朱鞞之鞞与靳也。《诗·韩奕》“鞞鞞浅鞞”《传》曰：“鞞，革也。”靳金文又或作听，《伯晨鼎》“画听”即画靳。又案《礼记·郊特牲》曰：“大路樊纓一就，先路三就。”然则革靳三就，殆先路之类与？

### 大人虎变（革九五）君子豹变（上六）

宗緇变古今字，緇古字通（《说文》孺籀文作变，又“緇𢇛也”，緇𢇛同）。以《牧簋》、《虢盃》“朱𢇛函靳”，《毛公鼎》作“朱𢇛函靳”，《番生簋》作“朱𢇛𢇛靳”推之，知𢇛（𢇛）与𢇛同义，𢇛经传作鞞，《诗·载驱》“鞞笄朱鞞”，即金文之“朱𢇛”。变与𢇛同，𢇛与鞞同，是“虎变”“豹变”即虎鞞豹鞞也（《论语·颜渊篇》“虎豹之鞞”）。虎鞞豹鞞谓之虎变豹变者，新出《熹平石经》变作辩。案通作辩（《礼运》“大夫死宗庙谓之变”，《注》曰：“变当为辩。”《管子·戒篇》“御正六气之变”，《庄子·逍遥游篇》“而御六气之辩”，《释文》曰：“辩，变也。”《孟子·告子上篇》“万

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音义》引丁音曰：“辩本作变。”《坤文言传》“由辩之不早辩也”，《释文》曰：“荀作变”。《说文》曰：“辩，驳文也。”《广韵》辩同斑。《文选·上林赋》“被斑文”《注》曰：“斑文，虎豹之皮也。”《七启》“拉虎摧斑”《注》曰：“斑，虎文也。”字一作斑，春秋楚斗谷於菟字子斑，於菟，虎也。《汉书·叙传上》曰：“楚人谓虎文斑。”虎变豹变，犹言虎文豹文，故《象传》曰：“其文炳，”“其文蔚。”变斑又并与贲声近义通（《贲卦·释文》引郑曰：“贲，变也，文饰之貌”；《序卦传·释文》又引《传》曰：“贲，古斑字”），《毛公鼎》、《番生簋》并有“鞶緹輶”，谓鞶緹与輶，鞶古贲字，緹与鞶同，车覆等也。疑鞶辟即以虎豹之皮饰鞶。《玉藻》曰：“君羔鞶虎植，大夫齐车，鹿鞶豹植，朝车，士齐车，鹿鞶豹植。”虎植豹植即虎饰豹饰，《注》云：“植谓缘，”缘亦饰也。“大人虎变”即《玉藻》之君车以虎皮为饰，“君子豹变”即大夫士车以豹皮为饰，而二者金文则总谓之“鞶緹”也。（虎皮饰车汉世谓之皮轩，《汉书·司马相如传》上“前皮轩”《注》引文颖曰：“皮轩，以虎皮饰车。”）观九三“革言三就”，并上六下文“小人革面”，皆斥车言，知此亦言车也。

### 小人革面（革上六）

案面读为鞶，（《尔雅·释诂》“𪔐，没，勉也”，“𪔐，勉也”。《谷梁传·庄三年》“举下𪔐也”，𪔐读为晚。《楚语》“𪔐然引领南望”，读为晚，《说文》“晚，𪔐目视貌。”）《周礼·巾车》《注》曰：“革路，鞶以革而漆之，无他饰。”又



曰：“木路，不鞮以革，漆之而已。”又曰：“栈车，不革鞮而漆之。”《考工记·舆人》《注》曰：“饰车，革鞮舆也。”又曰：“【栈车】为其无革鞮，易圻坏也。”案玄应《一切经音义》十四引《仓颉篇》曰：“鞮，覆也”，革鞮即车之以革为覆者。革鞮车又谓之饰车者，以革鞮车以为固，亦以为饰，故又谓之饰车。特其饰未盛，故为小人所乘。《诗·采薇》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谓将帅，大夫也，小人谓士卒，士也。此曰：“小人革面，”小人正谓士（上文“君子豹变”，据《玉藻》君子为大夫士，彼士当为上士，则此士乃下士）。《尚书大传·殷传》曰：“未命为士者不得乘饰车。”《艺文类聚》七一引《白虎通》曰：“大夫轩车，士饰车。”《公羊传·昭二十五年》何《注》曰“礼大夫大车，士饰车。”与《易》义相会。郑《注》《舆人》又谓“大夫以上革鞮舆”，不若伏、班、何说为长。《象传》曰：“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者，此释本爻“君子豹变，小人革面”二句，君即君子。君子谓大夫，小人谓士，士臣大夫，即以大夫为其君。王引之谓君斥九五之“大人”，非是。“顺以从君”者，大夫豹褊车在前，士革鞮车自后从之，所谓属车是矣。

丰其蔀日中见斗（丰六二 九四）

案《考工记·轮人》“信其程（莖）围以为部广”郑众《注》曰：“部，盖斗也。”盖斗者谓盖头之斗，一曰盖葆。《论衡·说日篇》曰：“极星在上之北，若盖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盖之莖者，正何所乎？”又曰葆斗。《御览》一引《桓谭新论》曰：“北斗极，天枢，枢，天轴也，犹盖有葆斗矣。

盖虽转而保斗之迻，天亦转周匝而斗极常在。”保斗即葆斗。盖葆一曰盖斗，是葆即斗。“葆斗”次叠韵连语，故合言之曰葆斗（保斗），分言之曰葆，或曰斗。然本语当系蓐斗（部斗）。葆斗（保斗）即蓐斗（部斗）之转。部斗叠韵连语（王肃部普苟反），分言之亦可曰蓐（部），或曰斗。蓐（部）即斗也，故《易》曰“丰其蓐，日中见斗”，而郑众《注》《考工》亦以斗释部（《杂记》“执羽葆”，《周礼·乡师》作“执纛”，《汉书·司马相如传》下颜《注》曰：“葆者即今之所谓纛头也。”《高帝纪》注引蔡邕说及《文选·东京赋》薛《注》并谓纛形如斗，而斗纛声类复同，然则纛即盖斗之专字。蓐若葆谓之斗，犹之葆谓之纛矣）。古盖天说以天当车盖，二十八宿当盖之斗，北斗当盖之蓐，上揭《新论》、《论衡》二事，即其遗说也。“日中见斗”之斗谓车盖之蓐斗，亦谓天象之斗星，义取双关，所谓谐谑是也。见车盖之斗于日中盛明之时，固理之当然。若夫天象之斗，则必非日中所得而见者。今接于目者车盖之斗，而会于心者乃天象之斗，是指车为天，视昼为夜。度非眩惑狂易，何以至此？故下文曰：“往得疑疾”也。

### 丰其沛日中见沫（丰九三）

案沛《释文》本或作旆。旆沛正借字。沫当读为彗。《齐策》三又六及《史记·刺客列传》曹沫，《左传·庄九年》及《管子·大匡篇》并作曹刿，《吕氏春秋·贵信篇》作曹翊，而《诗·云汉》“有嘒其星”，《说文·言部》引作“有谗其声”，是沫彗音近之证。《汉书·礼乐志》《注》引晋灼说曰：

“沫古𩇛字，”《广韵》𩇛荒内切，从彗之𩇛𩇛并呼惠切，慧胡桂切，则古读沫彗或竟同音也。疑“见沫”即见慧星。《尔雅·释天》曰：“緇广充幅长寻曰旒，继旒曰旆，”孙炎《注》曰：“帛续旒末亦长寻。”然则旆长总丈有六尺，是旗之最长者。《公羊传·宣十二年》《注》曰：“继旒如燕尾曰旆。”《汉书·扬雄传上》“被云旆”《注》曰：“旆，旌旗之旒，一曰燕尾，”是旆即旆，旆之言犹髣也，梢也，故一曰燕尾。（《文选·子虚赋》“蜚襜垂髣”司马彪《注》曰：“髣，燕尾也”；《赭白马赋》“垂梢植发”李《注》曰：“梢，尾之垂也。”）旆之为旗，长而垂梢，彗星之状似之，故彗星一曰孛星。孛旆俱从市声，孛之为字犹旆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下》“曳彗星而为髣”，《注》引张揖曰：“髣，燕尾也。”髣同旆，亦即旆，而旗之继旆者曰旆（并详上），是以彗为旆，犹以彗为旆也。《易》曰：“丰其旆，日中见彗，”以旆为彗，与赋之以彗为旆同。盖彗之象旆，人所共见，故古今人语不谋而合（《楚辞·远游》“擘彗星以为旂兮”，《九思·守志》“扬彗光兮为旗”，《文选·羽猎赋》“曳彗星之飞旗”。《注》引《河图帝通纪》“彗星者天之旗也”，并以彗拟旆，亦足资参证）。古者兵车建旆。“丰其旆，日中见彗”，犹“丰其蔀，日中见斗”，蔀旆皆车服，斗彗皆星象，见旆而疑彗，犹见蔀而疑斗矣。《考工记·辀人》曰：“轸之方，以象地也，盖之圜，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旂九旆，以象大火也，鸟旂七旆，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旆，以象伐也，龟蛇四旆，以象营室也，弧旌枉

矢，以象弧也。”《考工记》之说出于盖天家。《易》比天于车，以北斗拟盖之葆，以彗星拟旆之旂，与《考工》说酷似，即盖天说之所由昉。

### 系于金柅（姤初六）

案《正义》引马《注》曰：“柅者，在车之下，所以止轮令不动者也”；王《注》曰：“柅制动之主，”说与马同。《说文》曰：“𨔵，碍车木也，”又曰：“𨔵，桎𨔵也，”《诗·节南山》《笺》“氏当为桎辖之桎”《释文》曰：“桎，碍也，”𨔵𨔵同，是柅即𨔵。《毛公鼎》、《番生簋》所言驾具有“金𨔵”，即金柅。《说文》忍读若毅，而忍忍实一字，𨔵转为𨔵，犹忍转为忍也。然柅所以止车，不当云系。系当读为击。（《蒙》上九“击蒙”《释文》引马郑并作系）。《汉书·游侠陈遵传》引扬雄《酒箴》曰：“一旦𨔵碍。”𨔵古击字，（𨔵《说文》以为𨔵字。然𨔵当从此得声〔古历切〕，击又从𨔵声，是𨔵亦击之初文。）𨔵碍连文，亦碍也。《齐策》一“辖击摩车而相过”、《注》曰：“击，阂也，”《广雅·释言》曰：“碍，阂也，”击碍同训阂，是击亦可训碍。“击于金柅”，谓车碍于金柅而不能行耳。（《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系亦读为击，训碍，言亡者挂碍于苞桑而卒不果亡也。《诗·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语例同）。

## 丁 田猎

###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师六五）

案言当读为讯，言从辛，辛辛古同字，而辛凡音同（《说文》机读若莘，《尔雅·释地》“东陵机”，钱大昕谓即《左传·成二年》之莘），是古音言讯亦近。音近则义通，故讯问之讯谓之言（《尔雅·释言》“讯，言也”），俘讯之讯亦谓之言。《虢季子白盘》“执讯五十”，《不娶簠》、《兮甲盘》“折首执讯”，《诗·出车》、《采芑》“执讯获丑”，《皇矣》“执讯连连”，“执言”犹执讯也（《兮甲盘》“折首执讯，休，亡愆”，与《易》“执言，无咎”语意词例并同）。《说文》曰：“捷，猎也，军获得也。”古者田猎军战本为一事。观军战断耳以计功，田猎亦断耳以计功，而未获之前，田物谓之丑，敌众亦谓之丑，既获之后，田物谓之禽，敌众亦谓之禽，是古人视田时所逐之兽，与战时所攻之敌无异。禽与敌等视，则田而获禽，犹之战而执讯矣。《易》言“田有禽，利执言”者，意谓田事多获，为军中杀敌致果之象。《正义》曰：“禽之犯苗，则可猎取，叛人乱国，则可诛之。此假他象以喻人事，故利执言无咎。己不直则有咎，己今得直，故可执此言往问之而无咎。”以田猎与诛叛逆并言，盖因卦名曰师而推知之，此城近是，余说皆疏。其释“执言”为“执此言往问之”，则与《诗》郑《笺》训讯为言，而释为言语，同为不达言字之谊。

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比九五）

案显读为鞬。《左传·僖二十八年》“鞬鞞鞞鞞”，《说文》曰：“鞬，箸腋鞞也”，鞬即鞬之省。此经下文曰：“王用三驱”，则显即鞬字。（《檀弓下》“子显以致命于穆公”，郑

《注》曰“使者公子繫也”，又引卢植说曰：“古者名字相配，显当为轹。”案《记》以显为轹，例与此同）。此疑读为纰。《礼记·大传》“五者一物纰纆”，犹言乖戾也。《周礼·大司马》“乃设驱逆之车”《注》曰：“驱，驱出禽兽使趋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田仆》“设驱逆之车”《注》曰：“驱，驱禽使前趋获；逆，衙还之使不出围。”案《诗·驹虞》《传》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发”，《吉日》《传》曰：“驱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自后曰驱，自前曰逆，自左右曰翼。然析言，驱与逆翼异，混言之，三者皆可曰驱。此曰“三驱失前禽”，自是兽在前而自后驱之。《诗·车攻》曰：“不失其驰，舍矢如（而）破”，《谷梁传·昭八年》曰：“车轨尘（轨，犹循也〔王念孙说〕），马候蹄，掎禽旅，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能中，”驰犹驱也，不失其驰，即驱不失禽之谓。轹纰，则不良于御，故三驱禽而射皆不中。俞樾读为骇，是也。射不中而禽逸伤人，必令邑人惊骇。今邑人不骇，是禽虽逸而未至伤人，故为吉占。

明夷夷于左股（明夷六二）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六四）

案《诗·车攻》毛《传》曰：“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达于右髀隅，为上杀；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达于右髀，为下杀。”《正义》曰：“凡射兽，皆逐从左厢而射之。”《公羊传·桓四年》何《注》曰：“一者第一之杀也，自左膘射之，达于右隅，中心死疾，鲜洁，故干而豆之，以荐于宗庙。二者第二之杀也，自左膘射

之，达于右脾，远心死难，故以为宾客。三者第三之杀也，自左脾射之，达于右髓，中肠胃污泡，死迟，故以充君之庖厨。”《毛传》髀，《释文》作脾，云“谓股外”，《说文》曰：“髀股也，”《文选·七命》《注》引作“股外也”，盖对文内曰股，外曰髀，散文髀股通也。六二“明夷夷于左股”，即《毛传》所谓“射左髀，达于右髓为下杀”者。《九家》及《正间》并训下夷字为伤。案读为痍（《左传·成十三年》“芟痍我农功”《释文》“痍本作夷”），《公羊传·成十六年》曰：“王痍者何，伤乎矢也。”矢伤谓之痍，是“夷于左股”即射于左股明甚，因知王肅股作般，姚信左作右，其谬俱不待烦言而解。《诗》《释文》引《三苍》曰：“臛，小腹两边肉也。”《说文》曰：“臛，牛脅后髀前合革肉也；读若繇。”又曰：“腴，腹下肥也。”案繇腴声近，疑臛即腴，谓腹下肥肉，许说与《三苍》不异。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即毛《传》所谓“自左腹而射之，达于右膈，为上杀”者。获犹中也，《乡射礼》“获者坐而获”《注》曰：“射者中，则大言：‘获！’”是射中谓之获。然则“获明夷之心”，又即何《注》所谓“中心死疾”者矣（《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洞胸达掖，绝乎心系”，《注》引张辑曰：“自左射之，贯胸，通右膈，中心绝系也，”与何说略同）。“于出门庭”于读为呼（《孟子·万章上篇》“号泣于昊天，于父母”，《列女传·有虞二妃传》于作呼），此言入腹获心，射得上杀，获者呼获，声达于门庭之外也。《车攻》《传》又曰：“禽虽多，择取三十焉，其余以与士大夫，以习射于泽宫”；《谷梁传·昭八年》

曰：“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尚书大传·周传》曰：“已祭，取余获陈于泽，然后卿大夫相与射”，《注》曰：“泽，射宫也。”此两爻盖言射宫习射，门庭即射宫之门庭也。

## 戊 牧畜

晋康侯用锡马番庶昼日三接（晋）

案锡兼予求二义，此锡字当训求。金文《郭遣戠》“用锡耆寿”，《伯其父簠》“用锡眉寿万年”，《黄君戠》“用锡眉寿黄耆万年”，《买戠》“用锡黄耆眉寿”，犹他器言“用旂”，“用句”也。《伯家父戠》“用锡害（句）眉寿黄耆需冬”，犹他器言“用旂句也”。昼日犹一日也。金文昼画同字，从周，是昼之为言犹周，一日谓之昼日，犹一年谓之周年。《乾凿度》上总释二十九卦数例“晋三接”下郑《注》曰：“以柔进授，何不五接终日？”案乐章一成为一终，一终亦犹一周，郑以终日释昼日，正读昼为周。王《注》曰：“以讼受服，则终朝三褫，柔进受宠，则一昼三接也，”以昼日为终朝，义与郑同。《说文》曰：“接，交也，”《广雅·释诂》二曰：“接，合也，”此言接，当即《周礼·牧师》所谓“中春通淫”，《月令》所谓“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之事（旧读马字断句，非是，从王念孙读）。审文义，二句当倒转，读为“昼日三接，用锡马番庶”，言一日三游牝，以求马之蕃息众庶也。《尔雅·释诂》曰：“接，捷也。”《大射仪》注曰：“摺



捷也。”晋摺古今字，是晋接义同。卦名曰晋而卦辞言接，义正相应。

### 白马翰如（贲六四）

案《尔雅·释鸟》“翰雉，鹇雉”《注》曰：“今白鹇也，江东呼白翰，亦名白雉，”翰与翰同。《中次九经》“其鸟多翰鷖”《注》曰：“白翰赤鷖，”《西山经》“鸟多白翰赤鷖”《注》曰：“白翰，白鹇也，亦名鹇雉，又曰白雉。”翰本白色雉之名，故引申之，马之白色者亦可谓之翰。《檀弓上》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骊……殷人尚白……戎事乘翰……周人尚赤……戎事乘騂”，是翰为白色马明甚。此曰：“白马翰如，”翰亦当训白。郑《注》《檀弓》已训翰为“白色马”，而《注》《易》乃云：“翰犹幹也，见六四适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檀弓》《疏》引。）舍近而求诸远，此乃自来说《易》家之通蔽。

### 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姤九二）

案“见凶”二字当乙转，分属上下二句读。“有攸往，凶”，与上文“系于金柅，贞吉”，为一辞。“系（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凶”，上下对举，犹言止则吉，行则凶耳。“见羸豕孚蹢躅”，别为一辞。俞樾训孚为乳，近确。案《说文》曰：“羸，瘦也，”哺乳之豕无不瘦者，故云“羸豕”，蹢躅犹踟蹰，豕且乳且行之状也。姤谷声近，《说文》曰：“谷，乳也，”此爻盖读姤为谷，故有乳豕之象。

### 羝羊触藩羸其角（大壮九三）藩决不羸（九四）

案《释文》曰：“羸，王肃作縲，郑、虞作累，蜀才作

累，张作累”，疑当读为𪚩，《说文》曰“𪚩，相败也”，《文选·西征赋》“寮位𪚩其隆替”《注》曰：“𪚩，败坏貌。”字一作𪚩，《老子》二〇章“𪚩𪚩兮若无所归”，傅本及陈景元所见王本并作𪚩，《释文》曰：“𪚩，败也。”“𪚩其角”即败坏其角，“藩决不𪚩”，犹言藩决而角不败坏也。初九“壮于趾”，马、虞并训壮为伤，是读为戕。戕趾与𪚩角，事相邻类。董仲舒《士不遇赋》曰：“努力触藩，徒摧角矣”，摧亦败坏也。董氏用《易》最合古义。《大玄》童上九测曰：“童麋触犀，还自累也”，语意与此相仿，疑所见本作𪚩，累与𪚩𪚩通。

#### 萈陆夫夫中行（夬九五）

案《说文》曰：“萈，山羊细角者。”陆读为睦。《庄子·马蹄篇》“翘尾而陆”司马《注》曰：“陆，跳也，”《文选·江赋》注引作睦。夬读为起。《说文》曰：“赴，蹶也。”《史记·张仪传》“探前抉后”《索隐》曰：“抉谓后足抉地。”《庄子·齐物论篇》“麋鹿见之决骤”崔《注》曰：“决骤疾走不顾。”抉决并与赴通。“萈陆夫夫中行”，谓羊跳赴赴然于道中也。《大壮》六五变夬，彼云：“丧羊于易，悔，”即此之“萈陆夫夫中行，无咎”。旧注多以萈陆为草名，训夬为分决，虞氏训萈为说，陆作睦，均远失之。王夫之、朱骏声等并知萈为羊，而释陆夬之义未得，殆失之眉睫乎？

#### 臀无肤其行次且（夬九四 姤九三）

案《噬嗑》六二“噬肤灭鼻”《释文》引马曰：“柔脆肥美曰肤。”肤即腴也。《论衡·语增篇》引《古语》曰：“桀纣

之君，垂腴尺余。”张显《析言论》引《古谚》作“桀纣无道，肥肤三尺”。《说文》腴训“腹下肥者”，又以肤为胠之籀文，而《类聚》四九引《释名》佚文曰：“腹前肥者曰胠，”是肤即腴决矣。“臀无肤”者，甚言其瘠也。《夬》九四《释文》次本亦作趯，且本亦作趯，引郑、王肃并作趯趯。《说文》曰：“趯趯行不进也。”体瘠者力弱行迟，故曰：“臀无肤，其行趯趯”，此当斥牲畜而言。《姤》初六曰：“见羸豕孚蹢躅”，臀无肤即豕羸瘠之状，趯趯蹢躅一语之转，然则《姤》初三两爻辞异而指同。

## 己 农业（雨量附）

### 尚德载（小畜上九）

案吕氏《音训》引晁氏曰：“德，《子夏传》京、虞作得，”当从之。载读为菑，《诗·载芣》“俶载南亩”《笺》曰：“俶载当为炽菑，”《良耜》“俶载南亩”《笺》曰“炽菑是南亩”，是其比。《无妄》“不菑畲”《释文》引董遇曰：“菑，反草也，”《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郭《注》曰：“今江东呼初耕反草为菑”，《说文》曰：“菑，才（今误作不）耕田也，”是菑即耕。“既雨既处，尚德载”者，处，俞樾训止，是也，德载读为得菑，言雨后尚得施耕也。凡耕必待雨，卦辞“密云不雨”，谓初九，初九不雨，不得施耕，至上九而终得雨，故仍得耕焉。旧读载如字，未允。近于省吾氏复读为哉，亦非，《易》辞简练，不用语尾也。

## 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临六三）

案临读为瀼，瀼与霖同，详下。甘读为厌。（《说文》厌从猷声。猷从甘声。《诗·伯兮》“甘心首疾”《传》：“甘，厌也。”）厌者足也，古称甘雨，甘露，皆优渥霑足之谓。《吕氏春秋·季春篇》、《孟夏篇》并曰：“甘雨至三旬，”雨至三旬，可谓足矣。《尸子·仁意篇》曰：“甘雨时降，万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谓醴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亦润洽适足之意。《论衡·是应篇》曰：“雨霁而阴噎者谓之甘雨。”则甘雨又犹《诗》所谓“阴雨”。盖春夏之交，沈阴霪霖，一雨一止，历久不晴，润物之功，莫此为大，故《诗·甫田》曰：“以祈甘雨，以介（句）我稷黍，以谷我士女。”然而足谓之厉，过足亦谓之厉。《易》曰：“甘临（瀼）无攸利，”盖就其过足者言之，故占曰：“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者，忧读为耨。《庄子·则阳篇》郭《注》曰：“耨，锄也。”《管子·小匡篇》曰：“深耕均种疾瀼，先雨芸耨，以待时雨，”《齐语》作“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时雨”。久雨本足以妨农，惟既已耨之在前，则亦不足为害，故曰：“既忧（耨）之无咎”也。

## 临……至于八月凶（临）

案临读为瀼。瀼霖古当同字。《庄子·大宗师篇》“霖雨十日”《释文》曰：“霖又作淋。”《赵策》一“使我逢疾风淋雨”，即霖雨。《字镜》淋古文作瀼，《广雅·释训》曰：“灂，雨也。”是霖淋瀼（灂）一字。霖之声转为隆（《诗·皇矣》“与尔临冲”，《韩诗》作隆冲，《荀子·强国篇》“乃在临虑”，

《汉书·地理志》河内郡作隆虑)。《管子·度地篇》曰：“当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元作下雨降），山水出。”降雨即隆雨。《齐策》三曰：“至岁八月，降雨下，溜水至。”《风俗通·祀典篇》正作隆雨。隆雨即霖雨也。我国雨量，率以夏秋间为最厚。《孟子·离娄下篇》曰：“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庄子·秋水篇》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而《管子》言秋三月降雨下，《齐策》言八月降雨下，尤与《易》言“临……至于八月”，若合符节，是临为瀛省，而瀛即霖字明矣。雨及八月而百泉腾凑，川渎皆盈，数为民害，故曰：“有凶。”《西溪易说》引《归藏》临作林祸，即霖祸。《周易》省瀛为临，犹《归藏》省霖为林耳。

### 至临（临六四）知临（六五）敦临（上六）

案敦训怒（《说文》），怒暴义近，“敦临”犹暴雨；又训大（《方言》一），暴雨亦大雨也。字一作電，《玉篇》曰：“電，大雨也。”声转为霰，《玉篇》又曰：“霰，大雨也。”再转为冻，《尔雅·释天》曰：“暴雨谓之冻。”《尚书大传·周传》曰“久矣天之无别风淮雨”，郑《注》曰：“淮，暴雨之名也。”郝懿行谓淮雨即冻雨。案郝说是也。淮准古当同字。金文隹有二形，后者画鸟足形略备，即准字所从出，是隹隹亦非二字。（《说文》隹为雛之重文，尚存古意），因之淮准亦非二字矣。准（淮）敦古音同（准从隹声职追切与准之允切为对转，二者古读皆归端母。敦都昆切亦或对转读如堆都回切，故敦与准，敦与淮，古音皆同读），淮雨犹敦瀛，故郑训淮为暴雨。淮敦音同，淮转为冻犹敦转为冻，是淮雨即冻

雨明矣。至知（古读亦并归端）与敦亦并一声之转，疑“至临”、“知临”亦犹“敦临”。敦训怒，至之言璽也，怪也，璽怪亦皆怒也。《说文》曰：“璽，忿戾也，”《广雅·释詁》三曰：“怪，很也，”忿戾与很义俱近怒。然则“至临”亦犹暴雨矣。知智古同字，卜辞作𠄎（《前》五、一七），金文作𠄎（《毛公鼎》），或𠄎（《虢匜》），下从甘，《说文》作𠄎，从白为甘之讹。《说文》疾下有籀文作𠄎，从甘，与甘同（许云从甘省从甘，非是），是籀文以智为疾。（智疾并从矢得声，故得通用。）“知临”之知，亦当读为疾，疾瀛亦犹暴雨也。

####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坎九五）

案于省吾氏读祗为灾，云灾既平犹言患既平，是也。此爻之坎，但指坑谷。水溢出坑谷，则泛滥为患，今坑谷不溢而灾患已平，故曰：“无咎。”《孟子·离娄下篇》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赵《注》释“盈科”为“盈满科坎”。《尽心上篇》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注》曰：“盈，满也，科，坎也，流水满坎乃行。”案坎科一声之转，盈科即盈坎。《太玄》从次五“从水之科满”，科满亦即坎盈。孟、扬之文，并与《易》合。

### 庚 行旅

苦节（节上六）安节（六四）甘节（九五）

案节谓车行之节度。《吕氏春秋·知分篇》曰：“其仆将驰，晏子抚其仆之手，曰：‘安之毋失节，疾不必生，徐不必死。’”《晏子春秋·杂上篇》“安之”作“徐之”，又曰：“按之成节而后去，”《韩诗外传》二作“安行成节，然后去之”。《史记·司马相如传》“案节未舒”，《索隐》曰：“案节言顿辔也。”案按抑其辔，则马行迟而车安，是案节即安节也。《庄子·天道篇》曰：“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释文》引司马《注》曰：“甘者缓也，苦者急也。”《淮南子·道应篇》作“大疾则苦而不入，大徐则甘而固”，高《注》曰：“苦，急意也，甘，缓意也。”“苦节”“甘节”即疾节缓节。行节缓则乘者安适，疾则有覆败之虞，故曰：“甘节贞吉，”而“苦节贞凶”也。

朋来（复）大蹇朋来（蹇九五）朋至斯孚（解九四）  
朋从尔思（咸九四）朋盍簪（豫九四）

案《复》“朋来无咎”，《释文》引京作崩，《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引同。《蹇》九五“大蹇朋来”，《汉石经》亦作崩。崩有走义。《诗·无羊》曰：“不騫不崩，毕来既升，”《说文》曰：“蹇，走貌，”蹇蹇同，蹇崩并举，是崩亦走也。《庄子·人间世篇》曰：“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说文》曰：“越，走顿也，”颠越通；灭读为越（颠越成语，《书·盘庚》“颠越不恭”，《九章·惜诵》“行不群以颠越兮”，《公羊传·桓十六年》何《注》曰：“越犹走也。”《越语》韦《注》曰：“蹶，走也。”颠越蹶皆走之类，则崩亦走也。字一作蹻，《玉篇》曰：“蹻，走也。”《复》与

《蹇》九五两“崩来”并犹走来，言疾遽而来也。《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拇谓足大指，则“朋至”犹“崩来”。《咸》九四“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上曰：“往来，”则“朋从”亦即崩从，言即走而就之也。《豫》九四“朋盍簪”，朋疑亦当为崩。知之者，《解》《咸》皆九四成朋，此称朋亦在九四，则义当与彼同。

### 大蹇朋来（蹇九五）

案古字大天通用，此则当读为天。天蹇叠韵连语。《庄子·秋水篇》曰：“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释文》曰：“本或作‘与天道蹇’。”马叙伦氏云，大即天之讹，天蹇叠韵连语，谓屈曲也，成本作“与天道蹇”者，读者不解天蹇之义，移天于道上耳。案马说是也。天蹇即蹇蹇，与上反衍义近，犹下文谢施，吴汝纶训委蛇，则与参差义近也。《庄子》“反衍”“天蹇”两词连用，与《易》符合，而天字作大，亦与《易》同，盖即用《易》语尔。

### 往蹇来反（蹇九三）

案蹇反叠韵连语，倒之则曰反蹇。字一作蹇蹇，《论语·下》“踣蹇毕行”韦注曰：“踣蹇，蹇蹇也。”一作偏蹇，《方言》六曰：“吴楚偏蹇曰骚，”郭《注》曰：“行略遑也。”一作蹇蹇。《南都赋》曰：“蹇蹇蹇蹇。”又作反衍，《庄子·秋水篇》曰：“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衍盖读如愆。《说文》愆重文作蹇，“反衍”即此爻“蹇反”之倒语，犹“大蹇”即九五之“大蹇”也。亦作畔衍，叛



衍，《秋水篇》《释文》曰：“反衍本亦作畔衍”，《文选·蜀都赋》曰：“叛衍相倾，”刘《注》曰：“叛衍犹慢衍也。”要之“蹇反”连语，旧分二字释之，失其义矣。

### 往蹇来誉（蹇初六）

案誉读为趣。《说文》曰：“趣，安行也，”《论语·乡党篇》“与与如也”，皇《疏》曰：“与与犹徐徐也。”《汉书·叙传》“长倩懊懊”。《注》曰：“懊懊，行步安舒也。”《说文》曰：“愚，趣步愚愚也。”趣，与，愚，懊，并字异而义同。然疑此字古读当如举（居许切），蹇趣双声连语。《象传》、《序卦传》并云：“蹇趣难也”，行难与舒迟义相因。《管子·水地篇》“凝蹇而为人”，尹《注》曰：“蹇，停也，”舒与停义亦近。“往蹇来趣”谓往来迟难。迟难者不利于行之谓，故《象传》曰：“宜待也。”

### 往来井井（井）

案井读为营。《荀子·非十二子篇》宋鉞，《庄子·逍遥游》作宋荣子，而鉞从开为从井之误（金文荆从井《说文》，荆刑异字，金文有荆无刑，是刑亦荆之误。《五音篇海》有鉞字）。《广雅·释地》曰：“营，耕也。”此井井声与莢声近之证。（莢即金文焚字。《说文》从莢之字皆云莢省。实则焚乃从莢从火，当立莢部。）《诗·青蝇》“营营青蝇”《传》曰：“营营，往来貌。”《楚辞·抽思》“魂识路（织络）之营营”王《注》曰：“精灵主行，往来数也，”《广雅·释训》曰：“营营，往来也。”营营为往来之貌，故曰：往来营营。”

## 二 有关社会事类

### 甲 婚姻

#### 子克家（蒙九二）

案《周书·谥法篇》曰“未家短折曰殇，”《离骚》曰：“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淮南子·齐俗篇》曰：“待西施、络慕而为配，则终身不家矣，”家并犹娶也。《蒙》九二“纳妇吉，子克家”，上曰“纳妇”，则下曰“子克家”，犹言子能娶矣。《正义》释为“子孙能克荷家事”，失之。

### 乙 家庭

#### 干父之蛊（蛊初六 九三 六五） 干母之蛊（九三） 裕父之蛊（六四）

王引之读蛊为故，引《尚书大传》“乃命五史以书五帝之蛊事”，云蛊事即故事。案王说舛矣，惟于干裕二字，仍无达诂。余谓干读为贯。《尔雅·释诂》曰：“贯，习也，”《说文》曰：“袞，习也，”贯袞字同。《广雅·释诂》一曰：“贯，行也。”习行义近。今天谓行事曰干事，嫻习于事者曰干才，字均当作贯，《牧殿》曰：“乃毌政事，毋敢不尹其不

中不刑，”𠄎古贯字，𠄎政事犹习政事，行政事也。《汉书·谷永传》曰：“以次贯行，固执无违，”贯行犹习行也。“干父之蛊”即贯父之故，“干母之蛊”即贯母之故，谓习行父若母之故事也。初六曰“干父之蛊，有子考”，于省吾氏读考为孝，至确。案《论语·学而篇》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即此爻之义。《后汉书·光武十王传》曰：“奉承贯行，”习行与奉承义近。初六《象传》“干父之蛊，意承考也”，六五《象传》“干父用誉，承以德也”，并以承释干，是正读干为贯。六四“裕父之蛊”，裕当读如衰。《书·康诰》“裕乃不废在王命”，“乃由裕民”，“乃裕民曰”，“裕乃以民宁”，《足则学隶古定本》裕皆作衰；《洛诰》“裕汝永有辞”，“彼裕我民无远用戾”，《多方》“尔曷不忧裕之于尔多方”，伦敦《隶古定本》裕亦作衰。《管子·山权数篇》“民之能树瓜瓠菹菜百果使蕃衰（元误作衰）者”亦以衰为裕。《玉篇》《广韵》衰亦并与裕同。然《晋书》“玄衰衣”，《魏受禅碑》“袞袞龙”，又并以为衰字，是衰裕古本一字。（裕从谷，衰从吕，吕谷一字〔《说文》吕古文作容，从谷，可证〕，故衰裕亦一字。）此盖本作“裕父之蛊”，裕读如衰，亦以音近借为贯。今隶改书衰为裕，《注》家遂训宽，训容，失之远矣。

### 丙 宗族

匪寇婚媾（屯六二 贲六四 睽上九）求婚媾（屯

## 六四) 婚媾有言 (震上六)

案古言婚媾犹今言亲戚。《贩叔多父盘》曰：“使利于辟王，卿事，师尹，朋友，兄弟，诸子，婚媾，无不喜”；《克盥》曰：“唯用献于师尹，朋友，婚媾”；《豳卣》曰：“其以父癸夙夕乡尔百婚媾”；《甘伯殷》曰：“好（羞）朋友雩（与）百诸婚媾”；《左传·昭二十五年》子大叔曰：“为夫妇内外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书·盘庚》曰：“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则谓婚媾为朋友。《震》上六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愆）”者，“无咎”承“震不于其躬”言之，“婚媾有言”承“于其邻”言之，是婚媾即邻。邻亦亲也。（《左传·昭十二年》杜《注》“邻，犹亲也”。）《屯》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言驾四马之车而往有所求于其亲戚之家也。凡此婚媾皆名词。因知《屯》六二，《贲》六四，《睽》上九并云“匪寇婚媾”，犹言其亲非仇耳。旧谓婚媾为嫁娶，寇为劫掠，省动词，近人遂据以说为抢婚之俗，疏矣。

## 丁 封建

## 屯……利建侯（屯）

案屯纯古今字。《诗·野有死麇》《传》曰：“纯犹包之也。”纯有包义，凡物之边缘包围于外者皆可谓之纯。《礼经》衣裳冠履缘饰皆谓之纯；《书·顾命》“黼纯”，《周礼·司几筵》“纷纯”，谓席之缘饰也；《公羊传·定八年》“龟青

纯”，谓龟甲边缘，即𦵏也；《淮南子·墜形篇》“纯方千里”，谓地之边缘也。又𦵏，所以盛谷而范围之之器也；庌，楼墙也；𦵏，营卫之车也，义俱最近。因之屯卫，屯戍，屯田诸义，亦莫非包围一义之引申。古者封建侯国，所以为王都之外藩而扞蔽之，《易·屯卦》言“利建侯”，正取屯有包围营卫之义。《书·康王之诰》曰：“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在读为存，存之为言𦵏也。《左传·哀八年》“𦵏之以棘”杜《注》曰：“𦵏，拥也。”《说文》曰：“𦵏，以柴木壅也。”“存我后之人”犹言为我后人屏藩而拥蔽之。屯存声义俱近，《易》曰：“屯……利建侯，”《书》曰：“建侯树屏，存我后之人，”其义一而已矣。《正文》《释文》并云：“屯，离也，”其说本之《彖传》，又《序卦传》曰：“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均非经旨。

## 戊 聘问

惠心勿问（益九五）惠我德（同上）

案此爻读益为锡，锡赐字通。《广雅·释言》曰：“惠，赐也。”《孟子·滕文公》上篇曰：“分人以财谓之惠。”《召伯虎段》曰：“余鼃于君（尹）氏大章（璋），”鼃古螭字，与惠通，言余赐尹氏以大璋也。后世专以施德于人谓之惠，《贾子新书·道德篇》曰：“心省恤人谓之惠”是也。此曰：“惠心”犹言“惠德”，用后起专字。问亦惠也，《杂记下》“相问也既封而退”，《注》曰：“相问，尝相惠遗也，”《诗·

女曰鸡鸣》“杂佩以问之”，与“赠之”“报之”连言；《左传·成十六年》“问之以弓”《疏》曰：“遗人以物谓之问”；《哀十一年》“使问弦多以琴”《疏》曰：“礼以物遗人谓之问。”然则惠问皆施与之谓，惟以德施曰惠，以财施曰问耳。“惠心勿问”者，以德惠人而不用财物，与《论语·尧曰篇》：“君子惠而不费”同义。《说文》曰：“费，散财物也，”是费犹问矣。王《注》曰：“惠而不费，惠心者也，”此释“惠心”之义则确，惟不知“勿问”亦即不费耳。

## 己 争讼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讼九二）

案《集解》从虞读“归而逋”句，“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句；《正义》从王读“归而逋其邑”句，“人三百户”句。荀爽曰：“逋，逃也，谓逃失邑中之阳人，”是读“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九字为句。案荀读得之，惟解逋义未谛。训逋为逃，则是内动词，内动词不得有宾语。今观“逋其邑”之语，逋显系外动词，而以“邑”为其宾语，则荀语不攻自破。以声求之，疑逋当读为赋。（《论语·公冶长篇》“可使治其赋也”，《鲁论》作傅，是其比）。《说文》曰：“赋，敛也”；《公羊传·哀十二年》何《注》曰：“赋者敛取其财物也。”“不克讼，归而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者，盖讼不胜而有罪，乃归而赋敛其邑人，于是财用足而得以自赎，故曰无眚也。

## 得金矢（噬嗑九四）得黄金（六五）

案《周礼·大司寇》曰：“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郑《注》曰：“造，至也。使讼者两至。既两至，使人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则是自服不直者也。”又曰：“剂，今券书也，使狱者各赍券书。既两券书，使人钧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书，不入金，则是亦自服不直者也。”《管子·中匡篇》曰：“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又《小匡篇》曰：“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束矢以罚之。”《齐语》作“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韦《注》曰：“索，求也，求讼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审实其辞也。而不可上下者，辞定不可移也。坐成，狱讼之坐已成也……讼者坐成，以束矢于朝，乃听其讼。两人讼，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则曲，曲则服。入两矢，乃治之。”据此，则力不能输束矢钧金者，即不得讼；一人能输，一人不能，虽有讼之者坐亦不成。《诗·行露》曰：“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虽速我讼，亦不女从”，盖谓室家不足，力不能输矢金，故不能从汝相讼也。孙诒让曰：“据《管子》所云，盖讼未断之先，则令两人入束矢。既断之后，则不直者没入其矢以示罚，其直者则还其矢。故《淮南子·泛论训》云‘齐桓公令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明胜者不失矢矣。”又曰：“《大司寇》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者，此亦谓狱未断之先，两人钧金，既断之后，则不直者没入金以示罚，直者仍还其金。故《易·噬

噬》为狱讼之象，其九四爻辞云‘得金矢’，又六五云‘得黄金’，即谓讼得直而归其钩金束矢也。”（《周礼正义》）案孙氏谓直者还得其金与矢，引《易》以证《礼》，殆不可易。今移其说转以读《易》，而《易》义亦霍然皓然。余惟《易》义之亡于象数者久矣，惟求之于礼俗如孙氏此说之为，乃能复之，故备述之以为治《易》之龟鉴。

## 庚 刑法

比之匪人（比六三）否之匪人（否）匪夷所思（涣六四）

案《诗·何草不黄》曰：“哀我征人，独为匪民，”匪之为言罪也（《说文》罪从网非声），古以有罪之人服力役，《诗》征夫即役夫，故自称匪民。匪声转为罢。（罢疲古通，匪转为罷，犹匪转为彼）。《周礼·大司寇》曰：“以圜土聚教罷（《群书治要》引作疲）民。”又曰：“以嘉石平罢民。凡万物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司圜》曰：“掌收教罢民。”郑众《注》曰：“罢民，谓恶人不从化，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匪人”犹匪民，罢民也。（卦爻辞无民字，盖以人为之。）《比》六三曰：“比之匪人，凶”（从《释文》引王肃本补），之犹于也，亲比于匪人，故凶。《否》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匪人为有罪之小人，故不利君子贞。古字“人”“夷”不分。《夷贞》“人乍《父己贞》”，又“人乍






《父戌卣》，人并读为夷；《般甗》“王宜人方”，《小臣俞尊》“佳王来正人方”，人方即夷方；《寔鼎》“省（眚）于人身”，即夷身，上文“王令趯馘东反尸（夷）”可证。《涣》六四“匪夷所思”，匪夷疑亦当作匪人。

### 介于石（豫六二）困于石（困六三）

案《周礼·大司寇》曰：“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二（元误三，从王念孙改）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又《司救》曰：“凡民之有袞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又《朝士》曰：“左嘉石，平罢民焉。”《困》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据于蒺藜”犹《坎》上六“真于丛棘”，狴狱之象，则“困于石”之石当即嘉石，困辱于石上，犹《司救》曰：“耻诸嘉石”也。《豫》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疑读为价。《说文》曰：“价，忧也”；《方言》十二曰：“价，恨也”；《汉书·陈汤传》“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字正作介。忧恨与困辱义相因，“价于石”亦犹“困于石”也。然而坐石之期暂，至“不终日”，则是过小而罚轻，故又为吉占。《周礼·司市》曰：“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涖焉，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涖于介次，而听小治小讼。”疑介亦即价，本刑罚之名，故引申为牢狱之称，谓之介次）。君子维有解（解六五）

案维犹系也，与《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义同。解，释也。“维有解”，即系而得释，义至浅显。诸家皆以维为语词，《集解》且改书作惟，误甚。

习坎入于坎窞凶（坎初六）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三）

案侵幽二部每相转，古言坎，犹今言窞。窞《释文》引王肃又作陵感反，则读如檻，檻声转为牢。然则坎窞犹窞牢矣。坎窞叠韵连语，析言之，亦可曰坎，或曰窞；转为窞牢，亦然。古者拘罪人与拘牲畜同处，故系牲之圈曰牢，系人之狱亦曰牢。卜辞牢作若。以泉作推之，知牢本凿地为之，如今之地窖。《汉书·苏武传》曰：“单于……乃幽武置大窖中，”《尹赏传》曰：“治狱穿地，方深各数丈余，乃以大石覆其口，名曰虎穴”；《御览》六四二引《三国典略》曰：“乃奏暹及季舒过状，各鞭二百，徙于马城，昼则供役，夜置地牢。”凡此皆古牢之遗也。或谓之埴，《论衡·乱龙篇》曰：“李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为人，象囚之形，凿地为埴，卧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动，冤侵夺者木囚动出。”埴即坎窞也。（《释文》坎本亦作埴，京、刘作𡵓。《熹平石经》亦作𡵓）。习读为袭。（《书·金縢》“一习吉”，《左传·宣十年》“卜不袭吉”作袭②。《周礼·胥师》“袭其不正者”《注》曰：“故书袭为习。”《老子》五十二章“是谓袭常”，《景龙经碑》，《古楼观经碑》，唐写本，傅本，玄宗御注本等并作习）。《淮南子·览冥篇》“袭穴而不敢咆”高《注》曰：“袭，入也”；《公羊传·僖十四年》“袭邑也”

何《注》曰：“袭者，嘿陷入于地中。”初六“习坎，入于坎窞”，正以“入于坎窞”释“习坎”之义。习坎即入牢狱，故占曰凶。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者，“来之坎坎”与“险且枕”以下，似系二辞，不当连读。《释文》枕古文作沈，俞樾训深，是也。”险且沈，入于坎窞，勿用”，言坎险而深，入焉者即无复出之望，故将入狱而得此卦者，宜勿用之也。要之，《坎》初三两爻言“入于坎窞”，皆谓入狱。先儒惟干宝说为近确。其《注》初爻曰：“刑狱之用，必当于理，刑之正也；及其不平，则枉滥无辜，是法失其道也，故曰：‘入于坎窞凶’矣。”《注》三爻曰：“来之坎坎者，斥同人观衅于殷也……险且枕者，言安忍以暴政加民，而无哀矜之心，淫刑滥罚，百姓无所措手足，故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此解全辞，虽多牵合，然以坎窞为刑狱之事，则不误。至《九家逸象》坎为法律（见《集解》），为桎梏，《孟氏逸象》坎为法，为罚，并《说卦传》坎为隐伏，疑皆据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言之。实则卦名“习坎”本谓入狱，而爻言刑狱者甚多，不特上六而已也。

####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坎六四）

案王夫之谓“用缶”为樽簋皆用陶器，王引之说同，并引《礼器》“五献之尊门外缶”及《墨子》“土埴土形”为证，其说并是。约犹取也。约从勺声，勺训挹取（《说文》），酌钧并训取（上《坊记》郑《注》，下《淮南子·主术篇》高《注》），勺训盗取（《周礼·士师》郑众《注》），又杓训挹

(《广雅·释诂三》), 掇训牵引(《说文》), 引亦取也, 是约亦有取义。“纳约自牖”即纳取自牖。酒食而必自牖纳取之者, 盖亦就在狱中者言之。古狱凿地为窖, 故牖在室上, 如今之天窗然。(今贫家草舍开上纳明, 以破瓮之半侧履之以御雨, 所谓瓮牖者, 亦此类。)以地窖为狱, 则狱全不可见, 惟见其牖, 《书传》称殷狱曰牖里, 或以此欤?(《水经·荡水注》引《广雅》曰: “牖, 狱, 犴也,” 一本牖作称, 连上读。今本《广雅》亦无牖字。疑莫能明, 不敢据引。)《集解》引崔憬曰: “内约, 文王于纣时行此道, 从羑里内约, 卒免于难, 故曰: ‘自牖, 终无咎’也。”案崔意即以牖为牖里(诸书羑牖错出, 牖里首见《尚书大传》), 并以为文王事。爻辞中固多殷周间故事, 然则崔氏此说, 或有所受之, 姑箸之以俟考。

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坎上六)

案古者执罪人, 周其身置以棘, 所以壅遏之也。《左传·哀八年》曰: “邾子又无道, 吴子使太宰子余讨之, 囚诸楼台, 囚之以棘。”《僖十五年》曰: “穆姬闻晋侯将至, 以太子罃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注》曰: “穆姬欲自罪, 故登台而荐之以薪, 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 此言薪盖谓棘薪。《易》曰: “系用徽纆, 寘于丛棘,” 亦此类也。厥后俗变而意存, 则狱前犹种棘焉。《周礼·朝士》曰: “掌建邦外朝之法, 左九棘, 孤卿大夫位焉, 群士在其后; 右九棘, 公侯伯子男位焉, 群吏在其后,” 《礼记·王制》曰: “大司寇听之于棘木之下,” 是矣。郑及九家并引《周礼》以说

《易》，虞亦言狱外种九棘，举其流以概其源，未为审谛。“三岁不得”，得疑读为直。《晋语》九曰：“邢侯与雍子争田，雍子纳其女于叔鱼以求直。”“三岁不直”，犹言三岁不得其平。郑云：“不自思以得正道，”王云：“不得自脩，”虞云：“不得出狱，”均失之凿。

### 其形渥（鼎九四）

案《集解》形作刑，引虞翻曰：“渥，大刑也，”《九家易》曰：“渥者厚大，言罪重也”，字并作刑，是也。《潜夫论·三式篇》引《易》亦作刑，释之曰：“此言三公不胜任，则有渥刑也，”渥一作劓。《周礼·司烜氏》“邦若屋诛”《注》引《易》作“其刑劓”，郑众《注》曰：“屋诛谓夷三族。”《汉书·叙传下》曰：“底劓鼎臣。”服虔《注》曰：“底，致也，《周礼》有屋诛，诛大臣于屋下，不露也，”颜师古注曰：“劓者厚刑，谓重诛也。”案颜从《九家》虞说，于义为长。《齐策》四“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从孙诒让读），握《高士传》作渥，“祸必渥”犹言祸必重也。《易》言渥，《策》言祸渥，其义正同。

### 见恶人（睽初九）

案《庄子·德充符篇》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孟子·离娄下篇》曰：“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恶人皆谓形残貌丑之人。《睽》初九“见恶人，无咎”，义当同。六三“其人天且劓”，俞樾云天为兀之误。余谓九四“遇元夫”，元亦当读为兀（详下），兀劓形残之人，即此



所谓恶人。六三占曰：“元初有终，”九四曰：“厉无咎，”亦并犹此曰：“无咎”也。王《注》曰：“显德自异，为恶所害，”则以恶为性行之恶。不知既为恶德之人所害，何得复云“无咎？”《正义》知其义不可通；乃云“以逊接之”，其矣其凿也。

### 遇元夫（睽九四）

案元读为兀。《说文》髡重文作髡，又“輶，车辕耑持衡者”，经传皆作輶，是元兀古同字。《庄子·德充符篇》曰：“鲁有兀者主骹。”又曰：“申徒嘉，兀者也。”又曰：“鲁有兀者叔孙无趾。”李《注》曰：“刖足曰兀。”《说文》曰：“跣，断足也，”重文作跣，兀与跣同。兀夫犹兀者，断足之人也。六三“其人天且劓”，俞樾云天为兀之讹，兀即跣字，其说殆确。今案九四之“兀夫”即六三“兀自劓”之人，亦即初九之“恶人”。《正义》曰：“元夫谓初九也，处于卦始，故云元也，”殊乖经旨。

## 辛 征伐（方国附）

### 姤其角（姤上九）

案姤《释文》引薛云：“古文作遘，”郑同，又《集解》及《唐石经》亦作遘，《易林》同。此爻盖读姤为構。卜辞角作，𠂔作，从二角相構。“姤其角”即構其角，斗争之象也。

乘其墉弗克攻吉（同人九四）

案乘犹增也。《淮南子·泛论篇》注曰：“乘，加也，”《广雅·释诂》二曰：“增，加也，”乘增声类同。《诗·七月》“亟其乘屋”，乘亦训增，谓增加其屋之苫盖。盖屋用茅，此与上“昼尔于茅，宵尔索綯”，应属同类，故连言之。“乘其墉，弗克攻”，谓增高其城墉，使敌来不能攻，故为吉占。《王》注曰：“处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正义》曰：“乘上其墉，欲攻之也，”皆训乘为升，而以攻我为攻人。不知城所以守，非所以攻，且不克攻入，亦何吉之有？是以知其不然。

#### 曰闲舆卫（大畜九三）

案《释文》引郑本曰作日，《注》曰“日习车徒”，于义为长。闲读为简，校阅也，校阅之亦即习之。《公羊传·桓六年》曰：“大阅者何？简车徒也。”“日闲舆卫”犹日简车徒矣。

#### 师出以律否臧（师初六）

案《周语》下伶州鸠对景王曰：“〔武〕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以太簇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蕤宾，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于百姓，故谓之蕤乱，所以优柔容民也。”《史记·律书》曰：“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戎（元作械。案戎误为戒，又误为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知胜负，百王之道也。武王伐纣，吹律听

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周礼·大师》曰：“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郑《注》曰：“大师，大起军师。”《注》又引《兵书》曰：“王者行师出军之日，授将弓矢，士卒振旅，将张弓大呼，大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军士伍；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征则将急数怒，军士强；羽则兵弱，少威明。”（贾《疏》以为武王《兵书》。）《六韬·五音篇》曰：‘武王问太公曰：‘律音之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胜负之决乎？’太公曰：‘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此真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也。其法，以天清净无阴云风雨，夜半，遣轻骑至人敌之垒，去九百步外，遍持律管，当耳大呼惊之，有声应管，其来甚微。角声应管，当以白虎。徵声应管，当以玄武。商声应管，当以朱雀。羽声应管，当以句陈。五管声尽不应者宫也，当以青龙。此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敌人惊动则听之。闻鼓之音者角也，见火光者徵也，闻金铁矛戟之音者商也，闻人呼啸之音者羽也，寂寞无声者宫也。此五音者，声色之符也。’”（《五行大义》引《黄帝兵法》亦有审五音知敌性，及候风声之术。）案《六韬》之说，多所增饰，然行师吹律以候吉凶之术，固当自古有之。《左传·襄十八年》曰：“楚师伐郑……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服、贾、杜《注》俱以歌风为吹



律，又其一验也。《师》初六曰“师出以律，否藏，凶”者，律即六律之律，否，晁氏云荀、刘一行并作不，《晋语》五“夫师，却子之师也，其事藏”，韦《注》曰：“藏，善也，谓师有功，”此言师出验之六律而不善，故其占凶也。爻辞多说殷周间事，此言“师出以律”，证以《周语》以下所载武王事，是行军吹律，候验吉凶，盖周初已然矣。《史记·律书》“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戎尤所重”，《索隐》曰：“《易》称师出以律，是于兵戎（元亦误械）尤重也。”此释律为六律，最为有见，而自来注家，咸未道及，余故略征往籍，为证成其说如此。

###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案罢读为鼙。《方言》十曰：“罢，短也”；《说文》曰：“𡗗，短人立𡗗𡗗也”；《后汉书·马融传上》《注》引《字书》曰：“摆𡗗亦𡗗字也”；𡗗《说文》𡗗读若罢。此并罢卑二声相通之证。鼓谓击鼓，鼙亦谓击鼙；盖鼙之言𡗗也，《说文》曰：“𡗗，两手击也。”歌谓哀歌。（详下“不鼓缶而歌”条。）“或鼓或鼙，或泣或歌”，鼓与鼙，泣与歌，连类对举。此盖言奏凯之事，“得敌”犹言执俘，鼓鼙即《周礼·眡瞭》所谓“鼙恺献”，泣歌者敌囚也。或鼓鼙而喜，或歌泣而悲，胜败分而哀乐异也。中得声转通用。《周礼·师氏》“掌国中失之事”《注》曰：“故书中为得，杜子春云当为得，”《吕氏春秋·至忠篇》“射随兕中之”，《说苑·立节篇》作“射科雉得之”；《淮南子·齐俗篇》“天之员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馘俘字金文祇作孚。此

爻盖读中孚为得俘，故以“得敌”解之。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坤六二）

《熊氏经说》曰：“郑氏古《易》云，坤爻辞‘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黄裳’，‘玄黄’协韵，故《象传》《文言》皆不释大，疑大字衍。”案大盖即下文不之讹衍。方谓方国。古直省同字，直方疑即省方。《观·象传》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复·象传》曰：“后不省方，”《吕氏春秋·知分篇》曰：“禹南省方。”（《淮南子·精神篇》，同。）卜辞作省方，云：“□午卜，殷贞今春王省方，帝受我□”（《簠》游一、一）；“贞王省方，受丷右”（《珠》一）；“贞王省方”（《簠》游二、九）；“戊寅卜，亘贞省方”（《簠》游一、二）；“贞省方”（《拾》一〇、五）；“省方，寅”（《簠》游一、四）。省方犹后世之巡狩（《东京赋》“省方巡狩”），其事劳民耗财，不宜常行，故曰：“不习，无不利。”

## 王 迁邑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井）

案《周书·皇门篇》“汔亦有孚”孔《注》曰：“汔，既也，”汔与汔通。亦犹犹也，尚也。繙读为裔。《广雅·释詁》三裔掘井训穿，“裔井”犹掘井也。羸《蜀才》作累，郑读曰羸。案当读为儡。《说文》曰：“儡，相败也，”《汉书·游

侠陈遵传》引扬雄《酒箴》曰：“为甕所輶，”輶与甕通。瓶甕犹九二曰：“瓮敝”矣。既至新邑，井犹未掘，而瓶已先敝，故凶。

### 三 有关心灵事类

#### 甲 妖祥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离九三）黄离元吉（六二）

案《说文》曰：“昃，日在西方时侧也，”引此经作昃，又曰：“昃日西也，”昃昃昃并同。《周礼·眡祲》曰：“掌十煇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雘，四曰监，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弥，八曰叙，九曰济，十曰想。”郑众《注》曰：“煇谓日光炁也。”案十煇之名，若象与想，瞢与弥等，颇似音转字变，本一名而误分为二者。先郑训瞢为“日月平车无光”，训弥为“白虹弥天”，后郑又训弥为“气贯日”。白虹弥天与日何涉？故后郑不从。然气贯日与弥字之义亦不相应。实则弥瞢一声之转，弥即瞢耳。弥之言犹弥离也。《尔雅·释詁》“覲𦍋，𦍋离也”，郭《注》曰：“𦍋离即弥离，弥离犹蒙茏也。”蒙茏与朦胧同，弥谓之弥离，犹瞢谓之朦胧。《周礼》故书弥作迷，则犹弥离一作迷离。《木兰诗》曰：“雌兔眼迷离，”谓兔目朦胧无光也。

声转为霏霏，《广韵》曰：“霏霏，烟貌，”亦谓其无光。然此义实离之引申。离罗古同字。罗之为物，质薄而半透明，凡光为罗所掩，视之朦胧如月色，霏霏如烟雾，故引申之有无光之义。（《庄子·齐物论篇》“罔两问景”崔《注》曰：“罔两，罔浪有无之状，”郭《注》曰：“景外之微阴也。”案即网罗声之转，景外微阴，若有若无，亦一〔罗〕义之引申。罔两又为鬼物之名，字作魍魉，一曰魍魉。魍魉即离昧，亦即迷离之倒。）弥（迷）离连语，例得析言，《易》言离犹《礼》言弥（迷）耳。《太玄》蓍次六测曰：“蓍蓍之离，中不眩也。”范本不眩作蓍蓍。以蓍蓍状离，正谓离之无光，故曰不眩，或曰蓍蓍。《广韵》曰：“熇，帷中火，”隔帷视火，其光迷离，故谓之熇，熇与离通。“日昃之离”，之犹而也（见《古书虚字集释》），言日西昃时迷离无光也。《春秋经·庄二十五年》，《三十年》，《文十五年》并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庄二十五年》传曰：“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文十五年》传曰：“日又食之，天子之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古之道也。”（《昭公十七年》传昭子说略同。）案缶亦鼓之类，古亦谓之土鼓。日离击缶，与日食伐鼓，皆王充所谓“彰事告急，助口气”者也。（《论衡·顺鼓篇》曰：“夫礼以鼓助号呼，明声响也……大水用鼓，或时再灾告社，阴之大盛，雨湛不霁，阴盛阳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与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义也。俱为告急，彰阴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钟鼓，小而缓者用铃铎，彰事告急，助口气

也。”《周礼·女巫》曰：“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注》曰：“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灵也。”案贾《疏》曰：“此云歌者，忧愁之歌，”是“歌哭”谓且歌且哭，郑意以为群巫或歌或哭，微失经旨。《易》“鼓缶而歌”，亦谓忧愁之歌。日离为天之大灾，故必鼓缶哀歌，以诉于神灵而救之。“大耋之嗟”，《释文》引京耋作经，《蜀才》作啞。案当为踉，即跌字，《太玄》差次六有“大跌”之语。嗟当为蹉。此之字亦训而。“大耋之嗟”即大跌而蹉。《书·无逸》“自朝至日昃”《疏》曰：“昃亦名跌，言日蹉跌而下。”《左传·昭五年》注“日昃为台”《疏》曰：“日昃谓蹉跌而下也。”此言日西昃时，昏暗无光，若不叩缶哀歌以救之，则必猝然蹉跌而下，如人之颠仆失据者也。六二“黄离”者，《汉书·天文志》曰：“日月无光曰薄。”《史记·天官书》《集解》引京房《易传》又曰：“日赤黄为薄，”“黄离”盖即薄。《天官书》说岁星曰：“星色赤黄而沉，所居野大穰，”说填星曰：“五色星……黄圜则吉，”说太白曰：“黄圜和角……有年，”说辰星曰：“黄为五谷熟。”占星多以黄为吉，疑占日亦然，故曰：“黄离元吉。”

###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上六）

案《左传·昭十九年》曰：“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禴焉，子产弗许。”《庄十四年》曰：“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龙战盖即此类。古书光黄通用，《说文》黄从古文光声，是黄者火光之色，火色在赤黄之间，故黄之本义当训为赤色。《诗·邶》“有骝有黄”

《传》曰：“黄骅曰黄，”《闕宫》《传》曰：“骅，赤色，”是毛以黄为赤黄间色明甚。然《都人士》曰：“狐裘黄黄，”《北风》曰：“莫赤匪狐”，是古又或以黄赤通称。《左传·成二年》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杜《注》曰：“今人呼赤黑为殷色。”《诗·七月》《传》曰：“玄，黑而有赤也。”“其血玄黄”者，盖玄当彼之殷，黄当彼之朱也。夫色彩称谓，最难准确，古人出语，例不甚拘，若必执今言以绳古义，则血宁有黄色者哉？《文言传》曰：“天玄而地黄，”失之凿矣。

### 鸟焚其巢（旅上九）

案《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旅》上九“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并用王亥兄弟事，顾颉刚氏已发其覆矣。（《周易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三上）然《大荒·东经》曰：“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天问》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祿，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二书说亥、恒事，皆有鸟，《易》于“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上，亦曰“鸟焚其巢”，而卜辞王亥名且有从鸟作駮者（“辛巳卜，贞王駮、上甲乡响于河。”《佚》八八八），是鸟确为此故事“母题”之一部分。考传说谓简狄吞燕卵而生契是为殷祖，是殷之先世尝以鸟为图腾。此盖以鸟喻殷人，“鸟焚其巢”，犹言王亥丧其居处。焚疑读为僨。（《左传·襄二十四年》“象有齿以焚其身”服《注》“焚，僵也。”《说文》：“僨，僵也。”）《周语》下“高

位实疾僨”《注》曰：“僨，陨也，”《大学》“此谓一言僨事”《注》曰：“僨犹覆败也。”“鸟焚其巢”即覆其巢。或传说本谓覆巢，语讹为焚，《周易》引之，以为灾异之象，故《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载“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载焚其巢”欤？

## 乙 占候

### 乾

案乾为乾湿本字，其繁文即𡔷（详后“君子终日乾乾”条）。卦名之乾，本当为𡔷（并从𡔷声）。𡔷者转之类名，故星中北斗亦可曰𡔷。古人想象天随斗转，而以北斗为天之枢纽，因每假北斗以为天体之象征，遂亦或变天而言𡔷，《天问》“𡔷维焉系”犹《淮南子·天文篇》“天维绝”（原作“天柱折，地维绝”，从《天问》王《注》，《大荒西经》郭《注》引改）矣。《说文》乾之籀文作𡔷，从𡔷，盖与晶同，晶古星字。疑乾即北斗星名之专字。商亦星名也，其籀文作𡔷，卜辞作𡔷（《佚》五一八），并从𡔷，与乾同意：“足取证。《易纬逸象》乾为旋，旋𡔷义同。《史记·天官书》曰：“天斗七星，所谓旋玑（机）玉衡以齐七政。”乾为旋，北斗谓之旋机，此亦乾即北斗之旁证。《说卦传》曰“乾，西北之卦也”，盖乾即北斗，而战国以来天官家谓天庭在昆仑山上，则北斗当中国之西北隅，故《说卦传》云然。

潜龙（乾初九）见龙在田（九二）或跃在渊（九四）

飞龙在天（九五）亢龙（上九）见群龙无首（用九）

案古书言龙，多谓东宫苍龙之星。《乾卦》六言龙（内九四或跃在渊，虽未明言龙，而实亦指龙），亦皆谓龙星。《史记·天官书》《索隐》引石氏曰：“左角为天田”，《封禅书》《正义》引《汉旧仪》曰：“龙星左角为天田。”九二“见龙在田”，田即天田也。苍龙之星即心宿三星，当春夏之交，昏后升于东南，秋冬之交，昏后降于西南。《后汉书·张衡传》曰：“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泥而潜蟠，避害也，”玄龙即苍龙之星，迎夏奋鳞，涉冬潜蟠，正合龙星见藏之候。《说文》曰：“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亦谓龙星。九五“飞龙在天”，春分之龙也；初九“潜龙”，九四“或跃在渊”，秋分之龙也。《天官书》曰：“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是龙欲曲，不欲直，曲则吉，直则凶也。上九“亢龙”，亢有直义，亢龙即直龙。用九“见群龙无首”，群读为卷（群从君声，君卷声近义通。《方言》四曰：“绕衿谓之帮。”《文选·江赋》“涓淪[渊]潏”《注》曰：“水势回翔之貌。”《颜氏家训·书证篇》引《三苍》郭《注》曰：“蓂蕴藻之类也，细叶蓬茸生，一节长数寸，细茸如丝，圆绕可爱，长者二三十节，犹呼为蓂。”曰绕，曰回翔，曰圆绕，并与卷义近，是帮涓蓂并有卷义，群读为卷，犹帮涓蓂之训卷也），群龙即卷龙。古王者衣饰有所谓卷龙者。《诗·七赓》《传》曰：“袞衣，卷龙也”，《周礼·司服》郑众《注》，《诗·采芣》笺，《释名·释首饰》说袞义并



同。《说文》曰：“袞，天子享先王，卷龙绣于下裳，幅一龙，蟠阿上乡，”蟠阿即卷曲之状。（卷龙又有升龙降龙之别。升者卷曲上向，即春分之龙，降者下向，即秋分之龙，可证袞龙之龙亦斥星言。）卜辞龙字或作（《殷虚书契·后编》下卷第六叶），其状尾交于首，曲身若环，岂所谓卷龙欤？《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以《天官书》“权，轩辕，轩辕黄龙体”证之，是蛇身而尾交首上者即卷龙。其星谓之权者，亦当读为卷。（《诗·卢令》“其人美且鬻”，《笺》曰“鬻当读为权”，《左传·庄十九年》鬻拳，《后汉书·孔融传》作权，《说文》鬻读若权，并其比。）盖东方房心（苍龙）之为卷龙，亦犹中央权（黄龙）之为卷龙也。卷龙如环无端，莫辨首尾，故曰“无首”，言不见首耳。龙欲卷曲，不欲亢直，故“亢龙”则“有悔”，“见卷龙无首”则“吉”也。《史记·蔡泽传》泽说应侯曰：“《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伸）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贾子新书·容经篇》曰：“‘亢龙’往而不返，故曰：‘有悔’，悔者凶也。”案伸与亢，诎与卷，并同义字，“信（伸）而不能诎”，犹言龙亢而不能卷也。龙之体本以卷为常，亢为变，蔡、贾并以亢龙为往而不返者，盖亦谓龙偶亢张而不能复其卷曲之常态。谛审二家之言，似亦并读群为卷，可与余说相发。（《论衡·龙虚篇》曰：“然则龙之所以为神者，以其能屈伸其体，存亡其形”，亦古卷龙亢龙说之遗。）

或问上言乾（幹）即北斗，于天官属中宫，此又言龙即

苍龙，属东宫，卦义与爻义，固当两歧邪？曰：卦爻两辞，本非出自一手，成于一时，全书卦爻异义之例，曷可胜数？虽然，此卦言北斗而爻言龙，亦非无故。《天官书》曰：“斗为帝车”；又曰：“苍龙房心……房……曰天驷”；《索隐》引《诗泛历枢》曰：“房为天马，主车驾”；《尔雅·释天》郭《注》曰：“龙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后汉书·舆服志》注引《孝经援神契》曰：“斗曲杓桡象成车，房为龙马，华盖覆鉤”；又引宋均《注》曰：“房龙即体苍龙，又象驾四马，故兼言之也。”《论衡·龙虚篇》曰：“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由上观之，斗亦为车，龙亦为马，车与马既交相为用而不可须臾离，则卦言斗而爻言龙，其称名虽远，其寓意实近。《天官书》又曰：“杓携龙角，”《集解》引孟康曰：“杓，北斗杓也，龙角，东方宿也，携连也”；《汉书·郊祀志》上曰：“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原误太）一，”王先谦《补注》曰：“北斗登龙，即所谓北斗七星，杓携龙角也。”夫《天官》说星，斗杓与龙角相携，汉室制幡，亦北斗与登龙并画，然则《易》因卦有斗象而爻即言龙，何足异哉？要之，卦之命名，取象于斗，爻之演义，视斗为车，既有斗以当车，即不可无龙以当马，爻与卦，一而二，二而一也。《彖传》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天言“御”者，天以斗为枢纽，而斗为帝车，“乘六龙以御天”犹乘六马以御车耳。然则《乾卦》六爻之义，《彖传》已先余得之矣。占星之术，发达最早，观《易》象与后世天官家言相会而益信。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

## 雨则吉（睽上九）

案此爻似错互，“往遇雨则吉”五字当在“见豕负涂”下，合二句为一辞。“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四句别为一辞。《诗·渐渐之石》曰：“有豕白蹄，烝涉波（陂）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传》曰：“将久雨，则豕进涉水波。”案豕涉波与月离毕并举，似涉波之豕亦属天象。《述异记》曰：“夜半天汉中有黑气相连，俗谓之黑猪渡河，**雨候也**。”（从《锦绣万花谷前集》一引补）《御览》一〇引黄子发《相雨书》曰：“四方北斗中无云，惟河中有云，三枚相连，如浴猪豨，三日大雨，”与《诗》之传说吻合，是其证验。《史记·天官书》曰：“奎为封豕，为沟渎。”《正义》曰：“奎……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沟渎，……荧惑星守之，则有水之忧，连以三年。”《易林·履之豫》诗曰：“封豕沟渎，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涂至腹。”此与《诗》所言亦极相似，是《诗》所谓豕白蹄者，即星中之天豕，明矣。豕涉陂而为雨象者，雨师名屏翳，《汉书·司马相如传》作冯翳，冯翳即河伯冯夷，而冯夷实又封豨之转（《天问》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觶夫河伯而妻彼雒嫫？冯珣利决，封豨是觶，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上言河伯，下言封豨，是河伯即封豨。《类聚》九六引《符子》曰：“朔〔原作邦，从《初学记》二九引改〕人有〔原脱，从《初学记》补。下同〕献燕昭王以大豕者，……其群臣言于昭王曰：‘是豕无用。’王命膳夫宰之。豕既死，乃见梦于燕相曰：‘……仗君之灵，而化吾生也，始得为鲁津之

伯，……欣君之惠，将报子焉。’后燕相游于鲁津，有赤龟衔夜光而献之。”案鲁津之伯即河伯。赤龟献珠者，《拾遗记》曰：“玄龟，河精之使也。”此河伯即豕之明验），是屏翳即封豨，而雨师即豕，故传说见豕涉陂为将雨之象也。“见豕负涂，往遇雨则吉”，涂旧说皆以为泥涂。余谓负读为附，《诗·角弓》“如涂涂附”《传》曰：“附，箸也。”豕身箸泥，亦即涉陂，渡河，入沟渎之谓，星占家以为将雨之象，故曰：“往遇雨则吉。”

《天官书》又曰：“舆鬼，鬼祠事，”《正义》曰：“舆鬼五星，……一星为积尸”；《开元占经·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舆鬼五星，中央色白如粉絮者，积尸气也。”《广雅·释诂》二曰：“舆，载也，”“载鬼一车”，盖谓舆鬼星。《天官书》又有弧星，《九歌·东君》所谓“操余弧兮反沦降”者是也。张弧说弧，盖亦斥星言。《天官书》《正义》又曰：“舆鬼，……天目也，主视，明察奸谋，”又谓弧为“主备盗贼，知奸邪者”。舆鬼主察奸谋，弧主备盗贼，故《易》上言载鬼，言张弧说弧，下复言“匪寇婚媾”。舆鬼为天目，主视，而睽本训惊视之貌，则此爻言“载鬼一车”，又与卦名之义相应矣。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损六五 益六二）

案此当读“或益之十朋之龟”句，“弗克违”句。益读为锡。《说文》曰：“鬣，髮也，”《诗·君子偕老》《正义》引《说文》曰：“髮，益发也，”鬣训髮，髮训益发，是鬣从易，乃假借为益。《檀弓》下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

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是谥从益，又假借为易。（以上翳谥二字，说本杨树达。）金文《虢叔殷》曰：“𠄎贝十朋”，𠄎古益字，益贝即锡贝也。《御览》八八引《随巢子》曰：“司禄益食而民不饥，司金益富而国家实，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即锡食锡富锡年也。“或益之十朋之龟”，亦即锡之十朋之龟。（崔憬说十朋之龟为价值十朋之龟。）《表记》曰：“不废日月，不违龟筮，”此曰：“弗克违，”即谓不违龟。《书·盘庚》曰：“非敢违卜，”《大诰》曰：“王害不违卜，”违龟犹违卜矣。龟值十朋，大龟也，以此卜事必灵，若是者卜不吉而违之，祇以取祸，故弗克违也。

### 丙 祭祀

#### 已事遄往（损初九）使遄（六四）

案初九已虞作祀，“祀事遄往，无咎”，言祭祀之事，速往行之，则无咎也。事使古同字。金文《晋鼎》“晋事厥小子黶以限讼于邢叔”谓使其小子黶以限讼于邢叔也；《召卣》“王自敕事賁毕土方五十里”，谓使人以土方五十里之地赏毕也；《守卣》“王事小臣事于夷”，谓王使小臣出使于夷也。此类殆不胜枚举。经籍则或以使为事。《月令》“季春之月，禁妇女勿观，省妇使，以劝蚕事”，妇使即妇事，与蚕事对举，“省妇事”即仲冬之月“省妇事，毋得淫”也。六四“使遄”即初爻“祀事遄往”之省，使亦读为事。古称祭祀

曰有事，亦可省称曰事。《诗·采芣》“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传》曰：“之事，祭事也，”陈奂疑之字衍，是也。“损其疾，事遄，有喜，无咎”者，言有疾者速往祭祷之即愈也。注家知四爻之“遄”即初爻之“遄”，詎知四爻之“使”亦即初爻之“事”哉？

### 利己（大畜初九）

案《损》初九“已事遄往”，虞已作祀。此已字亦当读为祀。“利祀”犹《困》九二“利用亨（享）祀”，九五“利用祭祀”也。旧读止己之己，或人己之己，均非。

### 以明何咎（随九四）

案《井》九三“王明，并（普）受其福”，于省吾读明为盟，训祭，是矣。余谓《随》九四“以明何咎”，明亦当读为盟，以读为己，言已祭则无咎也。九四“已盟”，上六“王用亨（享）于西山”，皆言祭者，盖读随为隋。《周礼·小祝》“赞隋”《注》曰：“隋，尸之祭也”；《守桃》“既祭则藏其隋”《注》曰：“隋，尸所祭肺脊（元误脊，从孙诒让改）黍稷之属。”字一作堕，《仪礼·士虞礼》“祝命佐食堕祭”《注》曰：“齐鲁之间谓祭为堕。”又作掇若绥，《特牲馈食礼》“祝命掇祭”《注》曰：“掇祭，祭神食也”，《士虞礼》注又曰：“今文堕为绥。”随下体震，《孟氏逸象》震为祭，可信。

### 光亨（需）

案卦辞无称“光亨”者，而“元亨”之语屡见，疑光当为元，字之误也。《易》亨字皆当读为享，“元亨”犹大享

也。

###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损）

案此当读“曷之用二簋”句，“可用享”句。曷读为句。《汉书·广川惠王越传》“尽取善缙句诸宫人”《注》曰：“句，乞遗之也。”金文句字亦多用此义。《追殷》“用殷孝于前文人，用旂句眉寿永命”，言求前文人遗我以眉寿永命，即其一例。此曰：“曷之用二簋，”犹言遗之以二簋，与六五“益之十朋之龟”语例略同。诸家读“曷之用”句，“二簋可用享”句，又训“曷”为何。审如其说，则“之”字无著，而全句亦诘籍为病，殆不可从。

### 晋如摧如（晋初六） 晋如愁如（六二）

案《周礼·田仆》“王提马而走，诸侯晋”，《注》曰：“提犹举也，晋犹抑也。”《尚书大传·周传》“见乔实高高然而上……见梓实晋晋然而俯”（《世说新语·排调篇》《注》引），是晋有俯义。初六“晋如摧如”，摧训折，训落，与晋训抑训俯义近，故晋摧并举。六二“晋如愁如”，忧愁者首常俯（《补史记·龟策列传》“首俛者忧。”《曲礼》“上于面则敖，下于带则忧”，下于带，为俯首之貌），故亦与晋并举。（《说文》“樛木也”，朱骏声说即梓木。案《说文》梓楸互训，是樛楸亦一木。然则愁谓之晋，犹楸谓之樛矣。）以六二下文“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推之，“晋如愁如”盖谓祭时持事谨敬之貌，初六“晋如摧如”亦然，故并为吉占。

### 晋如鼫鼠（晋九四）

案郑《注》《尚书大传》曰：“晋，肃也。”（唐李贺父名

晋肃。)晋有俯义，说已详上，此训肃，当即肃拜之肃。《周礼·大祝》曰：“九曰肃摅”；《晋语》六“敢三肃之”韦《注》曰：“肃拜，下手至地”；《左传·成十六年》“敢肃使者”杜《注》曰“肃，手至地，若今撻”；《乐府古辞·董逃行》曰：“四面肃肃稽首”，肃肃，俯首下手之貌也。晋训肃，而肃为拜，是晋亦拜也。鼫鼠，《释文》引《子夏传》，《集解》引《九家》，翟、虞并作硕鼠。《正义》曰：“郑引《诗》‘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谓大鼠也。”《诗·硕鼠》《正义》引陆机《疏》曰：“今河东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两脚于颈上，跳舞善鸣。”案《诗·相鼠》《序》曰：“相鼠，刺无礼也，”韩愈《城南联句》曰：“礼鼠拱而立，”并即此鼠。“晋如鼫鼠”，盖谓拜时如鼫鼠拱立而手不至地。《贾子新书·容经篇》曰：“微磬曰共立，磬折曰肃立……微俯曰共坐，俯首曰肃坐，”共与拱同，是拜仪之差，肃下于拱。凡拜以下为敬，故拱慢而肃敬。“晋如鼫鼠”，犹言拱而不肃，斯乃不敬之甚，故曰：“贞厉。”初二两爻居下，曰晋，曰摧，曰愁，皆下手低拜之貌，而摧之为下，尤甚于愁；九四居上，则拱立而不下手。此又辞义之可徵于爻位者也。

## 丁 乐舞

### 豫利建侯行师（豫）

案《说文》曰：“豫，象之大者，”象豫一声之转，古盖本为一字。（《说文》象读若养，是象古读或归喻母。《系辞



上传》“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虞本序作象，《广雅·释木》：“橡柔也。”象转为豫，犹象转为序，橡转为柔。）《豫卦》字当读为象，谓象乐也。《墨子·三辩篇》曰：“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字一作予。《东观汉记·明帝记》永明三年诏曰：“《尚书璇玑铃》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案此实沿周乐旧名，而变其字，说详下），其改郊庙乐曰大予，乐官曰大予乐官，以应图讖。”（又《后汉书·曹褒传》及《御览》二二九引司马彪《续汉书》，彪书予作序。）又作豫。《宋书·乐志》曰：“（晋武帝泰始）九年，荀勖典知乐事，使郭琼、宋识等造正德大豫之舞。”《古今乐录》曰：“正德大豫二舞，即宣武宣文魏大武三舞也。宣武，魏昭烈舞也；宣文，魏武始舞也。魏改巴渝为昭武，五行曰大武。今凯容舞执籥秉翟，即魏武始舞也。宣烈舞有弓弩，有干戚；弓弩，汉巴渝舞也，干戚，周武舞也。宋世止革其辞与名，不变其舞，舞相传习，至今不改。琼、识所造，正是杂用二舞以为大豫尔。”案周武舞即象舞，晋杂用汉之巴渝与周之武舞以为大豫，是大豫之源出于象。实则象与予豫一语之转，晋之大豫即汉之大予，汉之大予即周之象，晋舞不但未变周汉之实，兼亦承用其名也。“豫，利建侯行师”者，豫为武王舞名，建侯行师即舞中所象之事。《礼记·乐记》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

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案自始至四成，行师之事也；五成，六成，建侯之事也。《象传》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之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奋者振也，奋豫犹振象，谓乐容也。（《左传·庄二十八年》“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奋豫犹振万。）先王谓武王“乐作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犹《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云：“武王受命……作象乐，继文以奉天。”然则豫即武王乐名，《象传》已明之。豫坤下震上，坤为地，震为雷，雷出地有声，作乐之象也。坤又为众，震又为决（趺）躁，聚众趺躁，舞蹈之象也。《说卦》传盖亦知豫为乐名，故其揭彖卦象，与乐舞之事密合如此。后世注家，惟《九家易》但知建侯行师类武王事，而不知豫即武王乐名，他家胥远失之。

又案《西溪易说》引《归藏》有夜卦，于省吾谓夜即豫，引《系辞传》“重门击柝，以待剽客，盖取诸豫”，并《九家易说》“夜者，两木相击以行夜也”，以证豫卦正字当为夜。案于说《归藏》夜即豫，是也，谓夜为正字，则非。《礼记·祭统》“舞英重于武宿夜”，郑《注》曰：“宿夜，武曲名也。”《疏》引皇氏曰：“师说书传云，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又引熊氏曰：“此即大武之乐也。”案武宿夜即象乐。盖象转为豫，豫以声误为夜，世因傅会为停止宿夜之说，于是象遂又有武宿夜之名。（王国维以《周颂·昊天有成命》当武宿夜，

谓《诗》云：“夙夜基命宥密，”因即以名，其说未谛，余别有辩。）然则《归藏》字虽作夜，仍不害其为乐名也。于氏以夜为正字，于爻辞，诚若可通，于卦辞“利建侯行师”之语，则断不可通。于氏不信《象传》，然《象传》亦不尽可弃，如此言“作乐崇德”是也。要之，卦爻辞非出于一手，成于一时，学者分别观之可耳。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渐上九）

案江永说陆当为阿，阿与仪韵，是也。（《群经补义》。）《周礼·舞人》“教皇舞”郑众《注》曰：“皇舞，蒙舞。书或为望，或为义。”义与仪同，是仪即望，舞时用以翳首之羽饰也。义仪与献古字通。《书·洛诰》曰：“其大惇典殷献民。”《逸周书·作雒篇》曰：“俘殷献民于九毕。”《书·多方》曰：“乃惟以尔多方之义民。”《立政》曰：“兹乃三宅无义民，”义民即献民。（王念孙、俞樾并训义为哀，于省吾训难，皆非。）《大诰》曰：“民献有十夫，”《大传》作民仪，《汉书·翟方进传》“民仪九万夫”，班固《窦车骑将军壮征颂》“民仪响慕”，亦作仪。《皋陶谟》曰：“万邦黎献，”汉《斥彰长田君碑》“安惠黎仪”，《泰山都尉孔宙碑》“黎仪以康”，《堂邑令费凤碑》“黎仪瘁伤”，献并作仪。《周礼·司尊彝》“郁齐献酌”，郑众读献为仪。《淮南子·诠言篇》“行成献（元误戏，从俞樾改），止成文”，行成献即行成仪。然则《春秋经·隐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即初仪六羽，言以六羽为仪也。《诗·简兮》《疏》引《五经异义》曰：“《公羊》说乐万舞以鸿羽，取其劲轻，一举千里。”《公羊

传·隐五年》何《注》亦曰：“羽者鸿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风化疾也。”案许、何说用鸿羽之义，不足据信，其谓羽为鸿羽则与《易》合，殆不可易。《说文》曰：“𩇑，駿𩇑也，从鸟义声，秦汉之初侍中冠駿𩇑。”駿𩇑即俊仪，盖以鷩雉羽饰冠，因以为鸟名。以鸿羽为舞容谓之仪，犹以雉羽为冠饰谓之駿𩇑也。仪所以饰首，《渐》上九言仪，犹乾，比，离，《既济》，《未济》上爻俱言首，《大过》上爻言顶矣。

## 戊 道德观念

### 敬之（需上六 离初九）

案敬愾驚本同字，古无愾惊字，但以敬为之。《书·盘庚》曰：“永敬大恤”，即永惊大恤，恤与卹通，亦惊也。（《庄子·徐无鬼篇》“若卹若失”李《注》曰：“卹失皆惊悚若飞也”，《文选·七发》“则卹然足以骇矣”《注》曰：“卹，惊恐貌。”）《诗·常武》一章曰：“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唯）此南国，”三章曰：“如雷如霆，徐方震惊，”是“既敬既戒”即既惊既駭（骇）也（以上以敬为惊之例）。《书·唐诰》曰：“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顾命》曰：“其能而乱（司）四方，以敬忌天威，”《吕刑》曰：“敬忌罔有择（殄）言在身，”郑《注》《表記》曰：“忌之言戒也，”是敬忌即愾（警）戒。《诗·沔水》曰：“我友敬矣，谗言其兴，”敬矣即愾矣，犹言戒之也（以上以敬为愾之例）。《需》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敬

当读为敬，言有不速之客来，当戒备也。《离》初九“履[虎]尾[错]然敬之，无咎”，错读为靖，《说文》曰：“靖，惊貌。”（《后汉书·寒朗传》“二人错愕不能对”，亦作喈。）《履》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子夏传》曰：“愬愬，恐惧貌”，靖愬音义近，靖然犹愬愬也。敬读为惊。“履虎尾，靖然惊之，无咎”，与“履虎尾，愬愬终吉”，语意全同。《正义》读《需》上六《离》初九两敬字皆为恭敬之敬，未得经旨。履错然敬之（离初九）

案《履卦》三言“履虎尾”，疑此文履下亦有“虎尾”二字。错读为靖，敬读为惊（并详上“敬之”条），“履虎尾，靖然惊之，无咎”，犹《履》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也。凡初爻多言尾，《遯》初九“遯尾”，《既济》初九《未济》初六并云：“濡其尾。”此初九云：“履虎尾，”例与彼同。《群书治要》引《尸子·发蒙篇》曰：“《易》曰：‘若履虎尾，敬之，终吉’。”疑即出此卦。《尸子》所引虽不与今本尽同，然履下有“虎尾”二字，于文为顺，当从之。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九三）

案旧读“夕惕若厉”四字截句，非是。此当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句，“厉无咎”句。（“惕若”与“颺若”“沱若”“嗟若”词例同。“厉无咎”之语亦见六五，《复》六三，《睽》九四。又《姤》九三曰：“厉无大咎。”）《文言传》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正以“虽危无咎”释“厉无咎”。乾与涓本同字。乾篆作𠩺，从彡即彡字，（陈梦

家说)，乾盖即𡿨，又注𡿨为音标。《说文》曰：“𡿨水小流也”（古兹切），小流与干涸义近，故经传皆以乾为乾湿字。（繁文作澆，见《九辩》。加水旁，于义为复，然益可证乾之初义为水干。）然《说文》又云“涓，小流也”，与训“水小流”之𡿨音义同（《皋陶谟》“濬畎浹距川”，《说文·川部》引作“濬𡿨”，郭璞《江赋》“商榷涓浹”，正以涓为𡿨），则涓乾亦本同字。以乾涓异体同字例之，则乾亦可借为悵。此乾乾正当读为悵悵。玄应《一切经音义》二〇引《声类》曰：“悵，忧貌也。”《诗·泽陂》“中心悵悵”《传》曰：“悵悵犹悵悵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君子终身守此悵悵”卢《注》曰：“悵悵，怀念也。”“终日悵悵夕惕若”悵惕对举，义相近也。《集解》引于宝曰：“故君子忧深思远，朝夕匪懈”，似以忧思总释乾惕二字，此说得之。《正义》训乾乾为健健，非也。

#### 四 余录

（以下无类可入者如干条亦足补充旧注今并录之备参览焉）




坤

案《西溪易说》引《归藏》坤作正是夷（《玉海》三五引《归藏初经》误作集），《碧落碑》作夷（《集韵》载古文同），《焦氏笔乘》作夷，《字典》又载别体畀诸形，未详所


出。《说文》蕘之古文作𡗗，其字金文作申（《晋鼎》遗字所从），或作𡗗（《旂鼎》遗字所从，《遗卣》，《王孙遗者钟》略同）。𡗗即𡗗之讹，𡗗𡗗𡗗𡗗皆𡗗之小变，𡗗即贵字，是《归藏》以下均以𡗗若贵为坤也。此最得造字之本源。寻𡗗本象双手扫土由形，当即古由字，故其孳乳字，蕘训盛土之器（《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赞》注），埴训委土为埴坛（《周礼·鬯人》注），蕘又与由通（《礼记·礼运》注，《明堂位》注，并读蕘为由）。而古曰富贵，本即受命有土之谓。坤从申，即𡗗之初文。于声坤𡗗（贵）对转，于字申𡗗同源，是𡗗𡗗𡗗𡗗等即古坤字无疑。申𡗗为古由字，既如上说，坤从土从申，实即由之别构，故《晋语》四曰：“坤，土也。”（《左传·庄二十二年》同。）古曰土，今曰地，故《说卦传》曰：“坤为地。”《说文》由之重文作塊，由坤同字，则塊坤亦同字，故《乾凿度》曰：“一块之物曰（元误目）地，”《文选》张茂先《答何劭诗》《注》曰：“大块谓地也”，坤之为地犹塊之为地耳。因知《彖传》“坤厚载物”，犹《庄子·大宗师篇》“大块载我以形”也，《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言地势塊然而厚大，故能载物也。若夫《系辞下》《传》曰：“夫坤隤然示人简矣”，以隤释坤，例取声训，尤坤从申犹从𡗗（贵）之佳证。（《乾坤凿度》曰：“太古变乾之后，次凿坤度，圣人法象，知元气隤委，故甲作捍语，孕灵坤，”亦以隤释坤。）虞翻训隤为安，则似仍读为塊。《荀子·君道篇》“塊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谓安然独坐也；《谷梁传·僖五年》“塊然受诸侯之尊”，

《疏》引徐邈曰：“塊然，安然也。”字亦作魁。《庄子·庚桑楚篇》“犹之魁然，《释文》及《疏》并云：“魁，安也。”（《字典》又载坤之别体作魁，疑即魁之讹，以为坤之异体，与坤声义俱隔。）要之，坤舆由塊本系一字，或作舆舆界，皆舆之小变，又作𡗗（贵）作魁（魁）则声近通假。《说文》坤从申酉之申，云“土位在申”，其识字形已误，宜其说解亦缪也。

#### 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颐六二）颠颐吉（六四）

案戴齿之骨谓之颐（今曰颞骨），齿亦谓之颐，《易》颐字谓齿也。卦画作, 侧视之，正象口齿形。《卜辞》齿作, 《说文》载古文, 并与卦画同意。颠颐即颠齿。《管子·山国轨篇》：“请区（元误作馭）之颠齿，量其高壮。”字一作顛，《周礼·典瑞》“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注》曰：“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释文》顛本作颠。《仪礼·既夕记》“实贝，柱左顛右顛”，《疏》曰：“左顛右顛，牙两畔最长者。”颠颐即顛齿，顛牙也。或省作真。《素问·上古天真论》“故真牙生而长极”，王《注》曰：“真牙，谓牙之最后生者。”晋李颐字景真，枚𪔐字仲真，𪔐为颐之误（朱骏声说）。名颐，字真，即用《易》“颠颐”之义。然疑本字当作丁。知之者，贾疏谓顛为牙两畔最长者，王《注》谓牙之最后生者，而《正通》复曰“男子二十四岁，女子二十一岁，顛牙生”，是顛即今所谓壮齿也。古书每训丁为弱，又称壮年为丁年，壮男壮女为丁男丁女。（丁女见《墨子·备城门篇》。）盖丁顛音近，丁即顛牙本字，顛牙即壮齿，故丁



有壮义。《尔雅·释天》说月阳曰：“在丁曰圉”，说岁阳曰：“在丁曰强圉”，《史记·历书》作彊梧，圉梧并近牙。（《海内北经》“骆吾”《史记·补滑稽列传》作“骆牙”，《汉书·地理志》“金城郡允吾县”应劭《注》音鉉牙。）“在丁曰圉”即“在丁曰牙”，“在丁曰强圉（彊梧）”即“在丁曰强牙”，强牙即壮齿矣。《尔雅》以壮齿为丁，此丁即齠牙本字之明验。《字镜》曰：“齠，平牙也”，而丁声字正有平义。（《说文》“汀，平也”，“订，平议也”。）疑殷周古文丁作，即像齠牙上平之状。孳乳为钉，亦取像齠牙之形，其首平方与牙之上端同，其锐端入木者又与牙根之入于龈者同。夫古人以齿判年寿，故称曰齿曰龄，今考齠牙字本作丁，而丁复有坚强壮盛之义，则《易》言“颠颐”为壮年之象决矣。“丘颐”者，对“颠颐”而言者也。《史记·孔子世家》曰：“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丘”，《说文》曰：“丘……一曰四方高中央下曰丘”，《广雅·释詁》三曰：“丘，空也。”丘训空，疑丘颐之丘本字当为齠。《说文》曰：“齠，老人齿如臼也”，丘齠声义俱近。《曲礼》上曰：“百年曰期颐”，期与丘齠声并近。（《御览》五一〇引《道学传》有安丘丈人，案即《史记·秦始皇本纪》《封禅书》及《乐毅传》之安期生，余别有考。《尔雅·释鸟》“鵒，鵒鵒”，郭《注》曰：“今江东呼鵒鵒为鵒鵒。”鵒，《说文》以为旧之重文，鵒鵒鵒鵒均双声连语，齠通作期，犹旧一曰鵒鵒也。）“期颐”盖即“丘颐”，老人齿圩下中空，故呼百年曰丘颐也。《易》记名老寿为丘颐，犹《诗》言“儿齿”，“黄发”，“台背”，皆据生理现象

言之也。“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子夏传》拂作弗，《集解》征作贞，均是。（此爻但言年寿，不涉征行之事，故知征为贞之误。《象传》“六二征凶，行失类也”，征亦当为贞，此以“行”释经之“经”字，非释“征”字也。《集解》引侯果曰：“正则失养之类，”即以“正”释“贞”，是侯本传文正作“贞”。）此当读“颠颐”句，“弗经于丘颐”句，“贞凶”句。经，历也。（《文选·西京赋》薛《注》。）“弗经于丘颐”，犹言历年弗至于老寿，故曰：“贞凶。”六二颠颐凶而六四颠颐吉者，颠颐对丘颐言，谓但及壮龄，不登大寿，故凶；若单言颠颐，则壮盛之年，血气充盈，如日方中，故仍为吉。二四两爻，吉凶异占，义各有当也。

### 引吉（萃六二）

案引疑当为弘，字之误也。“弘吉”吉卜术语，卜辞屡见之。《尔雅·释詁》曰：“弘，大也。”六二“弘吉无咎”犹九四“大吉无咎”也。

### 豚鱼吉（中孚）

案“豚鱼”疑读为屯鲁。豚通作屯，犹豚一作豕。鱼鲁古本同字，鲁金文或作鲁（《鲁厝生鼎》，《或者鼎》，《井人安钟》），从鱼加口为标识，仍鱼字也。金文每言屯鲁，《叔夷钟》曰：“其万福屯鲁”，《秦公钟》曰：“以受屯鲁多釐”，《奭生钟》曰：“用勾康虔屯鲁”，《士父钟》曰：“唯康右屯鲁”，《释盨》曰：“用旂眉寿屯鲁”，《善鼎》曰：“用勾屯鲁孚万年。”他若《散齏鼎》“用锡康嗣鲁休屯右”，《归彖殷》“用旂屯鲁永命鲁寿”，又皆屯鲁分词并举。此曰：“屯鲁

吉”，则犹《井人妄钟》“得屯用鲁，永冬（终）于吉”也。  
《中孚》下体兑，《易林逸象》兑为鲁，疑若可信。

若号一握为笑（萃初六）

案《说文》曰：“𠵽，喔也”，“喔，鸡声也”，《字镜》曰：“𠵽喔，鸡鸣。”鸡声与笑声相似，《楚辞·九思·悯上》曰：“譏譏兮嗑喔”《注》曰：“嗑喔，容媚之声，”谓笑声也，嗑喔与𠵽喔同。𠵽或变作𠵽，倒其词曰喔𠵽，《楚辞·卜居》“喔𠵽嚅𠵽”《注》曰：“强笑嚅也。”《韩诗外传》九曰：“喔𠵽而笑之。”“一握”与“𠵽喔”“嗑喔”“𠵽喔”同，号谓号咷，哭也。“若号，一握为笑”谓初似号哭，忽变而为笑。此与《同人》九五“先号咷后笑”同为先凶后吉之象，故占曰：“勿恤，往无咎。”

闻言不信（夬九四）有言不信（困）

案《史记·补龟策列传》曰：“命曰，首仰足盼，有内无外……行者闻言不行，来者不来，闻盗不来，闻言不至，徒官闻言不徒……岁中有兵，闻言不开。”《易》“闻言不信”，“有言不信”，当即此类。《夬》九四王《注》曰：“刚亢不能纳言，”以言为忠言，《困》《正义》曰：“巧言饰（今作能，此依《毛本》）辞，人所不信，”又以言为谗言，殆不然矣。  
小有言（需九二 讼初六）主人有言（明夷初九）  
婚媾有言（震上六）小子厉有言（渐初六）

案言皆读为愆。言平古当同字。《说文》曰：“辛，平也，读若愆。”《诗·云汉》“昭假无嬴”，马瑞辰释无嬴为无过，余谓语与《烈祖》“昭假无言”同，无言即无愆，愆亦

过也。字或迺作愆。《抑》“不遐有愆”，犹《下武》“不遐有佐（差）”，《泉水》“不瑕有害”，有愆亦谓有过。又或作遣。卜辞“夷羿不益，住之有遣”（《后》下三、一〇），“出祟，……亡终遣”（北大藏骨），金文“大保克敬，亡遣”（《大保殷》），“王飧酒，遯御，亡遣”（《遯殷》）遣即遣字。愆遣音义不殊，当系同语。《论衡·累害篇》曰：“孔子之所罪，孟轲之所愆也，”所愆犹所遣矣。《易》凡言“有言”，读为有愆，揆诸辞义，无不允洽。《需》九二曰：“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言”与“吉”对文以见义，犹《蛊》九三“小有悔，无大咎”也。《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正以“衍”释“言”，衍即愆字。（《左传·昭二十一年》“丰愆”《释文》本作“衍”。）九三象“需于泥，灾在外也”，语例与上爻同，“衍”“灾”互文，“中”“外”对举也。《讼》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谓虽暂涉狱讼，小有灾祸，而终得昭雪。“言”与“吉”亦对文。《明夷》初九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君子处悔吝之中，久不得食，苟有所适，其所主之家亦将因以得祸也（主字义详《经义述闻》）。《震》上六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己身无咎而婚媾有过，即“震不于其躬，于其邻”之谓，此与《渐》初六“小子厉，有言，无咎”，皆“有言”“无咎”对举，与《需》《讼》之“有言，终吉”，词例亦同。（《书·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又曰：“式敬尔由〔有〕狱，以长我王国，兹

式有慎，以列用中罚”，是慎亦狱讼之类。《左传·襄十一年》曰：“同盟于亳，载《书》曰：‘或间兹命，司慎司盟，……明神殛之。’”《说文》盟下说盟礼曰：“北面诏天下之司慎司命”，段玉裁谓司慎即《周礼》“大宗伯职之司中”，而《开元占经·石氏中官占篇》引《黄帝占》曰：“司中主司遇咎咎”，此亦慎为狱讼之证。《书》以庶言与庶狱庶慎连称，言亦当读为愆。）

### 萃如嗟如（萃六三）

案萃读如啐。《文选》孙子荆《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注》引《仓颉篇》曰：“咄，啐也，”《公羊传·定十四年》《注》曰：“咄，嗟貌，”是啐犹嗟也。啐嗟双声连语。《汉书·韩信传》曰：“项王意乌猝嗟，”猝嗟与啐嗟同。

### 不可疾贞（明夷九三）

案筮辞凡九言疾，皆谓疾病。“疾贞”犹《豫》六五“贞疾”，谓问疾病之事。“不可疾贞”即不利疾贞。爻辞曰：“可贞，”或曰：“利贞，”曰：“不可涉大川，”或曰：“不利涉大川，”曰：“可用享，”或曰：“利用享祀，”是可亦利也。王《注》训此疾字为速，《九家》及《正义》并训为卒，盖因不明可字之义，遂并疾字之义亦失之。

### 贞疾恒不死（豫六五）

案此爻读豫为除。《晋语》八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无不遍谕，而除”，是其义。《书·金縢》“王有疾弗豫”，《说文》引豫作愆，愆亦通除，言有疾除也。问疾而恒不至死，是疾将除。爻义皆在卦中，故知此爻读豫为除也。

注

- ① “阳货篇”应为“颜渊篇”（编者注）
- ② “宣十年”应为“哀十年”（编者注）。

## 庄 子

“臣子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养生主》

### 〈一〉

庄子名周，宋之蒙人<sup>①</sup>（今河南商丘县东北）。宋在战国时属魏，魏都大梁，因又称梁。《史记》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田子方》、《徐无鬼》两篇于魏文侯、武侯称谥，而《则阳篇》、《秋水篇》迳称惠王的名字，又称公子，《山木篇》又称为王，《养生主》称文惠君，看来他大概生于魏武侯末叶，现在姑且定为周烈王元年（前三七五）。他的卒年，马叙伦定为赧王二十年（前二九五），大致是不错的。

与他同时代的惠施只管被梁王称为“仲父”，齐国的稷

下先生们只管“皆列第为上大夫”，荀卿只管“三为祭酒”，吕不韦的门下只管“珠履者三千人”，——庄周只管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庄子·外物篇》说他“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说他“衣大布而补之，正纆系履而过魏王。”这两件故事是否寓言，不得而知，然而拿这所反映的一副穷措大的写照，加在庄周身上，决不冤枉他。我们知道一个人稍有点才智，在当时，要交结王侯，赚些名声利禄，是极平常的事。《史记》称庄子“其学无所不闕”，又说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庄子的博学和才辩并不弱似何人，当时也不是没人请教他，无奈他脾气太古怪，不会和他们混，不愿和他们混。据说楚威王遣过两位大夫来聘他为相，他发一大篇议论，吩咐他们走了。《史记》又说他做过一晌漆园吏，那多半是为糊口计。吏的职分真是小得可怜，谈不上仕宦，可是也有个好处——不致妨害人的身份。剥夺人的自由。庄子一辈子只是不肯作事，大概当一个小吏，在庄子，是让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据他自己的学说，做事是不应当的，还不只是一个人肯不肯的问题。但我想那是愤激的遁辞。他的实心话不业已对楚王的使者讲过吗？

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国有个曹商，为宋王出使到秦国，初去时，得了几乘车的俸禄，秦王高兴了，加到百乘。这人回来，碰见庄子，大夸他的本领，你猜庄子怎样回答他？



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车之多也？子行矣！

话是太挖苦了，可是当时宦途的风气也就可想而知。在那种情况之下，即使庄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们根据现在的《庄子》三十三篇中比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踪，知道他到过楚国一次，在齐国待过一晌，此外似乎在家乡的时候多。和他接谈过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国人。《田子方篇》见鲁哀公的话，毫无问题是寓言；《说剑》是一篇贗作，因此见赵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庄子钓于濮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游乎雕陵之樊”，“庄子行于山中，……出于山，舍于故人家”——这一类的记载比较合于庄周的身份，所以我们至少可以从这里猜出他的生活的一个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谓“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的一种人。我们不能想像庄子那人，朱门大厦中会常常有他的足迹，尽管时代的风气是那样的，风气干庄周什么事？况且王侯们也未必十分热心要见庄周。凭白的叫他挖苦一顿做什么！太史公不是明讲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吗？

惠子屡次攻击庄子“无用”。那真是全不懂庄子而又懂透了庄子。庄子诚然是无用，但是他要“用”做什么？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这样看来，王公大人们不能器重庄子，正合庄子的心愿。他

“学无所不阙”，他“属书离辞，指事类情”，正因犯着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讳，装出那“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的一副假痴假聋的样子，以求自救。

归真的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出哪是寓言，哪是实录？所幸，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都算得画家所谓“得其神似”。例如《齐物论》里“庄周梦为蝴蝶”的谈话，恰恰反映着一个潇洒的庄子；《至乐篇》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着一个放达的庄子；《列御寇篇》所载庄子临终的那段放论，也许完全可靠：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槨，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其余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毒辣，不胜枚举，每一事象征着庄子人格的一方面，综合的看去，何尝不俨然是一个活现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是万无可疑的，惠施在庄子生活中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敌。他的思想行为，一切都和庄子相反，然而才极高，

学极博，又是和庄子相同的。他是当代最有势力的一派学说的首领，是魏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庄子一开口便和惠子抬杠；一部《庄子》，几乎页页上有直接或间接糟蹋惠子的话。说不定庄周著书的动机大部分是为反对惠施和惠施的学说，他并且有诬蔑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时候。据说（大概是他的弟子们造的谣言）庄子到梁国，惠子得着消息，下了一道通缉令，满城搜索了三天。说惠子是怕庄子来抢他的相位，冤枉了惠子，也冤枉了庄子。假如那事属实，大概惠子是被庄子毁谤得太过火，为他办事起见，不能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后，庄子送葬，走到朋友的墓旁，叹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两人本是旗鼓相当的敌手，难怪惠子死了，庄子反而感到孤寂。

除了同国的惠子之外，庄子不见得还有多少朋友。他的门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为“庄子当时亦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像是对的。孟子是邹人，离着蒙不甚远，梁、宋又是他到过的地方，他辟杨墨，没有辟到庄子。《尸子》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没有提及庄子。《吕氏春秋》也有同类的论断，从老聃数到儿良，偏漏掉了庄子。似乎当时只有荀卿谈到庄子一次，此外绝没有注意到他的。

庄子果然毕生是寂寞，不但如此，死后还埋没了很长的时期。西汉人讲黄老而不讲老庄。东汉初班嗣有报桓谭借《庄子》的信札，博学的桓谭连《庄子》都没见过。注《老子》的邻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刘向，毋丘望之，严遵

等都是西汉人；两汉竟没有注《庄子》的。庄子说他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他几乎要达到目的，永远湮没了。但是我们记得，韩康徒然要向卖药的生活中埋名，不晓得名早落在人间，并且恰巧要被一个寻常的女子当面给他说破。求名之难那有逃名难呢？庄周也要逃名；暂时的名可算给他逃过了，可是暂时的沉寂毕竟只为那永久的赫烜作了张本。

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崔骃首先给他作注，跟着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都注《庄子》。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他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sup>②</sup>至于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圣哲，我们也崇拜，但那像对庄子那样倾倒、醉心、发狂？

## 〈二〉

庖丁对答文惠君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句话的意义，若许人变通的解释一下，便恰好可以移作庄子本人的断语。庄子是一位哲学家，然而侵入了文学的圣域。庄子的哲学，不属本篇讨论的范围。我们单讲文学家庄子；

如有涉及他的思想的地方，那是当作文学的核心看待的，对于思想本身，我们不加批评。

古来谈哲学以老、庄并称，谈文学以庄、屈并称。南华的文辞是千真万真的文学，人人都承认。可是《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在文辞上。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

一壁认定现实全是幻觉，是虚无，一壁以为那真正的虚无才是实有，庄子的议论，反来复去，不外这两个观点。那虚无，或称太极，或称涅槃，或称本体，庄子称之为“道”。他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稀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传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有大智慧的人们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像庄子那样热忱的爱慕它。在这里，庄子是从哲学又跨进了一

步，到了文学的封域。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羨，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

然而现实究竟不容易抹煞，即使你说现实是幻觉，幻觉的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要调解这冲突，起码得承认现实是一种寄寓，或则像李白认定自己是“天上谪仙人”，现世的生活便成为他的流寓了。“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仿佛说：那“无”处便是我们真正的故乡。他苦的是不能忘情于他的故乡。“旧国旧都，望之怅然”，是人情之常。纵使故乡是在时间以前，空间以外的一个缥缈极了的“无何有之乡”，谁能不追忆，不怅望？何况羁旅中的生活又是那般龌龊、偏仄、孤凄、烦闷？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一种客中百无聊赖的情绪完全流露了。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意，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并且因为他钟情之处，“大有适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广大无边，几乎令人捉摸不住，所以浪漫的态度中又充满了不可逼视的庄严。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能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

泛的一个诗人。

或许你要问：《庄子》的思致诚然是美，可是那一种精深的思想不美呢？怎见得《庄子》便是文学？你说他的趣味分明是理智的冷艳多于情感的温馨，他的姿态也是瘦硬多于柔腻，那只算得思想的美，不是情绪的美。不错。不过你能为我指出思想与情绪的分界究竟在那里吗？唐子西在惠州给各种酒取名字，温和的叫作“养生主”，劲烈的叫做“齐物论”。他真是善于饮酒，又善于读《庄子》。《庄子》会使你陶醉，正因为那里边充满了和煦的、郁蒸的、焚灼的各种温度的情绪。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你若看不出《庄子》的文学，只因他的神理太高，你骤然体验不到。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是就下界的人们讲的，你若真是隶籍仙灵，何至有不胜寒的苦头？并且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只有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学，才专门注意花叶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宝贵的类似哲学的仁子。无论《庄子》的花叶已经够美茂的了；即令他没有发展到花叶，只他那简单的几颗仁子，给投在文学的园地上，便是莫大的贡献，无量的功德。

### 〈三〉

讲到文辞，本是庄子的余事，但也就够人赞叹不尽的，讲究辞令的风气，我们知道，春秋时早已发育了；战国时纵横家及以孟轲、荀卿、韩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够好了，但充其量只算是辞令的极致，一种纯熟的工具，工具的本身难得有独立的价值。庄子可不然，到他手里，辞令正式蜕化成文学了。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对于文学家庄子的认识，老早就有了定案。《天下篇》讨论其他诸子，只讲思想，谈到庄周，大半是评论文辞的话。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傥<sup>③</sup>，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从寓言为广。……其书虽瑰玮，而连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谲诡可观。……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这可见庄子的文学色彩。在当时已瞒不过《天下篇》作者的注意，（假如《天下篇》是出于庄子自己的手笔，他简直以文学家自居了。）至于后世的文人学者，每逢提到庄子，谁不一唱三叹的颂扬他的文辞？高似孙说他

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



沉影灭，不可控抟。

赵秉忠把他和列子并论，说他们

摘而为文，穷造化之姿态，极生灵之辽广，剖神圣之渺幽，探有无之隐蹟，……

呜呼！天籁之鸣，风水之运，吾靡得覃其奇矣！

凌约言讲得简括而尤其有意致：

庄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谠浪，皆成丹砂。

读《庄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型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朱熹说庄子“是他见得方说到”，一句极平淡极敷泛的断语，严格的讲，古今有几个人当得起？其实在庄子，“见”与“说”之间并无因果的关系，那譬如一面花，一面字，原来只是一颗钱币。世界本无所谓真纯的思想，除了托身在文学里，思想别无存在的余地；同时，是一个字，便有它的涵义，文字等于是思想的躯壳，然而说来又觉得矛盾，一拿单字连缀成文章，居然有了缺乏思想的文字，或文字表达不出思想。比方我讲自然现象中有一种无光的火，或无火的光，你肯信吗？在人工的制作里确乎有那种文字与思想不碰头的偏枯的现象，不是辞不达意，便是辞浮于理。我们且不讲言情的文，或状物的文。言情状物要作到文辞与意义兼到，固然不容易，纯粹说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难，几乎不可能。也许正因那是近乎

不可能的境地，有人便要把说理文根本排出文学的范围外，那真是和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一样的可笑。要反驳那种谬论，最好拿《庄子》给他读。即使除了庄子，你抬不出第二位证人来，那也不妨。就算庄子造了一件灵异的奇迹，一件化工罢了——就算庄子是单身匹马给文学开拓了一块新领土，也无不可。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哪是思想哪是文字了，也许什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 〈四〉

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通常所谓的文学家，他不是不能。

他是一个抒情的天才。宋祁、刘辰翁、杨慎等极欣赏的

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远矣！

果然是读了“令人萧寥有遗世之意”。《则阳篇》也有一段极有情致的文字：

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缊，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十仞之台悬众间者也？

明人吴世尚曰：“《易》之妙妙于象，《诗》之妙妙于情；《老》之妙得于《易》，《庄子》妙得于《诗》。”这里果然是一首妙绝的诗——外形同本质都是诗：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

这比屈原的《天问》何如？欧阳修说：“参差奇诡而近于物情，兴者比者俱不能得其仿佛也。”只讲对了作者的一种“不战不许持寸铁”的妙技，至于他那越世高谈的神理，后世除了李白，谁追上他的踪尘？李白仿这意思作了一首《日出行》，我们也录来看看：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  
万物兴歇皆自然。……

古来最善解《庄子》的莫如宋真宗。张端义《贵耳集》载着一件轶事，说他：“宴近臣，语及《庄子》，忽命《秋水》，至则翠鬟绿衣，一小女童诵《秋水》一篇。”这真是一种奇妙批评《庄子》的方法。清人程庭鹭说：“向秀、郭象、应逊此女童全具《南华》神理。”所谓“神理”正指诗中那种最飘忽的，最高妙的抒情的趣味。

庄子又是一位写生的妙手。他的观察力往往胜过旁人百倍，正如刘辰翁所谓“不随人观物，故自有见”。他知道真人“凄然似秋，暖然似春”，或则“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马“喜则交颈相摩，怒则分背相踉”；又看见“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他又知道“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规，二旬而叶成”<sup>④</sup>。一部《庄子》中，这类的零星的珍玩，搜罗不尽。可是能刻画具型的物体，还不算一回事，风是一件不容易描写的东西，你看《齐物论》里有一段奇文：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蓼蓼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

乎？

注意那写的是风的自身，不像著名的宋玉(?)《风赋》只写了风的表象。

### 〈五〉

讨论庄子的文学，真不好从那里讲起，头绪太多了，最紧要的例如他的谐趣，他的想象；而想象中，又有怪诞的，幽渺的，新奇的，秾丽的各种方向，有所谓“建设的想象”，有幻想；就谐趣讲，也有幽默，诙谐，讽刺，谑弄等等类别。这些其实都用得着专篇的文字来讨论，现在我们只就他的寓言连带的谈谈。

寓言本也是从辞令演化来的，不过庄子用得最多，也最精；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我们试想《桃花源记》，《毛颖传》等作品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便明了庄子的贡献。往下再不必问了，你可以一直推到《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都可以说是庄子的赐予。《寓言篇》明讲“寓言十九”。一部庄子几乎全是寓言<sup>⑤</sup>，我们暂时无需举例。此刻急待解决的，倒是何以庄子的寓言便是文学。讲到这里，我只提到前面提出的谐趣与想象两点，你便恍然了；因为你知道那两种质素在文艺作品中所占的位置，尤其在中国文学中，更是那样凤毛麟角似的珍贵。若不是充满了他那隽永的谐趣，奇肆的想象，庄子的寓言当然和晏子，孟子以及

一般游士说客的寓言，没有区别。谐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设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结果便愈能发人深省——这才是庄子的寓言。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且为镆铍。”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庄子的寓言竟有快变成唐、宋人的传奇的。他的“母题”固在故事所象征的意义，然而对于故事的本身——结构、描写、人格的分析，“氛围”的布置……他未尝不感觉兴味。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胠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坡，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牵其频，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sup>⑥</sup>

以及叙庖丁解牛时的细密的描写，还有其他的许多例，都足见庄子那小说家的手腕。至于书中各种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离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极生动，极有个性的人物。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疥，足以糊口，鼓箠播精，足

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

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画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sup>⑦</sup>”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诚然《易经》的“载鬼一车”，《诗经》的“牂羊坟首”早已开创了一种荒怪丑恶的趣味，但没有庄子用得多而且精。这种以丑为美的兴趣，多到庄子那程度，或许近于病态；可是谁知道，文学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并且庄子也有健全的时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讲健全有能超过这样的吗？单看“肌肤若冰雪”一句，我们现在对于最高超也是最健全的美的观念，何尝不也是二千年前庄子给定下的标准？其实我们所谓健全不是庄子的健全，我们讲的是形骸，他注重的是精神。叔山无趾“犹有尊足者存”<sup>⑧</sup>，王骀“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法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庄子自有他所谓的健全，似乎比我们的眼光更高一等。即令退一百步

讲，认定精神不能离开形骸而单独存在；那么，你又应注意，庄子的病态中是带着几分诙谐的，因此可以称为病态，却不好算作堕落。

# 注

①阎若璩曰：“凤阳（濠梁）为其游览之地，曹县（漆园）为其宦游之地。”

②唐玄宗封为“南华真人”，宋徽宗封为“微妙玄通真君”。

③诸本作“不悦”，《释文》无“不”字，今据删。

④万希槐辑《庄子逸文》引《御览》。

⑤近人胡远浚曰：“庄子自别其言有寓重卮三者，其实重言皆卮言也，亦即寓言也。”案所见甚是。

⑥案此下疑有脱文。

⑦语见龚自珍《书金伶》。

⑧宣颖释曰：“有尊于足者，不在形骸。”



## 庄子内篇校释

本篇所举《庄子》原文，据郭庆藩《庄子集释》本。凡经校正之字句，悉加标识。其例如下：（一）误文改正者，（二）倒文乙转者，（三）脱文补足者，皆在字旁加“·”；（四）衍文删去者在空格内加“○”。

### 内一 逍遥游篇

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案运读为浑。《太玄·莹》“周浑历纪”，范《注》曰：“运也，”又《玄首》“浑行无穷”，即运行。《类聚》一引《浑天仪》曰：“天转如车毂之运，”是浑天即运天。此皆以浑为运。本书又以运为浑。《说文》曰：“浑，混流声也，”《西山经》“东望泽潏，河水所潜也，其原（源）浑浑泡泡，”郭《注》曰：“浑浑泡泡，水喷涌之声也。”水流声谓之浑，水流亦谓之浑。《荀子·富国篇》“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杨《注》曰：“浑浑，水流貌，”《法言·问神篇》“浑浑若川”，李《注》曰：“浑浑，洪流也，”《广雅·释训》曰：“浑浑，流也。”今字作滚。（郭《注》《西山

经》浑音究，《集韵》滚同浑。《淮南子·精神篇》“浑然而往”，高《注》“浑，转行貌”，此义今正作滚。）俗呼沸水曰滚水。《博物志》三曰：“九真有神牛，乃生溪上，黑出时共斗，即海沸。”（汪本）《御览》九四七引《符子》曰：“遇长风激浪，崇涛万仞，海水沸，地雷震。”曹植《大暑赋》曰：“山坼海沸，”萧统《六月启》曰：“海水沸而燦烁。”海浑（滚）犹海水沸，谓狂飙大作，海水沸腾，今所谓海啸是矣。《鲁语》上曰：“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是岁也，海多大风。”

案《至乐篇》司马《注》曰：“爰居……举头高八尺，”《尔雅·释鸟》郭《注》曰：“汉元帝时，瑯邪有大鸟，如马驹，时人谓之爰居，”又《释鸟》樊《注》曰：“爰居似凤皇，”《文选·吴都赋》刘《注》亦曰：“似凤。”夫爰居大鸟似凤，鹏亦大鸟，而鹏凤复为一字，且鹏因海运（浑）而南徙，爰居亦因海多大风而止于鲁郊，是鹏与爰居盖一鸟，海运（浑）与海大风亦一事也。旧读运皆如字，又以海运为鹏因海以运，胥失之。

抐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释文》抐徒端反。《文选·吴都赋》《注》，谢宣远《于安城答谢灵运诗》《注》，谢灵运《初发石首城诗》《注》，江文通《杂体诗》，阮步兵《咏怀》，张廷尉《杂述》两《注》，曹子建《七启》《注》引并作抐。案抐读为转若转。《孝工记·弓人》：“老牛之角珍而昔。”郑众《注》：“珍读为珍转之珍。”《释文》曰：“角绞转之意

也。”字一作转。《说文》曰：“𩇛，转也。”

《尔雅·释天》“扶摇谓之𩇛”，孙《注》曰：“回风从下上曰𩇛”，《月令》郑《注》曰：“回风为𩇛”，均以回训𩇛。

案扶摇即𩇛之切音，是扶摇者回旋之貌也。《淮南子·原道篇》曰：“扶摇𩇛抱羊角而上。”𩇛与转，抱与𩇛（扶摇），均声近义同。𩇛转同义，详上。𩇛与𩇛，转与转，并同。《说文》“飏，扶摇风也”，重文作飏，抱与飏通。《庄》曰：“转扶摇，”犹《淮南》曰：“𩇛抱”耳。转训绞转，扶摇训回旋，义同，然而言转复言扶摇者，古人自有复语也。（《淮南》言𩇛与抱，又言扶摇，则复而又复。《楚辞》、《汉赋》语例多类是，盖战国以来接近口语之新文体。）转与扶摇皆动词作副词用。崔以转为动词，扶摇为名词（风名），而“扶摇”为“转”之宾语，又嫌风不可言转，遂改转为搏，失之远矣。

去以六月息者也。

《御览》九四四引作“去以六月一息者也”，“息”，上有“一”字，于义亦通，曰六月一息，则言外尚有再三息。六月一息，数息而至天也，极言其道远而历时甚久也。寻郭《注》义，似所据本无一字。

去以六月息者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而已矣。

案“天之苍苍”三句本在下文，依文义，当移此。

上文曰：“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此曰：“视下，”即鹏自九万里之上俯视于下也。下视苍苍，不辨正色，一如人之仰而视天，正以见鹏飞之高而离地绝远。此一意也。至“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十五字，乃借物之极细者，乘息而游，以反醒鹏之大，非大风海运不足以举其体（详下条）。此又一意。今本十五字错置在“去以六月息者也”与“天之苍苍”间，则两段文意皆不显豁。今以意移正。“其远而无所至极邪”，《白帖》一，《御览》二，引“其”上有“以”，字，语义较足。《晋书·天文志》引郗萌《记先师相传宣夜说》曰：“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眇精绝，故苍苍然也。譬如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此即《庄子》远无至极之义。出此一义，欲据下视上以推上视下，因以明鹏飞之高也。“亦若是则而已矣，”则读为测。（《书·多士》传“不则德义之径”，《释文》“则本作测”，《荀子·礼论篇》“小人不能测也”，《史记·礼书》作则。）《尔雅·释言》：“测，深也。”郭《注》曰：“测亦水深之别名。”《说文》曰：“测，深所至也，”深所至犹今言深度。《考工记·弓人》曰：“漆欲测，”孔广森、郝懿行并训测为深。上言“其远而无所至极”，下言“亦若是测”，测与远对举，测训深，深亦远也。《齐物论篇》曰：“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若是测”与“若是芒”，文同一例。陈景元碧虚子《南华真经章句音义校》

(下简称陈校)引文如海本则作而。疑古本作“亦若是则而已矣”。(后文“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养生主篇》“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大宗师篇》“翛然而来而已矣”，《应帝王篇》“确乎能其事而已矣”。本书“而已矣”连文数见。)文本无则字，今本无而字，各有删减，总缘不知“则”为实字故耳。王引之据今本训则为而，亦非。夫则训而，经传诚多有之，训而已之而，则未见他例。王氏之书旨在释词，盖亦不免强实字以为虚字欤？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以下似有脱文。)

案野马字盖即沙漠之漠。字一作幕。《史记·匈奴传》：“益北绝幕”。《集解》引傅瓚曰：“沙土曰幕。”案尘土亦曰漠，故尘土之状谓之漠漠。《楚辞·九思·疾世》曰：“尘漠漠兮未分。”字一作莫。《文选·羽猎赋》“莫莫纷纷”，《注》曰：“莫莫，风尘之貌也。”音存字变则为马。野马亦尘埃耳。《庄子》盖以野外者为野马，室中者为尘埃，故两称而不嫌。马义既明，则野马尘埃与生物必为二事。《人间世篇》曰：“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生物者死物之反也。本篇生物义同，故能以息吹。若野马尘埃则尘土耳，焉得为生物哉？“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吹下本无者字，《类聚》六引有，今据补。“以息相吹者”，吹之者生物，被吹者野马尘埃也。此言野马尘埃，亦物之能

飞者，然必待生物以口吹嘘之，而后能飞，以喻鹏飞亦必待大风海运（浑）而后能举其体。然而二者所待，大小不同。生物一息之吹，野马尘埃即因之以浮游，所待者小，体小故也。鹏非大风海运，不能自举，所待者大，体大故也。本篇屡以大小对照，此亦宜然。疑“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下，尚有说鹏所待者大之文，今本脱之。文有脱失，校者又错置“天之苍苍”等二十六字于其间，注家遂莫不以生物即野马尘埃为鹏所凭以飞者矣。

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今以木为舟，则称卫舟大白。

《释文·叙录》曰：“《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又记崔骃《注》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郭象《注》三十三篇，均视司马、孟氏卷帙为少。然则诸家于司马、孟氏旧本，所刊落者多矣。今诸书所引《庄子》佚文有司马彪《注》者，不下十数事，即诸家所删司马本旧文之确然可考者。《书钞》一三七引《庄子》曰：“今以木为舟，则弥卫舟大白，”慧琳《一切经音义》八九引弥作称，又引司马彪《注》曰：“大白，舶名也。”寻绎文义，当在本篇“水浅而舟大也”下。上言芥舟，大小对举，与本篇文意适合。今补。惟语似未尽，或以下尚有阙夺。慧琳引弥作称义

长，今从之。

汤之问棘也是已（上下当有脱文）。’

此句与下文语意不属，当脱汤问棘事一段。唐僧神清《北山录》曰：“汤问革曰：‘上下四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僧慧宝《注》曰：“语在《庄子》，与《列子》小异。”案革棘古字通，《列子·汤问篇》正作革。神清所引，其即此处佚文无疑。惜句多省略，无从补入。马叙伦疑《庄》义已阙，伪撰《列子》者谬补其辞，读者因据校注于本文下，故《释文》不载。今案本书佚文之不见于《释文》者多矣，焉知《列子》之文，非伪撰者杂取他书以变易《庄》义，而神清所引，则《庄子》之真乎？马说武断，难为定论。

抐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

《楚辞·九怀·昭世》补注引此文亦作抐。抐扶摇之义已见上文。《释文》引司马《注》曰：“羊角，风曲上行若羊角，”《御览》九，《事类赋》注二引某氏《注》曰：“扶摇，羊角，风也，今旋风上如羝羊角。”案“羊角”亦谓鸟飞旋回而上之状如羊角，非鸟所乘风之名也。“羊角而上”与《墨子·号令篇》“鸡足置”，《管子·事语篇》“綈（鶒）素（唳）满”，《尚书大传·大战篇》“鱼鳞下”，《太玄·礼》次六“鱼鳞差”，语例同。抐也，扶摇也，皆上之状，三词迭用，亦复语也。《淮南子·原道篇》“扶摇抐抱羊角而上”，高《注》训抐抱为引戾，释羊角为“如如羊角转（原衍如字）曲萦行而上。”扶

摇也，扞抱也，羊角也，亦三词迭用，例与此同。又案《尔雅·释天》曰：“扶摇谓之飙，”《楚辞·九怀·昭世》曰：“登羊角兮扶舆，”《开元占经》九一《风占篇》引李淳风曰：“扶摇羊角，今谓之回风，回风，自旋风也。回风卒起而圜转扶摇，有如羊角回上转轮。”是扶摇羊角本亦风名。庄子以为鹏飞之状者，风凤鹏古为一字，神话亦以风与凤鹏为一物，故扶摇羊角为风旋上之状，即为鹏旋上之状也。惟庄子用为副词，故谓其直以“扶摇”“羊角”之原义状鸟飞也可，谓其以风名扶摇羊角者之状状鸟飞也，亦无不可，独以二者为鸟所乘之风，则误副词为名词，按之语法，为不可通耳。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释文》曰：“辩，变也，”成《疏》同。案“天地之正”谓正气，“六气之变”谓变气，御亦乘也。二句上下错举，互文以足义。《周语》下曰：“所以宣六气九德也，”《左传·昭元年》曰：“天有六气，”《管子·戒篇》曰：“御正六气之变，”本书《在宥篇》曰：“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楚辞·远游》曰：“餐六气而饮沆瀣兮，”《韩诗外传》五曰：“圣人养一性而御六气。”六气之说不一，惟章、杜二《注》“阴阳风雨晦明”之义为得其朔，《史记·天官书》正义曰：“轩辕……主雷雨之神。阴阳交感，激为雷电，和为雨，怒为风，乱为雾，凝为霜，散为露，聚为云气，立为虹



霓，离为背璫，分为抱珥，二十四变，皆轩辕主之。”二十四变盖即古六气之遗说，《韩非子·解老篇》“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是也。六气言御，当指神人乘风雨，蹈云雾之事，御即上文“列子御风而行”之御。（《管子》、《韩传》之六气谓人之六情，则彼书御字当训调节。语是而义变，当各依本书。）《远游》曰“因气变而遂曾举兮，忽神奔而鬼怪（遁）”，气变即此六气之变。王《注》曰：“乘风蹈雾，升皇庭也，往来奄忽，出杳冥也。”王以乘风蹈雾释《远游》之“因气变”，亦即本书气变之义。《远游》之语可与本书相发。《庄子》之学，本与方士神仙之说相通，此其一例也。

## 内二 齐物论篇

山陵之畏佳。

陵本作林，奚侗云当为陵，引《六韬·绝粮篇》“依山林险阻，水泉林木而为之固”，《通典》五七作山陵为例。案奚说是，今据改正。《楚辞·大招》“山林险隘”，旧校林一作陵，《吕氏春秋·禁塞篇》“为京丘若山陵”，高《注》“……若山陵高大也”，《注》中陵字今本作林。二书亦并“山陵”误为“山林”，与此同比，《周书·王会篇》“央林以首牙”，《尚书大传》作於陵氏，《左传·僖十四年》“诸侯城缘陵”，《谷梁》作林，亦陵林相

乱。)《释文》引李颐《注》曰：“畏佳，山阜貌，”是李本正作山陵。(郭释畏佳为扇动貌，则字已误林。)惟李释畏佳之义，亦未切确。今案《管子·形势篇》“大山之隈”，尹《注》曰：“隈，山曲也，”《文选·魏都赋》刘《注》曰：“隈，隅也，”《左传·僖二十五年》杜《注》曰：“隈，隐蔽之处，畏佳迭韵连语，犹隈也。”(崔本畏作岷，岷隈同。)《文选·风赋》曰：“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大山之阿，”曰溪谷，曰土囊之口，曰阿，皆此所谓“畏佳”之类。李云山阜貌，则直以为崔嵬，义未精当，且误名词为形容词。郭说失之更远。

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也怒者，其谁邪？

案“取”下脱“也”字，今补。此当读“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也怒者，其谁邪？”(《文选》)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注引司马《注》曰：“已，止也。”咸读为緘。《说文》曰：“歛，坚持意，一曰(二字从《集韵》补)口闭也。”緘歛同。已与緘义相因。取读为趣。趣与已对举。怒读为呶。《小雅·宾之初筵》“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传》曰：“号呶，呼号欢呶也。”趣与呶义相因。呶緘亦对举。“自己也緘，自趣也呶。”谓风之息作。风之一息一作，咸其自动，然而其所以时动时否者，冥冥之中似仍有主使之者。主使者谁？天籁是已。此即下文“其有真君存焉”之意。审如郭义，众窍自鸣，莫或主之，则是无所谓天籁者，

与上文“未闻天籁”之语相左矣。

纓者害者，密者□者。

案此文上下皆四字为句，“密者”下当有“口者”二字，方与上下文一律。今补。

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

此文旧作“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详审语气，“其司是非之谓也”，“其守胜之谓也”，“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句首诸“其”字均当读为岂，句末“也”字均读为邪。六句皆商酌语气，似玩索《庄》义者旁注之文，亦或淮南王《庄子解说》之孱入本书正文者。今悉小字书之（今皆加括号——编者），以别于正文。”其发若机括，其留如诅盟，其杀若秋冬，其厌也如緘”四句直接下文“喜怒哀乐，虑叹变热……”亦觉于文弥顺。

虑叹变热

马叙伦读变为恋，是也。案热亦犹恋。《说文》曰：“𢇇，至也，读若摯。”《诗·关雎》《传》：“雎雎，王雎

也，鸟挚而有别。”《笺》曰：“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热挚挚并同。《释文》引司马《注》曰：“不动貌，”成《疏》曰：“热则屈服不伸，”并失之。

### 与物相刃相靡

马叙伦、朱桂曜并读靡为礲（磨），是也。案刃亦犹磨也。《说文》曰：“𣪠，碍车木也。”又曰：“𣪠，桎𣪠也，”《诗·节南山》《笺》，《释文》曰：“桎，碍也”桎𣪠连文，是𣪠亦碍也。刃与𣪠𣪠，并字异而义同。𣪠碍与切磨义近，是刃亦犹磨也。《管子·霸形篇》“裸体纫胸称疾”，尹《注》曰：“纫犹磨也。”刃之训磨犹纫之训磨矣。郭、成训刃靡为逆顺，非是。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成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

“奚必知成而心自取者有之”，成旧作代，并读“奚必知代”句，“而心自取者有之”句。案知读为智，与下愚字对举。代当为成，字之误也。此当读“奚必知成而心自取者有之”十一字为句。成盛古通。后文曰：“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大宗师篇》曰：“是知之盛也。”此知成即知盛。《诗·猗嗟》《笺》曰：“成，备也，”《仪礼·士虞礼》《注》曰：“成，毕也。”备毕与盛义亦相因。本篇此文之“成”（动词），下文之“盛”（形容词）当训备若毕。《大宗师》之“盛”，则犹今言“极致”。《天地篇》曰：“考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

君，臣子之盛也，”义同。又案《德充符篇》曰：“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此云不必知成而心自取，亦知与心并言，义与彼同。

故言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案“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本作“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上非字，下是字，涉下文而倒。今乙正。“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儒墨自是其所是，自非其所非，即所谓“儒墨之是非”也。庄子欲以己之是非一反儒墨之是非，故又曰：“欲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四其字俱指儒墨。如今本，则儒墨已自反其是非，不待庄子之反之矣。以是明其不然。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案指即《公孙龙子·指物论》之指。龙之言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即此所谓“以指喻指之非指”也。又曰：“天下无指，物无可谓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庄子谓“天地一指”，盖即针对龙之此言而发。

马犹今言筹马，法马，号马，数马也。《管子》书有《乘马》，《臣乘马》<sup>①</sup>，《乘马数》之篇。《礼记·投

壶》曰：“为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既立。请庆多马。”郑《注》曰：“立马者，取算以为马，表其胜之数。”（宋李易安有《打马图经》。）指谓名称，马谓符号，皆所以代表实物者。崔《注》曰：“指，百体之一体。马，万物之一物。”成《疏》曰：“指，手指也。马，戏筹也。”又曰：“独奉指马（原脱马字）者，欲明近取诸身，切要无过于指，远脱诸物，胜负莫先于马，故举二事，以况是非。”二家并以代表实物者为实物，失其义矣。

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鄙也。

案滑疑犹滑稽也。《史记·樗里子甘茂传》“滑稽多智”，《正义》引颜师古曰：“稽，疑也，”疑稽声之转。郭《注》曰：“故滑疑之耀，则图而域之，恢恠憭怪，则通而一之，”又曰：“故虽放荡之变，屈奇之异，曲而从之，寄之自用。”恢恠憭怪，放荡屈奇，并与滑稽之义近，似郭亦读滑疑为滑稽。然疑滑稽之稽本字当作脂。稽脂并从旨声，故得通用。《考工记·鲍人》曰：“欲其柔滑而脰脂之则需，”《释名·释首饰》曰：“脂，砥也，著面柔滑，如砥石也。”脂之性滑泽，故谓滑泽之貌曰滑脂。《楚辞·卜居》曰：“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滑稽本即滑脂，故滑泽如脂之貌又谓之滑稽（滑稽〔脂〕迭韵连语）。《尔雅·释器》孙炎本曰：“凝，脂也。”（《说文》凝为冰之重文。今本《尔雅》作“冰，脂也”，郭《注》引本书《逍遥游篇》“肌

肤若冰雪”，云：“冰雪，脂膏也，”亦以凝为脂之名。）疑凝古亦通用。形容词滑脂一曰滑疑，犹名词脂一曰凝也。（稽训疑，亦其比。详上。）疑膩声近。《楚辞·招魂》“靡颜膩理”，王《注》曰：“膩，滑也。”滑谓之疑，犹滑谓之膩，疑也，膩也，皆脂声之转也。要之滑疑即滑脂，今俗语曰：“油滑，”是其义。脂膏滑润而有光泽者，故曰：“滑疑之耀。”鄙本作圖误。鄙古只作𠂔，校者误为圖字，遂改为圖耳。今正。惠子以坚白异同之论，解说是非，滑稽弔诡，变幻不穷，世以为其多智而能明大道。庄子则谓惠子之知，非圣人之真知，犹滑疑（脂）之耀，异乎日火之真耀，故曰：“滑疑之耀，圣人之所鄙也。”

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葆光者，资量万物者也。

《淮南子·本经篇》曰：“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谓之天府。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谓之瑶光。瑶光者，资糧万物者也。”案糧为量之误，资与贄通，贄亦量也。（《后汉书·陈蕃传》注。）瑶从𡵓声，𡵓从缶声，葆从保声，缶葆声同，故葆光一曰瑶光。本书文与《淮南》同，惟缺末句。疑当据补“葆光者资量万物者也”九字。《淮南》高《注》曰：“瑶光谓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运，历指十二辰，撻（提）起阴阳以杀生万物也。一说瑶光，和气之见者也。”案

《文子·下德篇》作“摇光”。《史记·天官书》《索隐》引《春秋运斗枢》曰：“斗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而为斗。”北斗第五至第七星曰杓，而摇光《开元占经》六七《石氏中官占篇》引《春秋纬》称“杓星”，则摇光又为第五至第七星之名。（杓星，《占经》又引石氏作部星。杓〔甫遥切〕部一声之转。）同书同篇又引郗萌曰：“北斗杓为北斗。”是杓又为北斗七星之总名。摇光谓之杓，北斗亦谓之杓，疑摇光本北斗七星之总名，后乃变为七星中三星之类名，又变而为三星中一星之小类名也。要之，摇光本北斗之别名。北斗一名摇光者，摇光即匏瓜声之转，（摇摇声同，瑶之基本声符为缶，见上。）故一曰葆光，葆匏声亦近也。《易·泰》九二曰：“包荒，用冯河，不遐遗，”包荒亦即匏瓜。匏瓜转为葆光，亦犹转为包荒也。古斗以匏为之，故北斗之星亦曰匏瓜，声转而为葆光，摇（瑶）光耳。至杓本即斗，（杓训瓢，《御览》七六二引《通俗文》：“木瓢为斗”。）故北斗又谓之杓星，杓匏声亦近也。葆光（摇光，瑶光）即斗之名，故曰：“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又曰：“资（贲）量万物者也。”

螂蛆甘带。

《类聚》九二引带作蟠，同。《释文》曰：“带，崔云蛇也，司马云小蛇也。”《淮南子·说林篇》曰：“腾蛇游雾而殆于螂蛆，”《史记·龟策列传》曰：“腾蛇之神而



殆于即且。”《说文》曰：“𧈧，神蛇也，”腾𧈧同。𧈧即𧈧蛇也。𧈧𧈧一声之转。《方言》五曰：“槌……其横关西曰𧈧，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𧈧，”《礼记·少仪》“甲不组𧈧”，《注》曰：“以组饰之及衿带也。”𧈧转为𧈧，犹𧈧转为𧈧，𧈧转为带矣。崔与司马泛称为蛇，犹未确切。

獫狁以为雌。

猎獫本作獫狁。《释文》引司马《注》曰：“獫（从《御览》九一引补）狁，一名獫狁，似獫而狗头，熹与雌獫交也，”又引崔《注》曰：“獫狁一名獫狁，其雄熹与獫雌为牝牡。”案獫狁当为猎獫，并字之误也。金文《叔夷钟》“𠂔（伐）夏后”，𠂔字左方似扁，故诸家咸误释为𠂔。（详拙著《金文杂识》。）《尔雅·释畜》“犝牛”，《汉书·司马相如传》《注》谓之偏牛，《正字通》引《水东日记》，吴任臣注《山海经·北山经》引李东壁说并作獫牛。偏獫并犝之误。（字书无獫字，始见《正字通》。）猎误为獫，犹𠂔误为𠂔，犝误为獫也。獫狁亦形近易混。《东山经》曰：“北号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狼，赤眉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獫狁。”（今本作獫狁，从《广韵》引改，《一切经音义》一四引《字林》同。）獫即猎字，《广韵》又曰：“猎獫，兽名，似狼，”即獫狁也。獫狁迭韵连语（上古曷切，下当割切），兽名獫狁，犹鸟名鷩鷩耳。《说文》猎训毛𧈧。犝牛，牛之多毛者，故一曰旄牛。鷩鷩一曰侃旦，《御览》九二

一引《广志》曰：“侃旦，冬毛希，夏毛盛，”是此鸟亦以毛盛而得名。牛之多毛者曰犏，鸟之多毛者曰鸛，而猎（獾）狙之名，与鸛正同，然则猎狙盖亦獾类之多毛者欤？司马、崔《注》并云：“一名獾样，”即獾狙矣。司马又云：“狗头，”亦与《山海经》云如狼者合，今本误作獾狙，狙诚獾类，然獾即獾字，獾也，狙称獾狙，斯为不伦矣。

予尝为汝妄言之，汝亦妄听之奚若？

亦本作以。案当作亦，草书形近而讹。《注》曰：“故亦妄听之，”《疏》曰：“我诚为汝妄说，汝亦妄听，”是郭、成二本并作亦。今据正。句末若字原缺，从朱桂曜增。

与王同匡床。

匡本作筐。《释文》曰：“筐本亦作匡，”《御览》七〇六引亦作匡。今据正。床三面有围，其形如匚，匚亦古匡字，故谓之匡床。字变为匚。《篇海》音口浪切，云“匚床，坐床也”。案今所在多有。北人累砖为寝床，三面连壁，亦呼曰匚，即古匡床之遗。（俗以床下煨火，字变作炕，非其朔谊。）今本作筐床，失其义矣。

吾待蛇蚺蜃翼邪？

成《疏》曰：“蚺者蛇蜕皮也，蜃翼者蜃甲也。案成说蛇蚺是，说蜃翼非。《六书故》引唐本《说文》曰：“蜃……一曰蜃中白皮，”《汉书·中山靖王胜传》《注》说同。字一作苻（《说文》释重文作苻），《淮南子·俶真

篇》“芦苻之厚”，高《注》曰：“苻，芦中之白苻也。”案在内者谓之苻，在外者亦谓之苻。蚺即苻字，以其为蛇皮，故变从虫。蛇之蚺，蜎之翼，皆薄极而近透明体，照之无景，故景曰：“吾待蛇蚺蜎翼邪”？《寓言篇》曰：“予蜎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与此异义。成以《寓言》之义解本篇，大非，以蜎翼为蜎甲，尤不可。司马以蚺为“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亦不足辩。

### 内三 养生主篇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释文》曰：“桑林，司马云汤乐名，崔云宋乐名。案即《左传》‘舞师题以旌夏’也。”案事见《襄十年》，《传》曰：“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考夏页首古为同义字，旌夏即旌首也。《周礼·司常》曰：“析羽为旌，”以鸟羽加于首上曰旌首。《说文》曰：“𦏧，乐舞以羽翮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声，读为皇。”《周礼·舞师》《注》曰：“皇，杂五采羽如凤皇色，持以舞。”旌首盖即𦏧，舞师所持以自翳其首者，故曰旌首。（首一曰夏，故又曰旌夏。旌夏以五色采羽为之，因之五采采羽亦谓之夏，翟〔雉〕之五色备成章

者谓之夏翟。)以物加于首上曰题,舞师初入时,以旌夏蒙首,其状诡异,故晋侯惊怖而退入于房也。旌经声近可通,经首即旌首,亦即旌夏。《文选·琴赋》“激清响以赴会”,李《注》曰:“会,饰会也。”旌者,舞师所持以节舞者,故曰:“合于桑林之舞,乃(而)中经首之会。”成《疏》谓刀为鸾刀,至确。近世出土鸾刀,当环处有鸾,状与车鸾同。《小雅·信南山》《传》曰:“鸾刀,刀有鸾者,言割中节也。”《礼记·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鸾刀之贵,贵其义也,声和而后断也。”此乃谓鸾刀,故言奏,(《离骚》“吕望之鼓刀兮”,《天问》“鼓刀扬声后何喜”,彼刀亦谓鸾刀,鼓刀犹鼓钟,鼓琴,鼓瑟也。)又曰:“莫不中音。”又鸾刀者,宗庙割切之刀,然则此所解牛乃祭祀所用之牲,而桑林或亦当时实用之乐矣。

动刀甚微,谡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

·本无“牛不知其死也”一句,陈校引文如海本,刘得一本并有,今据补。

指穷于为薪,而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薪下本无而字,从《御览》三七〇引补。

朱桂曜曰:“指为脂之误或假。《国语·越语》‘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注》:‘脂,膏也。’脂膏可以燃烧之薪,故《人间世篇》曰:‘膏火自煎也。’此言脂膏有穷,而火之传延无尽,以喻人之形体有死,而精神不灭,正不必以死为悲。”案朱说是也。古所谓薪,有炊

薪，有烛薪，炊薪所以取热，烛薪所以取光。古无蜡烛，以薪裹动物脂肪而燃之，谓之曰烛，一曰薪。烛之言照也，所以照物者，故谓之曰烛。此曰：“脂穷于为薪”即烛薪也。崔《注》曰：“薪火，燭火也。”（此误以火属上读。）燭火即古取光之烛，故《逍遥游篇》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释文》：“燭亦作燭。”《礼记·少仪》“主者执烛抱燭”，郑《注》曰：“未蒸曰燭。”是蒸者曰烛也。崔以燭释薪，而燭（燭）即未蒸之烛，是崔意薪即烛薪矣。

#### 内四 人间世篇

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

案《楚辞·九章·抽思》“伤余心之慙慙”，王《注》曰：“慙慙，病貌也。”忧忧与慙慙同。救，治也。不救谓不可救治，“扰则忧忧而不救”七字为句，旧读“扰则忧”句，“忧而不救”句，非是。

何暇至于暴人之所乎？

乎本作行。案当为乎字之误也。今正。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为荡，而知之所为出乎？

荡上本无为字。案当有为字，与下句一律。《注》曰：“德之所以流荡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横出者争善故也，”以两“以”字释两“为”字，是郭本上句正有

为字。今据补。《淮南子·俶真篇》“其德荡者其行伪”，高《注》曰：“荡，逸也。”《周语》下韦《注》曰：“荡，坏也。”散逸与败坏义相因。出读为屈。《吕氏春秋·安死篇》“智巧穷屈”，高《注》曰：“屈，尽也。”郭以屈为横出，未允。

夫以阳为充孔，○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名之曰日渐之德。

孔下旧有扬字，从马叙伦删。马又谓此指颜回之“端而虚，勉而一”言，亦是。案充孔迭韵连语，《集韵》引《埤苍》曰：“恍，心动也。”《玉篇》曰：“愼，心动也。”充孔即恍愼，心动不安之貌也。阳与佯同，“阳为充孔”，犹言貌为谨恇。

“采色不定”即充孔之状。马叙伦读常为尝，读违为𨔵，并是。案，依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注》。）言尝试人君之所不以为是者，避而勿言，依据人君心之所感者而言之也。“日渐之德”旧属下读，非是，详下。

日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

旧无“日渐之德”四字。案此承上文，当重“日渐之德”四字，乃成文义。今补。

外曲者与人○为徒。

人下旧有之字，衍。“与人为徒”，与上“与天为徒”，下“与古为徒”，文同一例，下文“是之谓与人为

徒”，是其确证。今据删。“与天为徒”，“与人为徒”，语亦见《大宗师篇》。

其言虽教谄之，实○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实下旧有也字。案也字涉下文而衍，今删。此谓其言虽教告之，斥谄之，然实古人之言，非我之言。言自古出，则寄直于古，无以病我，故下文曰：“虽直而不病。”郭据误本，读“其言虽教”句，“谄之实也”句，不辞之甚。

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

案回虽贫何致数月不食葱薤？古谓荤犹腥也。《管子·轻重戊篇》“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路史·后记》三《注》曰引作腥臊，是其证。不茹荤谓不肉食耳。

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

“一若志”旧作“若一志”。案“若一”二字似倒。一谓专一，若犹汝也，“一若志”谓专一汝之心志。《疏》曰：“志一汝心，无复异端，”即以“一汝心”释“一若志”，是成本犹未倒。今据乙正。

伏羲遂人之所行终。

遂人本作几蓬。《释文》曰：“几蓬，向云古之帝王也，李云上古帝王。”《疏》曰：“几蓬者，三皇已前无文字之君也。”案古帝王无号几蓬者，当是遂人，遂讹为蓬（《左传·桓十三年》“遂见楚子”，《汉书·五行志》

中之上作遽见)，人讹为几，又误倒其文，因为“几遽”耳。今乙正。遂人即燧人。（《路史·前纪》五《注》引《尸子》及《礼含文嘉》并作遂人。）《缮性篇》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亦二王并举，例与此同。

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成懽。

“成懽旧作“懽成”。案陈《校》引江南古藏本作“成懽”。《注》曰：“少有不以成为懽者耳，”《疏》曰：“而莫不以成遂为懽适也，”是郭、成二本亦并作“成懽”。今据乙正。懽，古患字。《尔雅·释训》“懽懽，悵悵，忧无告也”，《玉篇》、《广韵》并云“懽，忧无告也”，《说文》“懽，愿也”，朱骏声疑即患之异文，是也。“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成懽”者，古书多以道为由，言事无大小，罕有不由之以成灾患者也。下文“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即承此言之。《外物篇》曰：“惠（唯）以欢为鹜，”当作“惠以懽为鹜”，懽亦古患字。（说详彼篇。）古本《庄子》盖以懽为患，写者或改成今字，或否，注家不察，悉读未改之懽为欢，失《庄》旨矣。

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

案此文曰：“阴阳之患，”下文曰：“内热，”然则阴阳之患即病也。《大宗师篇》曰：“子舆有病……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又曰：“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曰：‘子于父母，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父母。彼近（祈）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



矣，彼何罪焉！”亦并以病为阴阳之气。后世医家言犹如此。

若成若不成，而复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复，旧作后。案后当为复字之误也。今正。《天道篇》“复言夫兼爱”，（卢文弨校引旧本如此。）今本复误作后，是其比。他书复后互讹之例，不烦枚举。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患也。

两下旧无患字。案此患字当有。阴阳之患，人道之患，是所谓两患。今本脱此患字，则文义不足。今补。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

案至读“专心致志”之致<sup>②</sup>，犹专也。《广雅·释诂》三曰：“擻，转也，”致专与擻转同。亡读为忘，与致对举。此承上文，“意有所致”谓盛矢盛溺，“爱有所忘”谓拊之不时。

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槨。

视旧作见，从马叙伦校改。马又曰：“轴解与拳曲对文，”亦是。案由声字多有长而中空之义。笛袖胄轴皆物之长而空者。《说文》曰：“岫，山有穴也，”《淮南子·齐俗篇》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广雅·释诂》三曰：“粤，空也，”岫宙粤义近。轴亦从由，义当相仿。解亦长而中空之名。《吕氏春秋·古乐篇》曰：“昔黄帝令伶伦……取竹之嶰谷，”《汉书·律历志》作解谷，

《注》引孟康曰：“谷，竹沟也。”案当云：“解谷，竹沟也。”《广雅·释山》曰：“嶰，谷也。”解谷双声连语，《御览》九六二引《吕览》作“取竹之谷溪”，乃溪谷之倒，《书钞》一一二引作“磬谷”，磬磬通解（嶰），溪磬一语之转，皆有空义。李《注》曰：“解，如衣袖之直解也，”疑谓衣袖。《释名·释衣服》曰：“褱，禅衣之无胡者也，言袖夹（狭）直形如沟也，”衣袖之直解谓之褱，犹竹之解谷谓之竹沟也。《广雅·释器》曰：“溪，袖也，”《集韵》引《埤苍》曰：“褱，衣袖也。”解（嶰）溪一语之转，说已详上。解褱亦然。轴一曰解，犹袖一曰褱矣。要之，轴解义训不异。因悟由声字如笛迪等皆转入支部，与解同韵，“轴解”或本迭韵，故二字义同。

喙其叶则舌烂而为伤。

舌旧作口，从马叙伦校改，案伤读为疡。《素问·风论》“故使肥肉愤膜而有疡”。王《注》曰：“疡，疮也。”

针挫治解，足以糊口，数策播精，足以食十人。

“针挫”旧作“挫针”，倒。今乙正。针，刺也（《广雅·释诂》一）。挫谓肢体挫折。《说文》曰：“瘞，小肿也，”肢体折伤则肿，挫与瘞同。解即解字。挫解即今所谓跌打损伤。“数策播精”旧作“鼓策播精”。《释文》“播精”下曰：“如字，一音所，则字当作数精。”案此十一字当在上文“鼓策”下，“数精”当作

“数筭”。上文引司马曰：“鼓，籛也，小箕曰筭。”又引崔曰：“鼓筭，揲蓍钻龟也，”鼓筭亦当作数筭。盖司马本作鼓，崔本作数，音所，即崔本旧音也。《韩非子·饰邪篇》曰：“凿龟数策，”《秦策》一曰：“襄王错龟数策占兆，”筮者取决于数，故曰数策，《史记·龟策列传》曰：“揲策定数，”此之谓也。策即蓍，（《文选·卜居》五臣《注》：“策，蓍也。”）因之数筭一曰数蓍，《六韬》曰：“数蓍，蓍交而折。”本书崔本数筭，义长，今据正。郭庆藩云精当为糒之误。是也。今亦据正。崔曰：“播精，卜卦占兆也，鼓筭播精言卖卜，”精亦当为糒，鼓亦当为数。针挫治解，医术也。数筭播糒，巫术也。古巫亦即医，故兼治二术。《淮南子·说山篇》曰：“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糒藉，所救钧也，”高《注》曰：“医师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石针所抵，弹人雍（癰）座，出其恶血。糒米所以享神。藉，菅茅，皆所以疗病求福祚，故曰救钧。”《淮南》以医用针石与巫用糒藉并言，可与《庄》义相发。今本《庄子》文多讹舛，是以注家解说互歧，而义鲜确当。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

案《说文》曰：“孔，通也。从乙从子。乙，请子之候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又曰：“乳，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从孚从乙。乙者玄鸟也。《明堂月令》‘玄鸟至之日，祠于高谋以请子’，故乳从乙。请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来，秋

分去，开生之候鸟，帝少昊司分之官也。”案孔乳古当为一字。以声言之，《左传·宣四年》“楚人谓乳穀”，《释文》：“穀，如口反。”穀即穀字。《玉篇》穀亦有奴豆、公豆二音。实则乳亦有此二读，乳穀同字异体耳。《集韵》穀同穀，又作吼。吼即乳字也。公豆之“乳”，由侯对转入东，即为孔。（反之，孔亦可由东转侯，读公豆切，吼字即从之得声。）以形言之，穀亦作穀，是从子与从孚同，同则孔乳亦当同字矣。乳从乙，乙即殷人之图腾玄鸟，故许君训为人及鸟生子。孔与乳同字，本亦训生子，故古人名嘉字子孔。《天问》曰：“简狄在台谗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郑注《月令》曰：“玄鸟遗卵，娥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嘉皆训生子。（《尔雅·释天》“甘雨时降，万物以嘉”，即万物以生。）名嘉字子孔者，名与字义相应也。然古字往往无专义。孔字从“子”为义者训生子。其籀文即乳。从“乙”为义者则为鸟名，《周书·王会篇》“方人以孔鸟”是也。《王会篇》孔《注》曰：“孔，与鸾相配者。”案鸾，凤类也，孔为鸾配，则亦凤类。孔字从乙，是鸟以孔名者，亦当为请子之鸟。凤亦请子之鸟也。（《离骚》：“凤皇既受胎兮，恐高辛之无我。”《月会》疏引《郑志》焦乔答王权曰：“娥简狄吞凤子之后，后王以为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谓之高媒。”）孔为请子之鸟，凤亦然，是孔即凤类矣。明乎孔凤为同类之鸟，则知接輿称“凤兮凤兮”以嘲孔子，实以“凤”字

隐射“孔”字。“何如德之衰也”，如读为汝；（《汉石经·论语·微子篇》作“何而德之衰也”，而亦汝也。）汝斥凤言？即斥孔子言矣。

福轻于羽，莫之知载。祸重于地，莫之知置。

置旧作避，《释文》：“避旧作寘，云置也。”案字当作置，与载对举。置训舍，谓不载也。此以车为喻，言轻者当载而不载，重者当舍而不舍。字若作避，则义不精切。置有措舍二义，寘则但有措义而无舍义。故经传寘训置者，其义皆为措置而非舍置。旧本作寘，训置，亦当为措置之置。然措置于车中即载之车中，与歌意适相反，是以知其必为误字。且置与载德为韵，作避作寘，均失其韵。或谓地读入支部，则与避若寘亦相叶。然“已乎已乎，临人以德”以上十六句，皆偶句叶韵，此亦不当例外。况庄子之时，“地”果属支部与否，尚不可知邪？郭《注》上文曰：“故乃释此无为之至易，而行彼有为之至难，弃夫自举之至轻，而取夫载彼之至重，”“释”“弃”二字即置字之义。疑郭本亦作置。其注本文曰：“祸至重而莫之知避，”则发挥句义，但取便文，不拘原字。今本正文作避，或即涉注文而误。至旧本作寘，则置寘形声义俱近，自易讹混。今改正。

迷阳迷阳。

案迷眊通。《集韵》曰：“眊，眇目也。”《汉书·叙传》“离娄眇目于毫分”，颜《注》曰：“眇，细视也。”（今俗瞄准字作瞄，音义同。）眊眇一声之转。眊一曰迷

阳，犹眇一曰眇眇。《文选·海赋》“眇眇冶夷”，李《注》曰：“眇眇，视貌。”迷阳又转为望阳。《论衡·骨相篇》曰：“武王望阳，”《朝野僉载》曰：“长孺子视望阳，目为呬醋汉，”此谓近视者。然近视与细视，其貌皆蹙眉敛睫，迫视审谛。“呬醋”之喻，妙可解颐，本谓近视，亦可施于细视。“迷阳迷阳，无伤吾行”，行读为胼，足胫也（详下条），言瞇目谛视，无令道士荆榛瓦砾之属伤吾足胫也。郭《注》谓迷阳犹亡阳，是也。亡阳亦即望阳。然释亡阳为任独，则非。朱桂曜亦知亡阳即望阳，而以望阳为仰视，则与伤胼之戒，又相乖牾。此皆于《庄》书之义，未达一间者也。

无伤吾行。

案行读为胼。《说文》曰：“胼，胫耑也，”《广雅·释亲》曰：“胼，胫也，”《补史记·龟策列传》“壮士斩其胼”，《集解》曰：“胼，脚胫也。”行与胼通。《大雅·采菽》“邪幅在下”，《笺》曰：“邪幅，如今行滕也。偃束其胫，自足至膝。故曰在下。”《释名·释衣服》曰：“幅所以自逼束也，今谓之行滕，言以裹脚行，可以跳腾轻便也。”行滕之行即胼字，《释名》“以裹脚行”，即脚胼矣。本书“无伤吾行”，与下文“无伤吾足”为互文，故知行亦胼字。

却曲却曲。

旧作“吾作却曲”。陈校引张君房本作“却曲却曲”，与上文“迷阳迷阳”一律。今据正。《释文》曰：

“却曲，去逆反。字书作𠂔，《广雅》云：“𠂔，曲也。”案今本《广雅》作迟（《释詁》一），《说文》曰：“𠂔，匿也，象迟曲隐匿之形，”又曰：“迟，曲行也。”（《玉篇》邱戟反。）𠂔与迟同。𠂔即𠂔，古文曲之省变，𠂔从𠂔，故有曲义。《礼记·明堂位》“俎……殷以楫”，郑《注》曰：“楫之言迟楫也，”谓曲桡之也。宋玉《风赋》曰：“枳句来巢，”亦谓枝之桡曲者。枳楫枳句并与迟曲声近义同。行而迟曲其身，谨敬之貌，故曰：“无伤吾足”也。《左传·昭七年·正考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伛偻而行，即此迟曲之义。然则接舆所以戒孔子者，即孔子先人之遗训矣。

## 内五 德充符篇

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

案《说文》曰：“假，非真也，”非真犹非实，是假与虚义近。语词“假令”“假设”之假，亦虚拟之意。书传假暇通用。闲暇即闲空，空亦虚也。《淮南子·说山篇》：“媒但者非学漫也”，高《注》曰：“但，诈也，”诈亦非真之谓。经传古注又多训但为空。假但并有非真与空虚之义，故假亦可训但。郭《注》以“奚但一国而已哉”释“奚假鲁国”，义至精确。假与暇通。《晏子春

秋·谏王篇》曰：“何假去彗，蕒又将见矣，”言何但去彗也，《韩诗外传》一〇曰：“吾则死矣，奚暇老哉，”亦言奚但老也，可资互证。成《疏》曰：“何但假藉鲁之一邦耶，”即承郭义，又曰假藉，斯为蛇足矣。与读为举，犹皆也。

审乎无为而不与物迁。

为旧作假。案“无假”疑当为“无为”。《应帝王篇》“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释文》帛崔本作为。孙诒让云，帛古段字。（《札迻》五。）案孙说是也。段读为暇。崔本作为者，《说文》为古文作𠂔，疑古为字形与帛近，《说文》作𠂔，是其省体。为、段古字形近，故《应帝王篇》“何暇”崔本误作“何为”，本篇“无为”又误作“无假”。“无为”与“不与物迁”义正相应。作“无假”则不词矣。今正。

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冬夏常青青。

“正”旧作“在”，“夏”下无“常”字。俞樾疑在为正之讹。案俞说是也，今据正。陈校引张君房本“在”上有“正”字。盖一本作正，一本作在，而张本误合之。《文选·古诗十九首》《注》引夏下有“常”字，义长。今据补。《疏》曰：“通年四序，常保青全，”似成本亦有常字。

彼且择日而登假，人则从是也。

郭读人字截句。《释文》曰：“假徐音遐，读连上



句，人字向下，”案徐读是。登假犹登霞也。《楚辞·远游》曰：“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字一作遐若假。谷永《上封事》曰：“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登遐倒景，”《华山碑》曰：“思登假之道。”又作假，本篇曰：“彼且择日而登假，”《大宗师篇》曰：“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淮南子·精神篇》曰：“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者也，”扬雄《剧秦美新》曰：“登假皇穹。”一曰升假。《淮南子·齐俗篇》曰：“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或曰上遐。司马相如《大人赋》曰：“乘虚亡而上遐兮。”《齐俗篇》以乘云升假对举，与《远游》以登霞掩浮云连言同例，是升假即登霞也。（“乘云升假”与《原道篇》“乘云陵霄”语例亦同。《后汉书·仲长统传》《注》：“霄，摩天赤气也。”）《精神篇》高《注》曰：“或作暇蜚，云气，”则谓借为霞。以上《远游》言登霞，《淮南》一言登假，一言升假，皆谓登云霞，是其本义。自余但谓上升，则其引申义也。

《墨子·节葬》下篇曰：“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谓之登遐。”《太平广记》四八〇引《博物志》作“登霞”，刘昼《新论·风俗篇》作“升霞”，是登霞之语，其源乃出于西戎火葬之俗。火化谓之登霞者，霞字一作赭，本训赤气，故火焰亦谓之霞，登霞谓灵魂乘火焰以上升也。《御览》七九四引《庄子》佚文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吕氏

春秋·义赏篇》曰：“氏、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火葬之旨，在使死者灵魂得乘火焰以上升于天，故羌人忧其死不焚者，为其灵魂不能上升耳。《列仙传》说嘯父既传其作火法于梁母，“临上三亮山，与梁母别，列数十火而升”，又说师门“亦能使火”，死后“一旦风雨迎之，讫则山木皆焚”，又说赤松子“能入火自烧，往往至昆仑山上”，此皆暗示仙人即火化上升者，而宁封子事言火葬尤明晰。《传》曰：“宁封子者……世传为黄帝陶正。有神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于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焉。”此明以火化而魂气上升者为仙人。然则世称升仙为登霞，其义即源于火葬，明矣。《礼记·曲礼上》曰：“天子崩，告丧曰‘天王登霞’”，《周颂·下武》《笺》曰：“既没登假，”本书《大宗师篇》崔本曰：“死登假三年而形遁，”《列子·黄帝篇》曰：“又二十八年……而帝登假，”《周穆王篇》曰：“犹百年乃徂，世以为登假焉，”《吕氏春秋·本味篇》高《注》曰：“群帝，众帝先升遐者。”此死称登假升遐者，亦足证登假之语，本与丧葬有关。诸家虽知本篇之文当从徐读，而不能质言登假之义，故具论之，以明庄子思想之背景焉尔。

鲁有兀者叔山无趾。

案叔山疑即蜀山。古有蜀山氏。《大戴礼记·帝系

篇》曰：“昌意娶于蜀山氏。”《楚语》上“惧之以蜀之役”，韦《注》曰：“蜀，鲁地”。

仲尼曰“丘也尝游于楚矣。……”

游旧作使，释文曰：“使本一作游”。案孔子无使楚事，一本作游，是也。今据正。《疏》曰：“丘曾领门徒游行楚，”是成本亦作游。

见狔子食于其死母者。

《释文》曰：“食音饮，邑锦反，《注》同。旧如字，简文同。”案食字不得有饮音，“食音饮”疑当作“食本作饮”。盖一本食作飠，与饮形近，因误为饮。（《说文》“簠，飠牛筐也”，飠，今亦误作饮。飠即饲字，古与食亦通用。）《庄子》一本作飠，用正字，今本作食，用借字。

天选子之形。

案选与撰通。《楚辞·招魂》“结撰至思”，王《注》曰：“撰犹抔（今本误搏）也。”《御览》七八引《风俗通义》曰：“女娲抔黄土作人，”《天问》曰：“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即问其事。《淮南子·精神篇》曰：“夫造化者既以我为坯矣。”又曰：“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犹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已为盆盎也，与夫未离于地无以异，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复归其故也，与其为盆盎亦无以异矣。”此其传说之微变者，本书曰：“天选子之形，”即抔子之形，亦抔土作人之遗说也。

## 内六 大宗师篇

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音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案以上二十九字语意隔断，疑亦旧《注》或《淮南》解说之乱入正文者。音旧作言。马叙伦云言疑当作音。案马说是也，今据正。嗌音即喉音。

其心止，其容寂。

止旧作志，郭《注》曰：“所居而安曰志。”案志不得有居安之义。正文及《注》两志字并当为止。志从之，篆书止之形近，止误为之，不成文义，校者遂臆改为志耳。今正。下文“与（豫）乎止我德也”，即此心止之义。心止，容寂，颡颡<sup>③</sup>，义本一贯，说详下条。

其颡颡。

《释文》曰：“颡向本作颡，”云：“颡然大朴貌。”案颡之言犹块也。块本训土，故引申为安止不动之貌。《谷梁传·僖五年》“块然受诸侯之尊”，《疏》引徐邈曰：“块然，安然也。”荀子《君道篇》曰：“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楚辞·九辩》曰：“块独守此无泽兮。”本书《应帝王篇》曰：“块然独以其形立。”义并同。此曰：“其颡颡，”正谓其屹然不动如委土。心止，

容寂，顛顛义相侧贯。今本作顛，音近通假。向《注》朴字疑当为垆。《说文》曰：“垆，块也，”重文作块，又曰：“块，块也，”重文作块。垆然即块然，故为大垆貌。

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故乐穷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时天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徇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案自篇首至“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中间凡四言“古之真人”，两言“是之谓真人”，文意一贯，自为片段，惟此一百一字与上下词旨不类，疑系错简。且“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宁得为庄子语？可疑者一也。务光事与许由同科，许由者《逍遥游篇》即拟之于圣人矣，此于务光乃反讥之为“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可疑者二也。朱亦芹以《尸子》、《秦策》证胥余即接舆，其说殆不可易。本书内篇凡三引接舆之言，《逍遥游》，《人间世》，《应帝王》。是庄子意中，其人亦古贤士之达于至道者，乃此亦目为徇名失己之徒。可疑者三也。“利泽施于万世”，又见《天运》，“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又见《骈拇》，并在《外篇》中。以彼例此，则此一百一

字盖亦庄子后学之言，退之《外篇》可耳。乐下旧无穷字。时天旧作天时，今依马叙伦校补乙。徇名旧作行名，无义。行当为徇之坏字，今正。馀文似尚多踳驳，不能尽正。

濇乎进我色也，豫乎止我德也。

司马《注》曰：“濇，色愤起貌。”案与读为豫，犹豫也。《老子》一五章“豫焉若冬涉川”。河上公本作与，《史记·吕太后本纪》索隐引同。《文子·上德篇》曰：“豫兮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进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濇乎进”，“豫乎止”对举，犹言貌似欲进而心实止也。

厉乎其似世也。警乎其未可制也。

世下也字旧作乎，依陈校引文如海，成玄英，张君房诸本改。厉读为𠵽，字一作句。《说文》曰：“𠵽，高气多言也。”《集韵》𠵽亦作𠵽。世读为泄。

《大雅·板篇》“无然泄泄”。《说文》两引，一作𠵽，一作泄，并云：“多言也。”案《诗》以水泄状多言也。此以世为之，义同。《楚辞·九思·怨上》某氏注曰：“警警，不听话言而妄语也。”此二句与下句对举，皆言辞之状。旧解未憬。

连乎其似好闭也，愧乎其忘说也。

“愧乎其忘说也”旧作“愧乎忘其言也”。刘师培疑言为说之讹，马叙伦云：“盖烂夺右方。”案刘、马说是也。世制闭说四字为韵。今改正。“忘其”当作“其

忘”，与上三句一律。今乙转。崔《注》曰：“连，蹇连也，音辇。”案《文选·解嘲》：“孟軻虽连蹇，犹为万乘师。”《注》引苏林曰：“连蹇，言语不便利也。”蹇连即连蹇。连一作护。《集韵》曰：“诤诤，语乱也。”《楚辞·九思·疾世》曰：“媒女诤兮诤诤。”义同。闭之言犹谧也，谧，静也。王《注》曰：“悞，废忘也。”连乎好闭，悞乎忘说，通二句为一义。

夫道有情有信，无象无形。

象旧作为。案当作象。为字本从象，古亦通用，（金文《邾讨鼎》：“邾讨象其鼎。”《内史龚鼎》：“用象考宝罔。”《立盨》：“立象旅盨。”象并即为字。）隶书象或作𠂔，亦与为形近，故致讹混，今正。情诚古通，“有情有信，无象无形”，情亦信也；象亦形也。

可受而不可传，可得而不可见。

“可受而不可传”旧作“可传而不可受”。案传受二字倒，传读为转。受与得对，转与见对，二句总承上文“无象无形”而言。《知北游篇》曰“终日视之而不见……转之而不得”，《老子》一四章曰：“视之不见曰夷……转之不得曰微，”并与此同义。《楚辞·远游》曰：“道可受兮不可传。”传亦读为转，即袭此文。今据乙正。

稀韦氏得之，以挈天地。

《疏》曰：“挈又作契。”案《大雅·绵篇》“爰契我龟”。《传》曰：“契，开也。”此叙稀韦氏在伏羲前，稀

韦氏盖当于后世所传盘古氏，契天地即开辟天地也。今本作挈者，挈与契通。《诗》“爰契我龟”，《汉书·叙传》作挈，即其比。《疏》训契为合，未得其义。

吾犹告而守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

旧作“守而告之参日”。案当作“告而守之参日”。

下文曰：“守之七日，”“守之九日”。可证。《疏》曰：“告示甚易，为须修守，所以成难。”又曰：“今欲传告，犹自守之”。是成本正作“告而守之”。今据乙正。

倮曲发背。

案发读为拨，（《商颂·长发》“玄王桓拨”，《韩诗》拨作发。）拨刺枉曲之貌也。《荀子·正论篇》曰：“不能以拨弓曲矢中。”拨与曲对，《西周策》曰：“弓拨矢钩。”拨与钩对，皆枉曲之谓也。《考工记·弓人》：“居干之道，菑卓不弛，则弓不发。”拨以发为之。《楚辞·怀沙》曰：“巧捶不斫兮，孰察其拨正。”《管子·宙合篇》曰：“夫绳扶拨以为正。”《淮南子·本经篇》曰：“扶拨以为正。”高《注》曰：“拨，枉也。”拨一曰拨刺。《淮南子·修务篇》“琴或拨刺枉桡”，高《注》曰：“拨刺，不正也。”不正即曲矣。发背即拨刺之背，谓曲背也。《方言》五郭《注》曰：“江东呼遽篠为箴。”《玉篇》曰：“箴，遽篠也。”箴箴同。《广雅·释器》曰：“钹，鎌也。”《玉篇》曰：“鎌，刈钩也。”鎌鎌同。席之拳曲者谓之箴（笱），刀之钩曲者谓之钹，弓之枉曲者谓之拨，亦谓之发，背之倮曲者谓之发，其义一也。



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

《释文》曰：“臂亦作肠，崔本同。”案臂与臍通。

《集韵》曰：“臍，脐也。”《释名·释形体》曰：“脐，剂也，肠端之所限剂也。”疑古亦通称肠曰脐，一曰臍。脐即肠，故崔本作肠。此以肝与臍对举，皆脏腑之属，故《五音集韵》又曰：“臍，腑也。”

子之于父母，东西南北，唯命是从。

“子之于父母”旧作“父母之于子”。案当作“子之于父母”。谓子听命于父母也。如今本，则是父母听命于子，庸有当乎？《注》曰：“自古或有能违父母之命者矣。”《疏》曰：“夫孝子侍亲，尚驱驰唯命。”是郭、成本尚未倒。今据乙正。

不知孰先，不知孰后。

两孰字旧并作就。案就当为孰，字之误也。今正。

“不知孰先，不知孰后”，犹上文云：“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也。

孟孙氏特觉，人哭亦哭，是自其所谓吾者以及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谓吾之是吾乎？庸詎知吾所谓吾之非吾乎？

“是自其所谓吾者以及且也相与吾之耳矣”，旧作“是自其所以乃（句）且也相与吾之耳矣”，所下无“谓吾者”三字，乃作乃。“庸詎知吾所谓吾之是吾乎？庸詎知吾所谓吾之非吾乎？”旧作“庸詎知吾所谓吾之

乎？”无“是吾乎庸詎知吾之非吾”十二字<sup>④</sup>。朱桂曜云：“乃为及误，及与姑同。当读‘是自其所以及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十四字为句。‘庸詎知吾所谓吾之乎’之下脱“非吾”二字。本作‘庸詎知吾所谓吾之非吾乎’？与上文‘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齐物论篇》‘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句法同。”案朱说是矣，而未尽也。上句“是自其所”下当依下文补“谓吾者”三字，文意乃足。本篇上文曰：“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人乎？”《齐物论篇》曰：“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皆反正二意对举。此亦当作：“庸詎知吾所谓吾之是吾乎？庸詎知吾所谓吾之非吾乎？”乃符庄子玄同是非生死两忘之旨。审如朱氏所补，则是不知吾之非吾，即知吾之是吾，斯诚所谓梦而未始觉者，去庄子之旨远矣。今参朱说上句改一字，补三字，下句补十二字。

安排而化去，乃入于寥天一。

“化去”旧作“去化”。案“去化”二字误倒。《注》曰：“安于推移而与化俱去。”《疏》曰：“未始非吾而与化俱去。”是郭、成本俱作“化去”。今据乙正。化去即化形而仙去，郭、成说非。

庸詎知夫造物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耶？

案《释名·释言语》曰：“息，塞也，言物滋塞满也。”《汉书·东方朔传》注曰：“塞，补也。”此以“息

黥”“补劓”对举，息训塞，塞亦补也。

而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疏》曰：“忘遗如此，定是大贤，丘虽汝后，从而学之，是丘所愿。”是读“而其贤乎”句，“丘也请从而后也”句。诸家并同。案当读“而其贤乎丘也”句，“请从而后也”句。“贤乎丘”即贤于丘。下而字亦训汝。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无为之者也。）

“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九字旧作正文。案谛审语势，并参校下注，此九字当系郭《注》之误入正文者。今改正。

## 内七 应帝王篇

虎豹之文来累，猿狙之便○○○○来藉。

累旧作田，从马叙伦校改。“猿狙之便”下旧有“执螯之狗”四字。案《淮南子·缪称篇》曰：“虎豹之文来射，猿狙之捷来措。”《说林篇》曰：“虎豹之文来射，猿蛇之捷来乍。”《文子·上德篇》曰：“虎豹之文来

射，猿蚘之捷来格。”疑此本作“虎豹之文来累，猿狙之便来藉。”为《淮南》等所本。《天地篇》曰：“执留之狗成累？（旧作思，从孙诒让改。）猿狙之便来格”，（来格旧作“自山林来”四字。）校者据彼文旁《注》“执縻之狗”四字于此，传写遂误入正文耳。今删。《列子·仲尼篇》：“长幼群聚而为牢藉庖厨之物，奚异犬豕之类乎？”《释文》曰：“藉谓以竹木围绕。”案《说文》曰：“潜，所以拥水也。”潜藉字异而义同。皆所以遮拥之也。此以累与藉对举，累谓拘系，藉谓遮拥，事相邻类。

吾与汝既其名，未既其实。

名旧作文。案文当为名，声近而误。下文“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亦名实对举，是其证。今改正。

灰然，有生矣。

灰旧作全。《列子·黄帝篇》作灰，《释文》曰：“灰或作全。”案全为灰之误字，今正。然燃同。前以“见湿灰”为壶子将死之兆，灰湿则不能燃也。今壶子有瘳，故曰：“灰然，有生矣。”今本灰误作全，众家胥以然为语词，又读“全然有生矣”五字为句，则文不成义。

是殆见吾者善机也。

“者善机”旧作“善者机”。案当作“者善机”，者读为杜。（《左传·庄十四年》堵敖，《史记·楚世家》作杜敖，《昭九年》屠蒯，《檀弓》下作杜蕢。“杜善机”

与上“杜德机”文同一例。上文季咸曰“吾见其杜权矣”，郭《注》“权，机也”。“杜权”即此所谓“杜善机”也。今乙正。

是殆见吾衡气机也。

案《说文》曰：“衡，牛触，横大木其角。”《周礼·封人》“设其楅衡”，郑众《注》曰：“楅衡，所以楅持牛也。”是衡即楅衡。所以楅持牛者谓之衡，因之几楅持之亦曰衡之。上文曰：“杜德机，”曰：“者（杜）善机，”杜塞与楅持义近似，“衡气机”亦犹言“杜气机”也。

吾与之虚而委蛇。

案“虚而委蛇”于文不顺。虚下疑脱邪字。《邶风·北风》：“其虚其邪。”陈奂曰：“虚邪犹委蛇也。”“虚邪”“委蛇”并迭韵连语，义复相仿，二词连用，古人自有复语也。

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随。

“波随”旧作“波流”，《释文》引崔本流作随。王念孙云：“当作‘波随’，蛇何靡随为韵。”案王说是也，今据正。“弟靡”，《释文》“弟徐音颓”。是弟靡犹颓靡也。（《文选·射雉赋》徐《注》“夷靡，颓弛也”，朱桂曜云：“弟靡即夷靡”亦是。）波随当读为陂陀，亦颓靡之意。文一作陂池，《文选·上林赋》“陂池貔貅”，郭《注》曰：“陂池，旁颓貌也。”一作岐屹，《文选·西征赋》“裁岐屹以隐嶙”，李《注》曰：“岐屹，颓貌。”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案《左传·昭二十九年》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修及熙为玄冥。”儵即修也。《昭元年》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忽即昧也。忽与古通，（《春秋》郑昭公忽，《说文·日部》作晷。《论语·微子篇》仲忽，《汉书·古今人表》作中晷。又《汉书·扬雄传》上注，《文选·舞赋》《注》并云：“晷与忽同。”）晷昧一字，（《汉书·郊祀志》上“冬至晷爽”，《司马相如传》下“晷爽暗昧”，即昧爽。）故昧一作忽。修与昧皆为玄冥，玄冥者水神也，故此以为南北海之帝。玄冥之色黑，儵本训黑，暗昧亦黑也。《左传·文十八年》曰：“昔帝鸿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浑敦，《神异经》作浑沌。《西山经》曰：“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帝江即帝鸿。《左传》之浑敦，自贾逵、郑玄以下咸谓即驩兜，而驩兜邹汉勋又以为即丹朱，是浑敦亦即丹朱，故《西山经》有“赤如丹火”之说。本书之浑沌即浑敦，亦即驩兜丹朱也。无七窍，与状如黄囊而无面目合。称帝，与《海内北经》言“帝丹朱台”合。（杜注《左传》亦云：“浑敦，不开通之貌也。”）其云中央帝者，驩兜放于崇山，当即《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之崇山。驩兜本属夏民族，《大荒南经》曰：“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炎融生驩头。”驩头即驩兜，可证。崇山今曰

嵩山，其中岳之号，虽始于汉武，然论其地望，战国时固为区夏之中央。观庄子已称浑沌为中央帝，则以崇山为中央之山，或系先秦旧说，而汉武定岳，特因旧说而立名耳。庄子寓言，大都脱胎于先古传说，而非尽由虚构，此其明验也。

①“臣乘马”原误作“巨乘马”，令正。

②“致”原作至，据文义改。

③“颀”原作颀，据文义改。

④此句疑当作“无‘是吾乎庸詎知吾所谓吾之非吾’十三字”。

## 道教的精神

自东汉以来，中国历史上一直流行着一种实质是巫术的宗教，但它却有极卓越的，精深的老庄一派的思想做它理论的根据，并奉老子为其祖师，所以能自称为道教。后人爱护老庄的，便说道教与道家实质上全无关系，道教生生的拉着道家思想来做自己的护身符，那是道教的卑劣手段，不足以伤道家的清白。另一派守着儒家的立场而隐隐以道家为异端的人，直认道教便是堕落了的道家。这两派论者，前一派是有意袒护道家，但没有完全把握着道家思想的真谛，后一派，虽对道家多少怀有恶意，却比较了解道家，但仍然不免于“皮相”。这种人可说是缺少了点历史眼光。一个东西由一个较高的阶段退化到较低的，固然是常见的现象，但那较高的阶段是否也得有个来历呢？较高的阶段没有达到以前，似乎不能没有一个较低的阶



段，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体点讲，一种巫教。这种宗教，在基本性质上恐怕与后来的道教无大差别，虽则在形式上与组织上尽可截然不同。这个不知名的古代宗教，我们可暂称为古道教，因之自东汉以来道教即可称之为新道教。我以为如其说新道教是堕落了的道家，不如说它是古道教的复活。不，古道教也许本来就没有死过，新道教只是古道教正常的、自然的组织而已。这里我们应把宗教和哲学分开，作为两笔账来清算。从古道教到新道教是一个系统的发展，所以应排在一条线上。哲学中的道家是从古道教中分泌出来的一种质素。精华既已分泌出来了，那所遗下的渣滓，不管它起什么发酵作用，精华是不能负责的。古道教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后来发酵成天师道一类的形态，这是宗教自己的事，与那已经和宗教脱离了关系的道家思想何干？道家不但对新道教堕落了的行为可告无罪，它并且对古道教还有替它提炼出一些精华来的功绩。道教只有应该感谢道家的。但道家是出身于道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它若嫌这出身微贱，而想避讳或抵赖，那却是不应当的。

我所谓古道教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详细的说明，不是本文篇幅所许的，我现在只能絮要提出几点来谈谈。

后世的新道教虽奉老子为祖师，但真正接近道教的宗教精神的还是庄子。《庄子》书里实在充满了神秘思想，这种思想很明显的是一种古宗教的反影。《老子》书中虽也带有很浓的神秘色彩，但比起《庄子》似乎还淡得多。从这方面看，我们也不能不同意于多数近代学者的看法，以为至少《老子》这部书的时代，当在《庄子》后。像下录这些《庄子》书中的片段，不是一向被“得意忘言”的读者们认为庄子的“寓言”，甚或行文的词藻一类的东西吗？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逍遥游》）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

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传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车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大宗师》）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

以上只是从《内篇》中抽出的数例，其余《外杂篇》中类似的话还不少。这些决不能说是寓言，（庄子所谓“寓言”有它特殊的涵义，这里暂不讨论。）即是寓言，作者自己必先对于其中的可能性及真实性毫不怀疑，然后才肯信任它有阐明或证实一个真理的效用。你是决不会用“假”以证明“真”或用“不可能”以证明“可能”的，庄子想也不会采用这样的辩证法。其实庄子所谓“神人”、“真人”之类，在他自己是真心相信确有其“人”的。他并且相信本然的“人”就是那样具有超越性，现在的人之所以不能那样，乃是被后天的道德仁义之类所斫丧的结果。他称这本然的“人”为“真人”或“神人”或“天”，理由便在于此。

我们只要记得灵魂不死的信念，是宗教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对庄子这套思想，便不觉得离奇了。他所谓“神人”或“真人”，实即人格化了的灵魂。所谓“道”或“天”实即“灵魂”的代替字。灵魂是不生不灭的，是生命的本体，所以是真的，因之，反过来这肉体的存在便是假的。真的是“天”，假的是“人”。全套的庄子思想可说从这点出

发。其他多多少少与庄子接近的，以贵己重生为宗旨的道家中各支派，又可说是从庄子推衍下来的情绪。把这些支派次第的排列下来，我们可以发现神秘色彩愈浅，愈切近实际，陈义也愈低，低到一个极端，便是神仙家，房中家（此依《汉志》分类）等低级的，变态的养形技术了。冯芝生先生曾经说，杨朱一派的贵生重己说仅仅是“不伤生之道”，而对于应付他人伤我的办法只有一避字诀。然人事万变无穷，害尽有不能避者。老子之学，乃发现宇宙间事物变化之通则，知之者能应用之，则可希望“没身不殆”。庄子之《人间世》亦研究在人世中，吾人如何可入其中而不受其害。然此等方法，皆不能保吾人以万全。盖人事万变无穷，其中不可见之因素太多故也。于是老学乃为打穿后壁之言曰：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此真大彻大悟之言。庄学继此而讲“齐死生，同人我”。不以害为害，于是害乃真不能伤。由上面的分析，冯先生下了一个结论：“老子之学，盖就杨朱之学更进一层，庄子之学，则更进二层也。”冯先生就哲学思想的立场，把杨老庄三家所陈之义，排列成如上的由粗而精的次第，是对的。我们现在也可就宗教思想的立场，说庄子的神秘色彩最重，与宗教最接近，老子次之，杨朱最切近现实，离宗教也最远。由杨朱进一步，变为神仙房中诸养形的方技，再进一步，连用“渐”的方式来“养”形都不肯干，最好有种一服而“顿”即“变”形的方药，那便到了秦皇汉武辈派人求“不死药”

的勾当了。庄和老是养神，杨朱可谓养生，神仙房中一派是养形，另一派是变形——这样由求灵魂不死变到求肉体不死，其手段由内功变到外功，外功中又由渐以至顿，——这便包括了战国、秦、汉间大部分的道术和方技，而溯其最初的根源，却是一种宗教的信仰。

除道家神仙家外，当时还有两派“显学”，便是阴阳与墨家了。这两家与宗教的关系，早已被学者们注意到了，这里无须申论。我们现在应考核的，是二家所与发生关系的是种什么样的宗教——即上文所谓古道教，还是另一种或数种宗教。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可以回答，他们是不属于儒家的宗教。由古代民族复杂的情形看去，古代的宗教应当不只一种。儒家虽不甘以宗教自命，其实也是从宗教衍化或解脱出来的，而这种宗教和古道教截然是两回事。什么是儒家的宗教呢？胡适之先生列举过古代宗教迷信的三个要点：

- 一 一个有意志知觉，能赏善罚恶的天帝；
- 二 崇拜自然界种种质力的迷信如祭天地日月山川之类；
- 三 鬼神的迷信，以为人死有知，能作祸福，故必须祭祀供养他们。

胡先生认为这三种迷信“可算得是古中国的国教，这个国教的教主是‘天子’”，并说“天子之名，乃是古时有此国教的铁证”。胡先生以这三点为古中国“国教”的中心信仰是对的，但他所谓“古中国”似乎是包括西起秦陇，东至齐鲁的整个黄河流域的古代北方民族，这一点似有斟酌的余地。傅

孟真先生曾将中国古代民族分为东西两大系，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不过所谓东西当指他们远古时的原住地而言，后来东西互相迁徙，情形则较为复杂。）我以为胡先生所谓“国教”，只可说是东方民族的宗教，也便是儒家思想的策源地。至于他所举的三点，其实只能算作一点，因为前二点可归并到第三点中去。所谓“以人死有知，能作祸福”的“鬼神迷信”确乎是宗教信仰的核心。其实说“鬼神迷信”不如单说“鬼的迷信”，因为在儒家的心目中，神只是较高级的鬼，二者只有程度的悬殊，而无种类的差异。所谓鬼者，即人死而又似未死，能饮食，能行动。他能作善作恶，所以必须以祭祀的手段去贿赂或报答他。总之事鬼及高级鬼——神之道，一如事人，因为他即生活在一种不同状态中的人，他和生人同样，是一种物质，不是一种幻想的存在。明白了这一层，再看胡先生所举的第一点。既然那作为教主的人是“天子”——天之子，则“天”即天子之父，天子是“人”，则天子之父按理也必须是“人”了。由那些古代帝王感天而生的传说，也可以推到同样的结论。我们从东方民族的即儒家的经典中所认识的天，是个人格的天，那是毫不足怪的。这个天神能歆飧饮食，能作威作福，原来他只是由人死去的鬼中之最高级者罢了，天神即鬼，则胡先生的第一点便归入第三点了。

《鲁语》载着一个故事，说吴伐越，凿开会稽山，得到一块其大无比的骨头，碰巧吴使聘鲁，顺便就在宴会席上请教孔子。孔子以为那便是从前一位防风氏的诸侯的遗骸。他

说：

山川之灵石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为公侯，皆属于王者。

吴使又问：“防风所守的是什么？”他又答道：

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周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

这证明了古代东方民族所谓山川之神乃是从前死去了的管领那山川的人，而并非山川本身。依胡先生所说祭山川之类是“崇拜自然界种种质力的迷信”，那便等于说儒家是泛神论者了。其实他们的信仰中毫无这种意味。胡先生所举的第二点也可以归入第三点的。

儒家鬼神观念的真相弄明白了，我们现在可以转回去讨论道家了。上文我们已经说过道家的全部思想是从灵魂不死的观念推衍出来的，以儒道二家对照了看，似乎儒家所谓死人不死，是形骸不死，道家则是灵魂不死。形骸不死，所以要厚葬，要长期甚至于永远的祭祀。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在，乃是物质的存在。惟怕其不能“如在”，所以要设尸，以保证那“如在”的最高度的真实性。这态度可算执着到万分，实际到万分，也平庸到万分了。反之，道家相信形骸可死而灵魂不死，而灵魂又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所以他对于丧葬祭祀处处与儒家立于相反的地位。《庄子·列御寇篇》载有庄子自己反对厚葬的一段话，但陈义甚浅，无疑是出于庄子后学的手笔。倒是汉朝“学黄老之术”而主张“赢葬以反真”的杨王孙发了一篇理论，真能代表道家的观

念。

且夫死者终身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声亡形，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槨，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槨腐朽，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这完全是形骸死去，灵魂永生的道理，灵魂既是一种“无形无声”超自然的存在，自然也用不着祭祀的供养了。所以儒家的重视祭祀，又因祭祀而重视礼文，在道家看来，真是太可笑了。总之儒家是重形骸的，以为死后，生命还继续存在于形骸，他们不承认脱离形骸后灵魂的独立存在。道家是重视灵魂的，以为活时生命暂寓于形骸中，一旦形骸死去，灵魂便被解放出来，而得到这种绝对自由的存在，那才是真的生命。这对于灵魂的承认与否，便是产生儒道二家思想的两个宗教的分水岭。因此二派哲学思想中的宇宙论，人生论，或知识论，以至于政治思想等，无不随着这宗教信仰上先天的差别背道而驰了。

作为儒道二家的前身的宗教信仰既经判明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到阴阳家与墨家了。阴阳家的学说本身是一种宇宙论，就其性质讲，与儒家远而与道家近，是一望而知的。至



于他们那天人相应的理论，则与庄子返人于天之说极相似，所以尽可以假定阴阳家与道家是同出于一个原始的宗教的，司马谈论道家曰：

其为精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这里分明是以阴阳家思想这道家思想的主体或间架，而认儒墨名法等只有补充修正的副加作用。这也许要受阴阳家影响之后的道家的看法。然即此也可见阴阳家与道家的血缘，本来极近，所以他们的结合特别容易。钱宾四先生曾说“墨氏之称墨，由于薄葬”，我认为称墨与薄葬的关系如何还难确定，薄葬为墨家思想的最基本的核心，却是可能的，若谓“薄葬”之义生于“节用”，那未免把墨家看得太浅薄了。何况节用很多，墨子乃专在丧葬上大做文章，岂不可怪？我疑心节葬的理论是受了重灵魂轻形骸的传统宗教思想的影响，把节葬与节用连起来讲，不如把它和墨家重义轻生的态度看作一贯的发展，斤斤斤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虽也讲“杀身成仁”，但那究竟是出于不得已。墨家本有轻形骸的宗教传统，所以他们蹈汤赴火的姿态是自然的，情绪是热烈的，与儒家真不可同日而语。墨家在其功利主义上虽与儒家极近，但这也可说是墨子住在东方，接受了儒家的影响，在骨子里墨与道要调和得多，宋钘、尹文不明明是这两派间的桥梁吗？我疑心墨家也是与道家出于那古道教的。《庄子·天下篇》的作者把墨翟、禽滑厘也算作曾经闻过古之道术者，与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

尹、老聃、庄周等一齐都算作知“本数”的，而认“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所谈的只是’末度”，《天下篇》的作者显然认为墨家等都在道家的圈子里，只有儒家当除外。他又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然则百家（对儒而言）本是从一个共同的道分裂出来的，这个未分裂以前的“道”是什么？莫非就是所谓古道教吧！这古道教如果真正存在的话，我疑心它原是中国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与那儒家所从导源的东方宗教比起来，这宗教实在超卓多了，伟大多了，美丽多了，姑无论它的流裔是如何没出息！